

一面鏡子

賈寶玉

王熙鳳

幾個奇女子

兩個老太婆

紅樓夢的寶藏

高語罕著

紅樓夢寶藏

紅樓夢寶藏六講

高語罕著

陪都書店印行

紅樓夢寶藏

開山白



諸君！在這個舉世波瀾，砲火連天的當口，我來大談紅樓，一定有很多人要引以為怪，這理由不能不略略表白一下。第一，我在這個大時代中却是個閒人，就是無事可做的人，隨便談談我想沒有人責備我，甚至可以原諒我，再進一步說，歐洲許多大哲學家或大科學家每當大動亂時代都罷理亂不聞地專門攻究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如歌德之於文學，康德之於哲學，拉瓦節之於科學，我雖不敢妄比前賢，然而其用心則一也。有人說，專門研究專門講說，在這時代固不能廢，然而為什麼獨擇這一種平素只供人消遣的小說——紅樓夢呢？這也有說，第一，有些朋友常常聽見我愛聽三話四地談紅樓，並且以為我對於紅樓夢的見解，與前此說紅樓的迥然不同，時時慫恿我找一個機會把它公開出來。我本是個一鐮子不斃，半鐮子叮嚀的人，這句曉北的土話或許在座的諸君不大懂，我且借這梁任

公的一段話解釋一下。任公說：「我讀到『性本善』則說人以『人之初』而已，」又自己掛評道：「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尙未通，恐非『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任公且如此，所以我也就竊不自量，大膽「嘗試」一下。而且現在雖然大家都忙於打仗，不暇談文藝，但是一般國民生活上，尤其是執干戈而衛國的戰士們，需要精神的食糧；一旦大曠告終，藝術生活的要求必然更加普遍更加提高，則今日之講究也可做將來的準備。那麼，又有人說，文藝的要求固然是很迫切，現在國脈界雖然貧乏，但新的作品也不在少處，又何必從一兩百年前的陳紙堆中翻出這部盡人皆知的小說來講呢？我却不敢贊同這種意見，因為在百事貧乏的中國，文藝的創造自然也不能例外，縱有些好的作品，也實在太少。我們青年人應當從事學習，尤應當從我們的古典作品中去學習，猶之乎革命後的蘇俄青年要從莎士比亞，王爾德，左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索思退夫斯基，普希金等等的偉大作品去學習，一樣。若果我這個見解不錯，那麼，紅樓實在是我們百讀不厭，獨步千古的一部不朽的傑作！它的價值實在可以和左邱明的春秋傳，屈原的離騷，司馬遷的史記並駕齊驅。和它先後或同時的幾種大書，如水滸，金瓶梅，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等，都應當

問口而語，等量齊觀。中國人向來對於小說的觀念是錯誤的，他們——不是公子選難，便是小姐養漢的記錄——所謂「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在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時代，一般人尤其是上流人，對於這種進步形式的文學作品，都惡為厲禁，寶玉讀會真記，即西廂記乃是茗烟偷着買給他，避着人讀的，後來又傳給黛玉讀，並且極口稱讚它「真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果然，林黛玉也是「越看越愛」；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第二十三回）這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的淵源所在。

那時一般社會為舊文學和八股式帖所籠罩，只有少數天才的青年作家具大勇無畏精神，才會從其中發展出新的文學。乾嘉以後，這種觀念漸漸改變，士大夫亦多注意它的價值。不過他們對它的觀察大半是牽強附會，穿鑿失真。這種觀察，共有三派：第一派以為紅樓夢乃是「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這派以王夢阮為代表，但據歷史年代的考察，清世祖生時，小宛已十五歲，順治元年世祖方七歲，小宛已二十一歲了；順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歲，而清世祖那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如何能入宮選寵？即這一層已足駁倒這一種主張。第二派以為「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

小說」，他們以爲它的作者抱有民族思想甚摯，意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書中謂賈寶玉影射偽朝之帝系；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妙玉影射姜西溟（宸英），她如薛寶釵，探春，王熙鳳，惜春，寶琴，劉老老皆有所影射，又有人謂襲人蓋影射武臣巨魁洪承疇等等，甚至一婢一僕皆一一爲之比附，此種轉灣又轉灣的強詞奪理，實在自相矛盾，經不起一駁，這一派以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爲代表。第三派以爲「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成德的事，」謂成德有鏡首悼亡詩是影射黛玉，這也是真須有的武斷之詞，那末這種「千篇一律」的悼亡詩可以隨便安在任何一個薄命紅顏頭上，其錯誤也與石頭記索隱相髣髴。

在這一時期，紅樓夢還是沉淪在極少數士大夫的床頭案底，做他們茶餘酒後的談資。甲午戰敗，中國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但一般士大夫猛然覺醒，以爲非歡迎或吸收西方文化不可，於是歐美日本的文學藝術越過萬里長城，衝入我們古代的「精神堡壘」，梁啟超輩才破天荒地重視小說文藝。及至五四運動，中國的新啓蒙運動抬頭，文學革命的旗幟一樹，白話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取文言文的形式而代之，於是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幾部古典名著始爲文化界所重視，胡適之先生等一一爲之考證，予以新的評價，而紅樓夢尤爲學者所

珍觀。適之先生考證的結果，斷定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是他的「自傳」；他斷定「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他斷定曹雪芹（霑）的祖父曹寅決不像一個「貪官污吏，他家所以後來衰敗，他的兒子所以虧空破產，大概是由於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胡適：紅樓夢考證）但是他不會知道，或至少他不會告訴我們，每個偉大文學家或偉大人物的自傳，同時就是他所生存時代全部或某部分的社會史；他不知道，或則他沒告訴我們，「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等等不唯是曹寅一人一家的特色，乃是中國貴族社會一般的特性，甚至在東西各國的貴族社會，一般說來，也不能例外；他沒告訴我們生長在貴族家庭的曹雪芹為何能寫出這種深刻揭露當時貴族地主社會的文藝傑作來；他也沒告訴我們紅樓夢這寫實主義的傑作中，包括些並遺留給我們些什麼寶貴的東西，和我們怎樣對這遺留豐富的作品中做再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和吸取。他們的眼光只迷在紅樓夢的一般的表現形式，他們研究的領域只限制在考證學的範圍內。這却不能怪他們，乃是時代有以限之。我們應該起來彌補這個缺憾。這種工作固然太艱鉅，但我們不應自誤，我們非排

着他們的步伍再進一步，要使一般讀者了解紅樓夢的真正偉大的價值所在，因此我就不揣冒昧，先來嘗試嘗試這「開步走」的工作，所以我選定如下六個題目，六次講完：

第一講 一面鏡子

第二講 賈寶玉

第三講 王熙鳳

第四講 幾個奇女子

第五講 兩個老太婆

第六講 紅樓夢的寶藏

這六個題目，分之可做六個獨立的單位；合之可成爲整個體系。諸位聽衆先生都是忙人，能以場場都聽，固然可以整個了解這一講演的全般內容；若萬不得已爲工作或爲它事所限，不能全聽，則聽了某一單位，也不致漫無結論。我現在且把六講的內容，簡單地提示一下：第一講「一面鏡子」是要提供大家以研究紅樓夢的新觀點，就是我們怎樣來了解紅樓夢？第二講「賈寶玉」把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與他們的參伍錯綜的關係都加以敘述和

分析；第三講「王熙鳳」敘述她個人的一切才與性以及與賈府的興亡關鍵。第四講「幾個奇女子」把大觀園中幾個傑出的女子如：妙玉，尤三姐，鴛鴦，司棋，晴雯，平兒，襲人等等的的生活特色與以客觀的描述和分析。第五講「兩個老太婆」指賈母和劉老老的兩個不同典型婦人的關係，各人的事蹟敘述一番，而賈氏東西兩府之大事與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之事亦附焉。第六講「紅樓夢的寶藏」是把紅樓夢在文學的風格上，在描寫的技術上，在造字用語的特點上與以詳細的敘述，並附帶研究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紅樓夢與高鹗的後四十回紅樓夢的優劣與異同。總而言之：第二至第五講是紅樓夢之史的敘述，第一講是講：我們怎樣了解紅樓夢？第六講是講：說明或清算我們用這種方法研究紅樓夢究竟得到些什麼？

不過大家看了我這個說書的目次一定會有人疑問：爲什麼十分之九都說女人呢？這并不是我的杜撰，因爲紅樓夢作者自己說得明明白白如下：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

之日也！」（第一回）

又說：

「閱閱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同上回）

可見作者之寫此書，除自寫其生平外，主要目的即在描寫當日他所親見親聞與之朝夕相處的幾個傑出的女子。自然我們談到這些主要的脚色時，在在都談到那些不題名的人物如賈政，賈赦，賈敬等等，要講到賈珍，賈璉，賈芸，賈蓋等等，講到賈雨村，甄士隱，薛蟠，夏金桂，那大舅，王仁等等，甚至談到黛玉的鸚鵡，鳳姐的馬桶等等，只要他，牠或它有關係。我說書時，完全站在客觀方面，純從紅樓夢所敘述事實，加以合理的分析，絕不參以個人主觀的成見和道德觀念。再者，我的主要對象是前八十回的紅樓夢，然為敘述成有始有終的故事，也往往用後四十回。經過名家的長期考證，我們知道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續的，後者的出世要比前者晚幾十年。逃難之中，參考書缺乏，所引書籍及作者姓名，往往全憑記憶，不能一一備述出處，這也是要附帶聲明的。現在「閑言少敘，書歸正傳」吧！

一 一面鏡子

諸位看見我選擇這一個題目做第一釀，恐怕有許多人覺得茫然，一定會有人說：破題兒第一遭就弄這個「悶葫蘆」！也許有人說：「阿！我曉得了！這不就是紅夢樓第十二回中那個跛腳道人送給賈瑞看的那面叫做「風月寶鑑」的鏡子吧！我却知道：「也是的，也不是的」這話怎講？待我慢慢說來。在這裏，請大家恕我冗長，讓我略述文學之史的發展，大凡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是憑空結緣地生出來的，必須各有它的社會根源，從左、國、離騷，變而為遷史，再變而為班書；從秦漢的散文變為魏晉的散文；從六朝的駢體，變而為唐韓昌黎宋歐陽修以來的散文，都可以看出它們在文學形式上的變遷痕跡。最顯著的是駢體對偶之文。因為司馬遷是一個有心胸，有天才，有遠識，有骨氣的歷史家，同時又是偉大的文學家，他的散文描寫是獨步千古的，雖漢室專制的氛圍中，他能以他那巧妙而深淵的技術暴露出當時統治者的種種黑暗面，不以成敗論人而作項羽本紀；不以地位限人而作孔子世家；替民間豪傑之士出氣而作游俠列傳；而許多豪貴有力之人不入傳記其筆削之

靡，益難能可貴。班書體例雖完密，而其行文已開排偶之風，其史家風格，禪子長有愧色。漢末以後政治歷迫愈甚，文人多無風骨可言，遂不得不斂精神於聲律對偶之文。至韓昌黎始起而變之，使文字形式復直接秦漢之舊，所謂文起八代之衰是也。就這一點說，韓氏是有功的。到了宋元，在韻文方面，由詩產生出詞來，在散文方面，則產生出宋元以來之散而雜劇爲當時最流行的文學。這乃是由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解放時代。到了明代，散曲雜劇又復消歇，而平話小說大盛。明清之交，士大夫多以這種文學爲消閒解悶的東西，但是時代的進步雖然在八股試帖詩的鐵籠之中，仍然有突破牢籠和網羅的偉大天才，給我們產生了幾部空前的文學作品來，那就是：水滸傳，西遊記（明代），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清代）等等。水滸傳是說梁山泊上一百零八個好漢落草造反，用現代社會科學名詞說，就是農民反抗地主貴族壓迫的叛亂的故事，這故事本是宋史上有的。但正史總是把這些人看成草寇似的，給他們加上許多暴戾恣睢的渲染，水滸傳是小說家言，但是野史倒比正史來得合理。原來這故事已經經過宋元以來數百年的傳說，到了明代經過羅貫中施耐菴等的紀述遂成了現在的水滸傳。它雖然也在描寫一般英雄好漢上山落草，掠州破縣，但從它的敘述

中可以看出他們揭竿反叛的客觀原因，即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因；就是說它把「官逼民反」四字，真正寫得躍躍紙上，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文章也是輕刀快馬，堪與它內容媲美。作者在序言裏雖聲明「上不及朝廷……」極力掩護自己的真面目，但字裏行間，憤世嫉俗慷慨激昂的情緒，真是有聲有色。西遊記是以唐玄奘取道西域留學印度取經而歸的故事為根據，而敷衍出來的。這故事更是經過長期的傳說，這傳說也經過幾多演變發展經過吳承恩（舊說邱處機）之手寫成的。這部小說雖然是神出鬼沒，雲來霧去，忽然天上，忽然人間，外面披上一件神仙鬼怪的外衣，實則是一部極諷刺之能事的一部社會小說。孫猴子所謂美猴王不過是花果山上一個毛猴而已，但因玉皇大帝的天宮政府太腐敗，那些天兵天將平昔養尊處優，而文臣謀士又皆昏庸老朽，不曉得人間——地上的一切情形，他們那裏看得起一個毛猴？但當這毛猴反上天宮，橫衝直撞時，一經交手，却把他們打得屁滾尿流，弄得玉皇政府束手無策，又改變教策，想拿官爵奉籠絡，但只給他一個「未入流」的名義——弼馬溫。老孫幹得不高興又闖出南天門，舉起叛旗，玉皇政府無法，只得求救於西方佛祖。才收服了這猴王，這是何等無用！而天上政府所有一切組織和享受又皆從人間取

府的模型想出，這是何等的諷刺啊！至於它敘述的生動有致，趣味盎然，讀之神往，是其文學技術的高明處。至於唐玄奘到印度取經和留學，沿途經過的大半是重山峻嶺，深澗巨川，從毒蛇猛獸的吞食中出入，屢經險阻，始達目的地，十七年後，卒學成而歸，創立唯識宗，開中國佛教史上的新紀元，這史實也是極富於教訓的。儒林外史是全椒吳敬梓作的。它的筆鋒針對着明朝的科舉制度（考試制度）之流毒，致使當時士大夫都變成冬烘頭腦，他們平素對於兵刑錢穀諸大端漠不關心，當政者正爲的要他們不關心這些事，纔想出這種巧妙的傷人腦筋，使之終身在其中打滾的文學形式——八股文和試帖詩——所以范進之流，實在可笑可憐之至，此書的描寫技術極其尖刻。有位嚴貢生的兄弟是個土財主，平素爲人極其慳吝，到臨死的時候，只是眼望着油燈不肯斷氣，於是大家紛紛議論：他的阿哥說。他有心事要等我到，對我說話，但他的妻子却說，不是的，他的心事唯有我知道，一面說，一面走上前去，把油燈裏的燈草撥掉一根，說是他以為兩根燈草太浪費了油。果然，燈草一撥，他便登時斷了氣。這是何等深刻的描寫啊！而且儒林外史不但暴露了明朝的科舉的考試制度之致命的弱點，並且也給它未來的敵人——清朝——做了命定的預言。因

爲明之亡，亡於士大夫之無能，無恥，而其所以無能無恥，乃是科舉制度有以成之；清室入主中國，師明之統治中國的故技，仍以八股試帖爲取士之道，其用意也原要以功名牢籠士大夫，以此極不合理的文學形式來纏縶士人的腦筋，把他們的精力銷磨在咬文嚼字，接搭對偶之中，結果士不知政，將不知兵，革命黨一起，便如摧枯拉朽地被消滅了。這一部小說對於前清是何等的諷刺啊！明朝還有一部小說直到今日還有最大吸引的魔力，那就是《三國演義》。這部小說人人皆知，不必介紹，它的魔力是它的那種生動流利的文字；但是它擁護排魏的正統思想以現代史家的眼光觀之，實在應該淘汰。至於它那描寫的規律也太違於史實。它把諸葛孔明描寫成一個心計多端，詭詐百出，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假天師，實則「諸葛一生唯謹慎」而出師一表及其立身行己都表現得他是一個忠厚誠篤的老成人。用現代文學眼光觀之，實無多大價值。我敢斷言：此後它在青年中的影響將必日即於消沉了。但有此等小說作前導，纔產生出空前的一部傑作——《紅樓夢》來：《紅樓夢》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續的，前面已經說過。曹雪芹的《紅樓夢》（高鶚續作，我們在第六次將與以分析和比較）不惟在清季爲一種空前的著作，直到現在，中國文壇上恐怕還找

不出一部是以與它相頡頏的作品。曹雪芹自他的父輩上溯，祖孫三代做南京（有時並做蘇州）『鹽運』，他本是漢軍旗，據說他的祖父曹寅很有文學藝術的素養，家中藏書極富，平昔又好延攬各方賢士大夫；同時，他家裏又做過巡鹽御史，這兩種官職都是位尊而多金，又因為他們是旗人，又因為他們住在江南很久，所以清太祖六次下江南，他們家就接了四次駕。曹雪芹生在這種富麗堂皇，風騷高雅而又富于文學美術的環境中，他的天分又高，自然而然的熏陶和發育成一種文學藝術的天才了，後來家道中衰，寄居北京西郊，貧窮幾不能自給，甚至喝稀飯過日子。紅樓夢大概是在這個時代——即前述『大無可如何之日』寫的。書中所述完全是寫他自己的身世，古人的名著大都是有憤而作：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曹雪芹也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

我之不肯，自證已極，一併使其沒滅也。」（第一回）或許有人說：「難道讀者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的自傳吧了。」是的，但是每一個偉大作家的自傳，同時，也就是他生存時代的一部社會史。因為每一個自傳都是實寫作者自己的生活（物質的和精神的），和遭遇。人的生活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人山人海羣居共處，互相影響，互相錯綜的生活中的一點一滴。人的生活既如此複雜，他的遭遇自然也就是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各有不同了。因為我們的原始祖先，一開始便是羣居共處的，所以西人有言，人是社會的動物。說到個人的生活，同時就不能不聯想到他的周遭，就是說，他的一切都不能與社會絕緣。諸位大概有一些是讀過胡適先生的四十自述的；讀到他的自述時，是不是要時時和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交通，文化等等的現象相接觸呢？馮玉祥先生的自傳諸位大概也是讀過的，讀到它的時候，是不是腦筋中常常浮泛着一幅民國前後的中國的軍事，政治，武器，戰爭以及軍事教育，士兵生活等等的圖畫呢？因此，我們讀了四十自述，不但曉得胡適先生個人在這四十年中的生活和遭遇，並且曉得他所經歷的時代曾經是怎樣一個時代，他所生息的社會曾經是怎樣一種社會，至少它們的輪廓我們

是可以得其彷彿的了，推而至於其它一切傳記或自傳一類的小說，皆是一方面描寫自己，同時也就反映着它的著者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這一層，紅樓夢尤其做得功德圓滿，毫髮無遺憾。

或許有人說：寫實小說，只是寫實而已，有什麼希奇？實則這是誤解了寫實主義的內容。寫實主義並不是把你的遭遇，生活，見聞或思想隨你的意思描寫出來，便算完事，而是要在你所生活，所遭遇，所見聞的森羅萬象，紛紛芸芸之中，分別出輕重主客，本末，深淺來，然後把握住現象的內幕，問題的核心，事實的主要因素和歷史的動力等等，摘尤加以處理，加以組織技巧地敘述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法國的偉大文學家巴爾扎克（1779—1850）為要創作寫實作品，特地降低自己的物質生活，住在很僻靜的小街上，「常到郊外去看看那裏的生活方式，那裏的居民的性情，」因為「他說，『我是不大喜歡修飾的，而且穿得像工人一般，所以一點也不使他們見外，當他們大家站在一堆的時候，我也混進他們中間去，留心的看看他們爭論各種生意經，就是在那時候，觀察之對於我，已經成了直覺的了；它并不忽略外表的肉體，但是它更深入，深入到內部的心靈。或者更可

他給我這樣一種勢力，使我覺得自己過着自己所觀察的那一個人的生活，使我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代替他，像天方夜譚那個回教僧一樣，當他向某一個說了某些話的時候，他就佔有這個人的肉體和靈魂了。」（恩格思論巴爾扎克）就是說，他考察那一個人的生活時，就設身處地同他過着一樣的生活，有着一樣的心靈，懷着一樣的感覺，起着一樣的思想。這就是法國寫實主義派大師巴爾扎克說他要寫作，而走到貧民窟與庸衆爲伍的故事。若是寫實主義那樣容易，巴爾扎克又何必去吃這些苦頭呢？但是光能捨得身子與庸衆爲伍，犧牲自己的高貴舒適生活和世俗尊榮的地位還不夠。因爲社會的一般現象。除了少數居高位的人而外，要想見到貧民的生活現象並不難，所難的是怎樣能遇到這種現象便把它抓，住不讓它打你面前空空滑過，這需要另一種工具，就是社會科學，歷史科學，哲學，心理學，生理學或其它藝術等等的造詣。所以每一個寫實主義大師都是社會科學家，歷史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理學家和藝術家。某一種社會現象在常人看來，一文不值，然在寫實主義的文學大家看來，却是極可寶貴的材料或題材；而在一般凡庸作家所看見的，認

爲必需描寫的材料，在天才的寫實主義作家看來，却極不重要，因爲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除了他自有生以來，稟賦的天才外，還富有熱烈的同情心與上述各種科學的精深修養，遂從其中養成一種極明快，極深刻，極銳利的眼光，極深遠的幻想。Einfühlungsvermögen，和極偉大的描寫技術，才能從森羅萬象，紛紜錯雜之中，看出現象的重要成分，加以合理的處理，把它組織起來，這纔能成爲寫實主義的作品。

譬如紅樓夢，設非曹雪芹身歷其境，所謂「親見親聞」，怎樣能寫出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是，即使「親見親聞」，設使沒有曹雪芹那樣細心的體貼，精密的觀察，也寫不出它這樣深刻的小說，設使沒有他那篤性至情，沈仁深愛，又怎樣能以把它寫得那樣可泣可歌，一唱三歎？設使他沒有綜合極錯綜的現象，處理極複雜的材料的天才以及精巧絕倫的描寫技術，也不會把它寫得這樣勻淨，這樣美麗，這樣生動！假使曹雪芹對於中國的詩歌沒有深造，則大觀園的歷次詩社的敘述尤其是黛玉將軍長歌從何處下手呢？林黛玉對香菱說詩的那種意境又從何處得來呢？大觀園那些題名與對聯又如何能想得那樣典雅堂皇呢？

曹雪芹紅樓夢人敘談答錄序

曹雪芹

「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玻璃，知君詩膽昔如鉄，堪與刀影交寒光！我有古劍尚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源！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據此，則知雪芹實有很大的詩才，且負奇氣，但其詩不傳，真正可惜可歎！假使雪芹對於中國幾千年的建築藝術沒有研究或心得，那他對於浩大的一個大觀園的場面又怎樣能加以非井有條的描畫呢？假使雪芹對於中國的繪畫藝術沒有素養，薛寶釵代惜春設計描畫大觀園圖，舉凡調色，布局，分光，以及關於藝術種種問題，又怎樣能以說得頭頭是道，絲絲入構呢？假使雪芹對於佛學，至少對於中國佛學，或至少對於禪宗沒有問過津，那寶釵之間的談禪和寶妙之間的一些機鋒又怎樣能以說得如情如理，舉重若輕呢？假使雪芹對於中國的儒道兩家的內容沒識得透澈，那他又怎樣對於它們加以褒貶或敘述呢？凡此皆足以證明紅樓夢這部偉大寫實主義作品的著者之所以成功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光會寫幾句「你呀」「我呀」或「的」「呀」「嗎」「呀」的能徼倖成功的。必須博古通今才有可能的。我們再看托爾斯泰（1828—1910 Tolstoj, Leo Viktjorovitjeh）的代表作——戰爭與和平是用他的哲學（無抵抗主義）為基礎，描寫十九世紀的俄國和世界種種世相的偉大作品；左拉

1840—1902的『虛實家族的運命』是用心理學，生理學，遺傳學描寫并分析法蘭西第三帝國時代之一班新貴族的一切生活，一切形相和一切心理狀態的傑作。現代還生存的一『未來世界』的作家韋士 H. G. Wells 的文藝作品大都是運用機械科學，化學物理等科學和知識爲題材寫出來的。韋氏的著作雖屬於理想（有時且失之幻想，流於非科學，如他對於中日戰爭的預言）但它仍然是建築在現代科學和客觀條件之上的，也不能逃出現實。這樣看來，寫實作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可見紅樓夢的寫實的成功非同小可。

有人說：那麼，紅樓夢是寫實主義的作品，難道水滸、儒林外史等等不是寫實主義作品嗎？誰說不是？但是水滸的描寫固然不錯，它那短小精悍的造句遣詞雖然難得，但它所描寫的農民社會和梁山泊的生活極其單調，沒有紅樓夢所包含的這樣豐富複雜，這樣波瀾壯闊！儒林外史的描寫技術雖然深刻，但它的組織不相聯繫，各篇各自獨立，不像紅樓夢體大思精，自始至終，脈絡貫通，才稱得起長篇巨製，所以紅樓夢實是一部空前的寫實主義的偉著。章回小說到了紅樓夢纔算完成了它在明清之際文學發展的使命。

但這也不是無因的，我們知道文學的內容對於它的形式是有着決定的影響的。社會的經濟——生產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從前矗立在它上面的一切建築，如各種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等等便不能和它相適合，而由此反映這些物質生活，因而精神生活的一切社會意識形態也必不能與之相適應；不但不能適應，反而做了它發展的障礙，而必需加以變革。文學上的表現形式就是這樣。因為某一時代某一社會，它的物質生活一經轉變到另一階段，那表現它的一切意識形態的文學形式也必然要發生變革，我們前面略述的中國文學之史的發展就是這個原故。明清之交的章回小說，便是十七十八兩世紀日趨于繁榮的中國社會生活的產物，它之產生所以濟宋元以來的平話和元明以來的詞曲之窮，所以是應運而生的。但紅樓夢出世，集了章回小說之大成，同時也就結束了章回小說的命運，因為此後再沒有一部章回小說勝過它的或和它抗衡的。因為鴉片戰爭以後，列強的兵艦大砲轟開了我們的高里長城，中國的經濟政治都起了極巨的變化，由太平天國的革命可以證明這一點；其後甲午戰敗，八國聯軍，是中國的經濟政治又經過一次巨變，由戊戌政變證明了這一點；其後辛亥革命，反對帝制，反對北洋軍閥，是中國的經濟政治又一巨變，由五四

的文化運動得到證明。至此中國的經濟政治已走上一新階段，不獨思想上起了大變化，即表現思想的形式——文學也起了變化。這就是說，內容決定形式，即在紅樓夢本身也可得證明：賈政命寶玉、賈環、賈蘭等題詠「鮑將軍」林四娘時，賈蘭做了一首七絕，賈環做了一首五律，寶玉却不以為然，他說：

「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第

七八回）

寶玉所謂「不稱」，就是說絕與律詩太單調，太拘於格律音節，不能把鮑將軍為國為夫慷慨赴死的偉大場面，寫得淋漓盡致。故必用古體即歌行來描述它。因為歌行的句調長短，比較自由，音節亦較近於自然。這便是內容決定形式一個更有力的證據。這在杜甫、白居易等的集子中，隨在都可以得到證明的，推之其它文藝也莫不如此。在紅樓夢出世前後素來被認為「稗官野史」，被認為「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的小說家言，也漸漸為一般社會所承認，所重視，甚至視為生活所必需了。實則真想知道古今來的真正史實，與其讀那堂哉皇哉的斷爛朝報的正史——官書，毋甯讀稗官野史，因為在不平等的

時代只有神、野史才是極可寶貴的社會史。一部廿四史中，真正值得我們稱贊的，只有遷史，其它十九皆是「奉命承教」的官書；不能稱為信史，所以陳壽的三國志，後人稱之爲「藏史」，良有以也。因爲正史的編修沒有不受當時或繼盛朝而起的統治者的指示或嚴厲監視的，凡與統治者的威望和利益相抵觸的記載，雖屬鐵一般的史實也只得割愛；而所記載的大都不離乎歌功頌德之詞，所述說的大都是神奸巨慝，獨夫民賊之流。至於野史稗乘，拘束顧忌較少，可以振筆直書，藏之名山，不布之於當時，必傳之於後世。

曹雪芹著紅樓夢，據說原稿寫得極其率真露骨，屢經改纂，始成今本。所以第一回便說：「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名『金陵十二釵』」原來這書——石頭記——通稱紅樓夢，後來又改名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又題曰風月寶鑑，它本有一段很慘痛的歷史，後來再說，現在只顧名思義，就曉得它（本書）乃是人間男女的一面愛的鏡子。所有癡男怨女，我我卿卿，離合悲歡，生生死死，都一一映入這面鏡子，——這一部書裏。其實這面鏡子也許就是本書一件蔭蔽的外衣，故意把人的眼光移在風月方面，逃開當時政治上的注意。所以那時雖已流傳人間，但僅有極少數士大夫取爲

消閒排悶之資，並沒把它當做正經書看。這便無異于沉淪海底一般。直到五四運動前後，這部書纔真正蒙到一般人的青睞，這一面鏡子纔刮垢磨光，重以其晶瑩澈照的光輝與世人相見。所以我說的『這面鏡子』並不只是鑑戒人間的風月冤業，反照男女悲歡離合的鏡子，而是遜清初年整個時代，整個社會的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比風月寶鑑不知要擴大多少倍呢？我想諸位聽了這話，一定會有人要笑我『未免過分誇張』，『實則不然！無論什麼超時代的作品，它的出發點和它的根據總脫離不了它的作者所生息其中的時代和社會。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商務出版的），譬如他的『鄉下醫生』吧，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每一條江河，每一座城池，每一個教堂，每一個村莊，每一個人物的裝束穿着，每一件藝術品，每一件武器，以及軍的教育或編制都脫不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法蘭西的物質生活的本相。左拉的『盧貢家族的運命』所敘述的每一革命人物，每一革命行動，每一宴會，每一周旋，每一座談，都在暴露法蘭西第三帝國前後，革命運動中一切實際生活的真相和反映這種生活與家庭組織和關係，國家政治之興衰更替，農民生活情形，和人民心理狀態都如實地光照在它上面。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是如此。托爾斯泰生存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和

二十世紀的初頭，這時俄國從一八六〇年代以後，工業受了歐美先進國家的影響正在資本主義化，農村土地一天天地在集中，因而農村一天天地革命化，同時，它的貴族使日即於沒落，然而他還在掙扎，所以托氏的作品在這『現存的而且相當鞏固地組織舊式的貴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氛圍中』產生出來，『就不能不取材於貴族家族，莫斯科附近的領地，彼得堡（現今的列寧格勒）的宮殿，莫斯科別墅，看家人，農奴，地主、年貢、以及具備一切獨特「色彩」秩序，風俗的，經濟的，政治的，家庭的生活；此外，還須在這些組織上以構造的形相建立本能的反應，風習，以及見解，道德規範、意見，定見，藝術趣味，科學知識，信條，迷信，疑惑等等。』凡此種種都隨在在托爾斯泰的這部偉著中表現着。托爾斯泰是位世界的大文學家，天才的藝術家，偉大哲學家，而且是偉大的寫實主義的作家，他在進求他的寫實主義的使命時，他對於俄國的貴族政治，農奴政治，專制政治以及俄國貴族的豪奢，地主的剝削都與以極深刻極客觀的描畫，並予以極無情的批評。但同時，他是貴族出身，因而他對於貴族政治的興衰存亡不能忘情，所以一談到貴族政治權應該顛覆或是應該維持的問題，他就徬徨起來，徘徊在歧路之上了。於是可敬又可憐的托爾斯泰就不能

不乞憐于宗教了，就不能不提出他的『無抵抗主義』的哲學，企圖給行將沒落的俄國貴族打救命針了！所以他的作品，就表現出矛盾來。伊里奇說：『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伊先生的意思是說：看了托爾斯泰的代表著作，我們便可以認清俄國如何必需資本主義化，俄國的土地如何日即于集中，俄國的人民大眾如何日益革命化，俄國革命從一八六〇年代以後到一九〇五年，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究竟是怎樣一種過程。就是說，托爾斯泰本身和他的著作所表現的矛盾——『一方面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不僅給了我國（俄國）生活一幅無比的圖畫，而且給了世界文學以最上等的作品；一方面對於社會的虛偽和謊言極有力的直接和誠直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即一個腐爛的，帶神經病氣質的輾轉于污泥中的人！——一方面對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加以無情的批評，暴露政府的兇殘，揭穿一切司法的和行政管理的喜劇，顯示在財產的增加和文明的進步與工人羣衆的貧窮，粗暴和痛苦的增長之間的矛盾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愚蠢地宣傳『不要用武力去抵抗罪惡』——一方面是最清醒的寫實主義，撕毀任何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又鼓吹世界最討厭的那種東西——Reaction』所以托爾斯泰的著作就是俄國革命過程中的一面鏡

子，它把俄國那時社會上的一切矛盾都顯現地照了出來。紅樓夢把十七八世紀的中國社會的種種矛盾給我們照了出來；它給我們照出當時宮庭貴族的奢侈生活，大觀園中賈府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鎮日價的各種享樂；他們只知窮奢極欲，不復知人間有什麼痛苦，他們認不得『當票』是什麼；他們不曉得米多少錢一升布多少錢一尺。我們現在且拿寶玉的一個大丫頭——襲人回家探母一事做比吧——當她要回家，鳳姐派了周瑞家的帶了一個跟着出門的媳婦，又帶着小丫頭，雇了大車一輛，小車一輛，又派四個有年紀的跟車。至於襲人頭上戴着幾枝金釵珠釧，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惹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還以為不闊氣，又給她一件大毛子的——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又嫌她的彈墨花綾水紅紬裏子灰包袱不夠漂亮，給她一個玉色紬裏的哆囉呢包袱；又給她一件半舊大紅猩猩氈的大氈——雪褂子。（五十一回）一個大丫頭出門，乃有這樣的排場，這樣的奢華，則當時貴族的生活已可窺見一斑了。

我們再看看大觀園中公子小姐們吃螃蟹吧——劉老老看了之後，發表了一段談話的故事便明白了。故事是這樣的。

「周家瑞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稱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蟹，想是七八十觔呢！』周瑞家道：『若是上上下下都吃，只怕還不夠。』平兒說：『那裏都吃？不過都是有名的吃兩個呢？那些散衆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殼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第三十九回）

現在的人聽來，「二十多兩銀子」並不一定會表示驚訝，因為現在重慶一桌比較像樣的酒席就要壹萬數千元到兩萬元，但是在差不多二百年前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這個數目也就夠駭人的了，因為他們吃一頓螃蟹就吃一莊家人一年的嚼用！若果這種描寫還不夠，我們再拿趙媽媽下面話做個說明，她說：

「……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阿呀呀！好世派！獨他家接濟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別講銀子成了土泥，還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字竟顧不得了！」」（第十六回）

這裏我要附帶說明一下：紅樓夢中所謂「甄家」，「實際上就是「賈家」，賈者假也；「甄」者真也。因為曹雪芹明明告訴我們「將真事隱去。」故用「賈雨村」一名作陪襯。而且甄家賈家都是指的「曹家」，因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家在江南接了四次駕，可以考見。作者之所以如此故弄玄虛，自然是適應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不得已的辦法。還有書中所謂大觀園並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據袁子才的記載，他的隨園就是大觀園的故址；所謂書中「長安」也不是指陝西的長安，而是泛指當時的京城北京，因為著者既用種種方法避免指實朝代和政治首都，故運用「長安」一詞，暗指北京，猶之乎我們現在常常在書信說：「長安大不易居」乃是指吾人所身居的戰時國都，即重慶。讀書不可拘泥，否則為古人所欺矣！

在土地關係和農民問題上，紅樓夢有一段極詳盡的敘述，給我們把它透視得清清楚楚。當寧國府的黑山村烏莊頭，烏進孝送租課來時，他的稟帖和帳目，怨我冗長，把它們讀給諸位聽聽：紅裏上寫着：

「門下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

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第五十三回）

單子上面寫着：

「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麝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家獵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鱖、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鷄鴨鵝各二百隻，風鷄、鴨、鵝各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鱉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個，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用臘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糯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乙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玩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全上回）

諸位看了這大堆租穀百物，我想沒有一位不驚訝的，但這不過是寧府所擁有的土地八分之九的出息而已；而且是歉收的年成的收穫，因為賈珍皺眉道：

「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錢子來。這般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子八九個莊子，今年倒有兩處遭了旱潦，你們又打擂台，真正是別叫過年了！」（第五十三回）

從這一篇冷嘲熱諷的數字帳目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貴族佔有的土地是多麼廣大，再加上八九倍，那更是龐然怪物了！況且據寶珍的口氣看來，就是八九個這樣大的莊子，已經是衰敗的時代，以前隆盛時，這樣的莊子還要多呢？寧府如此，榮府的土地所有當亦在伯仲之間。諸位或許要問：當時貴族擁有的土地爲什麼這樣多呢？又爲什麼後來日漸減少了呢？第一件乃是清初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因爲八旗入關以後，亂圈人民的土地，開了很大的餓子，原來，明太祖朱元璋藉着驅逐蒙古統治者和解除農民痛苦，卽利用民族主義和弔民伐罪的口號，推翻了元朝的政權取而代之，當時佔有民田甚多，由政府派人管理，名曰「莊園」。這種莊園爲害農民，實非淺鮮，兼之地主剝削，政府暴斂，官吏貪污，弄得人民無以聊生，遂致農民叛亂，相繼迭乘，最後季自成，張獻忠等崛起，明室之命運以終。高拱入關，席勒赫德威，將明朝皇室莊園及荒地，聽入關立功的勳戚主公任意圈地，

我記得文康的兒女英雄傳曾經提過這件事；我們再看蕭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一段記載原可明瞭：

「先是，清人初入關也，東來諸王及八旗兵丁，強佔田地。視為己有，圈以標誌，是謂圈地。蓋當混亂之際，又屬異族入主，直不啻取消前朝之土地所有權而以圈畫為先佔也。此種事實，本不合理，惟以戰勝征服之餘威，此亦屬必然之現象。」（蕭

一山：清代通史頁四〇〇）

後來清政府雖經許多大臣諍議下詔停止圈地，然民地已入滿人之手的，恐怕難以物歸故主了，這就說明了賈府當時土地為什麼這樣多的事實。不過貴族的生活是建築在剝削農民的制度上的，他們衣租食稅，不知生計為何物，結果便養成他們只知驕奢淫佚，安富尊榮，久而久之，必至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入不敷出，窘相逼露，遂不得不將擁有的土地或賞或買轉入他人之手，而自己日即於破產，墮落，這種現象，差不多成了東西各國的歷史公例；賈府自然也沒有例外，紅樓夢便給我們照明了這一點。

貴族既佔有了農民的土地。農民無以為生，只得降為農奴，為地主服務；地主就奴役

了農民，奪取了農民的膏血，他們自然只有窮奢極欲，荒淫無度了。因而種種醜事便鬧出來了：譬如：賈璉之於多姑娘，鮑二家的，尤二姐，甚至變童；賈珍之包娼窩賭，穢德彰聞，甚至同他的媳婦秦氏都有曖昧之處；王熙鳳之於賈蓉，也是不乾不淨；而賈瑞竟一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平兒語）金桂之於她所詭稱的兄弟，後來又妄想勾引薛蝌，而終於自殺；他如賈璉之於齡官（第三十四——三十六回）賈芹在鐵檻寺之於一班女尼戲子，真不關下了風流孽案。甚至一般在學裏讀書的小學生都弄得一塌糊塗。原來賈府裏有一個家學，收納族中子弟在內讀書，素有龍陽之癖的薛蟠聽說塾中廣有青年子弟，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第九回）目的只在獵取小學生來滿足他的肉慾。果然？「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錢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全上回）當秦鍾和香櫛在外偷着說話時，內中有一個學生名叫「金榮」的，是賈府礦大奶奶的內姪兒，就吵了出來說：「我可拿住了！這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又笑着說道：「我現在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誰知這金榮也是薛大爺舊相好！我們從他母親嘴裏便可聽得出。因為金榮在裏裏

辱罵奉饋被寶王大鬧一頓，自己以為受了委曲，回家後，自己還在那裏咕咕唧唧，他嫌教訓他說：

「好容易我望你姑媽（所謂姨大奶奶）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榮國府）裏纏二奶奶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況且家學裏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裏念書也有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那裏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吧，比登天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实實的頑回子睡你的去吧，好多的着的呢？」（第十回）

我們從金榮的母親這段「教子」的家訓中，可以看出幾件事：（1）金榮這小子雖然拿奸捉盜，但他自己却是薛大爺頂上了手的，還添不知恥地帶着嘴巴說人長短！「勸世文貼在背後」人之常情！（2）他母親公開承認薛大爺每年津貼他家七八十兩銀子，這銀子，她當然知道，不是從期急濟貧的立場出發，乃是買歡取樂的代價！既知之，而公然認之，

且聽之忍耐，這金榮之母之爲人，也就可想而知！(3)但聽之爲此，豈得已哉？她的說話，還全從經濟生活立場出發，大半因爲是困於經濟，不得已而爲之，因而「生活決定意識」，夫復何言？(4)地主貴族的專制社會中，賣淫的不獨是女子，男子失了業，無計生落的也往往賣淫，前清時代的北京此風極甚；賣淫的男子俗稱爲「兔子」公開地出局，聽人呼喚。直致辛亥革命纔與滿清政權同被消滅。則貴族政治之腐敗，航解，世界歷史沒有例外，紅樓夢又給我們明明白白地照了出來。

貴族既強佔了農民的土地，農民對他自不得不成爲隸屬的關係。地主對於農民可以自斷地生、殺、予、奪。他們都是大神糧，都是官宦人家；縱或犯了法，告到官裏，他們都官官相護的，而且地方官對於他們那敢得罪，結果，總是「叫皇天不應」！「有冤無處伸」！薛蟠在家因爭買香菱，打死了蔣公子，賈雨村要拿辦，爲門子所阻，他把一張「護官符」遞給雨村，上寫道：

「賈不假，白玉爲床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漢缺少白玉床，龍王來找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這都是當時民間的「諺俗口碑」，「還了得！」「買不假」就是指的買府；「金陵一個史」就是指的史老太君的娘家史侯家裏；「金陵王」就是指買政夫人王氏和買璉夫人鳳姐的娘家；「大雪」就是指的薛姨媽家。結果，賈雨村「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第四回）紅樓夢又明明白白給我們照明了！

他們不但坐殺子奪可以自由，即對於自己的奴隸——奴才——男女僕人，用錢買來的奴隸或「家生子」的一切也可以自由擺布；奴隸的貞操也操在主人之手，丫頭僕女只要稍微有點頭面的，主人要如何就如何。看上了眼，便收到房裏做妾，不如意了，色癡了，又可賜或送給人，或轉賣，奴隸是不能反抗的。賈赦要買母的僕女鴛鴦做小老婆，鴛鴦不肯，賈赦便發起怒來，對她的哥哥金文翔說：

「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指鴛鴦）說去，就說我說的：自古婦媵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確兒。若有此心，叫他

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以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叫他休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第四十六回）

賈赦對於一個僕女威逼利誘，要強迫他做妾，竟至以人的生死性命相脅迫，以剝奪她的婚姻自由相恐嚇，而賈璉是他的兒子，寶玉是他的胞姪，即使他們真被鴛鴦看上了，更不該與子、姪爭風吃醋，赦老此等行爲也真夠場面的了！要知道這種現象，這種兇殘無恥的狎豬面目，乃是貴族社會中的家常便飯！這又是這一面鏡子給我們赤裸裸地照出來的。

再從另一方面看：紅樓夢又告訴我們清初的官制——官爵、品級等等。賈蓉的夫人秦氏的喪事，賈珍爲他兒子賈蓉捐個官，爲的要使他已死的媳婦喪禮上風光些，遂開了一張履歷托太監戴權給他去走門路，那履歷寫道：「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內辰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

珍，一買葬捐了一個五品龍套衛。我們又看賈氏出殯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總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鎮威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尙，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廉。警國公諱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國，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威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袁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這便可以看出清朝官制的大略。清朝官制：一方面有親王、郡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又有各種將軍，又襲用自曹魏至北魏，降至有明相沿為制約九品官級制，每品又分正從，故九品實有十八級，十八級之外，又有一級名「未入流。」另一方面則又襲用明代的科舉制度，牢籠士子；同時又開捐納之路，賣官鬻爵，與科舉并行，清朝的仕途之濫，官制之雜，比明朝更利害。賈珍假借賸射為名，每日招集許多執紼子弟在家裏濫賭狂歡，則清人初入關時一點揮霍之風，已消滅殆盡；功勳子弟，習于宴樂，武臣之腐敗亦可以想見，這也是從這面鏡

子裏給我們明明白白照了出來的。

康熙（清聖主玄燁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雍正（世宗胤禛一七二三——一七三五）乾隆（高宗弘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間與外國通商已頗頻繁，西洋的商品已相當多地輸入中國，如鳳姐身上穿的「翡翠撒花洋縐裙」（第二回）黛玉眼中所看見的寧府大廳中的「珊瑚洋氈」和「梅花式的洋漆小几」（全上回）劉老老在榮府所「聽見咕嚕咕嚕的響聲」大有以手打鐵鑼一般」的那東西（自鳴鐘），蔣玉涵從小衣兒裏面解下來的那條「畫香羅」日女王所買之物」的「大紅汗巾子」（第二十八回）探春房內的「洋漆架」（第四十回）劉老老在大觀園內陪着賈母吃酒時，大家用的「每人一把銀洋鑿自斟壺，一個十錦漆酒杯」（全上回）和她在裏面所見的那有「西洋機括」的穿衣鏡，薛寶琴跟她「父親到海濱子上買洋貨」回來告訴寶府裏的人「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着臉篋，滿頭戴着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身上穿著金綉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第五十二回）寶琴既看見西洋畫則西

美漆器品其時已輸入中國可知；其它如瑪瑙、倭刀等物當然是外國的了。它如買賣玉」身上

穿著荔枝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絨緞沿邊的排穗褂。」（第五回）和賈母賜給他的那件俄羅斯國孔雀毛拈了線織的「雀金呢」的大氅；薛寶釵身上穿的那件蓮荷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巴絲的鶴氅，都是外國的來路貨。凡此，皆足證明這時東西洋的商品輸入中國已相當繁多。不過這裏應該說明的，紅樓夢時代所輸入的外國商品，不是適應民間一般需要的日用品，乃是適應宮庭貴族的豪華生活的奢侈品。那時所謂「皇商」大概就是專門為宮庭貴族採購這些奢侈品的，所以王熙鳳說：「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所以當時，有個口號兒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找金陵王。」（第十六回）這等奢侈商品因宮庭貴族的生活需要而輸入，也是紅樓夢這面鏡子給我們照了出來的。

現在我們再說紅樓夢一書所反映的中國藝術。大觀園本身的一切結構一切布置；就是中國的古典藝術的典型。假使諸位有到過北京逛過清宮的一定會聯想到大觀園的輪廓，因為寶府既是宮庭貴族，則大觀園的建築，對於清宮的模樣，總有許多彷彿的地方，因為據

紅樓夢的敘述看來，着實是經一番動心關角的計畫的。你不看那一正門五間上面鋪瓦泥鐵脊，那門欄窗格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台階，鑿成西番花樣——不落富貴俗套。「你又不看——進大門，便有一一帶翠嶺擋在面前，」使全國風景不致一覽無餘，是何等「邱壑？」你又不看——入石洞，只見佳木葱蘢，喬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道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鏤精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你又不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十七回）你又不看——「大橋」之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全上回）「或精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廳？」「又不看那房內有的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疏雲百幅，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萬福壽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刻的，一格一格，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式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園錦簇，

玲瓏剔透，修而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像扇彩綾糊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依古畫玩器之形擺成的櫃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却是與壁相平的？」（第十七回）這種築建藝術較之意大利或英法各國的建築藝術自有其特點，而與現代所謂「立體」建築藝術更恰成一個對照。大觀園的建築藝術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和商業資本已發展到了高度而西洋的商品和藝術品之輸入已為相當時之必然的產物。

至於社會的意識形態即「臆底滯遲解」Idololatry自然也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在支配着，第一就是儒教的思想擁護孔子傳說的禮教——尊君抑民，它在明清兩代用以牢籠青年士子的工具便是科舉。它的形式便是八股試帖。我從十二三歲到十七歲這一個期間也曾經受了它的毒害，八股試帖我也都嘗試過。這種意味在座的人嘗過的大約不多了，所謂文章經濟，都經過它化為烏有了！我敢說，明清之亡，大半是亡於科舉，所謂「作兩自稱」道此也！紅樓夢上所表現的人物如賈政薛寶釵之流皆是這種思想的代表。第二是道教，奉道教的人，都開始於老子，和周易其實不相干；道教始於漢之符籙。他們假托神仙，念咒畫符，惑亂人心，以迎合當世皇帝求仙求長生的幻想，後世因之，到了宋儒又援儒入道。紅

唐宋中所表現十八世紀的中國之遺教徒則以賈敬爲代表。他中進士以後，厭棄世事，把爵位讓給他兒子賈珍承襲，自己避居城外元真觀修鍊服了「秘製的丹砂」之後，竟「功成圓滿昇仙去了」這也就足見道家之爲道家了。宋人又援儒入佛，佛教哲學的思想而隋唐以後，侵入中國一般之人心既深且薄，斷非道教可比。不過宋明以來的學者，又爲什麼援儒入佛呢？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漢以後千餘年，中國的君主總是利用孔子做他們保持皇統的思想武器，士大夫縱然皈依佛教，也不敢公然與儒家相峙，因爲政治上不許可，而韓愈原遺一篇，向佛老聲罪致討，所謂不入於儒，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至比之於「無父無君」「亂臣賊子」，宋代學者大半習禪宗，然不敢公然承認，遂把禪宗的道理嫁入儒家道理，（宋明儒家的語錄，即從禪宗的語錄脫胎而來。）譬如陽明的致良知本襲于禪。然他也步韓愈後塵爲文闢佛，這也不是偶然的啊！至於禪宗雖說是佛教之一，宗派雖說也被稱爲是印度佛法之一，其實達摩西來以後，不說法而只物色天資高明的傳授衣鉢。他們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一心，以言哲理，殆難詳究，也們只就一言半句的機鋒去求參悟，絕非一般人所能領會。而禪家之不能爲佛學正宗，也就是這個緣故。紅樓夢中所表現

之傷效只是禪而不是佛教哲學。譬如寶玉瑤了寶釵念的「魯智深醉鬧五台山」一曲中的詩：「漫揮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去無牽掛。那裏討煙錢雨笠擔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便有動于中，參悟起來，立占一偈道：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後來被黛玉續了兩句：「無立足境，方是干淨」境界又更進一層，又經寶釵援引六祖惠能與五祖宏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及所做偈語不同之處的歷史，解釋一番，說道：「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尚未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第二十二回）云云，已把禪宗的個源和重要關頭說着了，禪宗到了六祖才發揮光大，前此未有多少散見

于世，但禪宗實和智者大師（隋智顛）所創的「天台宗」唐玄奘三藏所創立之「法相宗」即「唯識宗」與夫唐法藏（賢首國師）與實叉難陀所闡揚之「華嚴宗」均為中國佛教哲學之特產物，我們讀了紅樓夢也可對於中國的佛教宗派，至少禪宗得其概略。這也是這面鏡子給我們照出來的。

因此我就把那瘋癲道人所贈給賈瑞的名叫「風月寶鑑」的鏡子擴而大之，變成十七八世紀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它不但給我們照出人世間癡男怨女的悲歡離合，並且給我們照出當時的形形色色：

- (一) 貴族社會的生活；
- (二) 農民與貴族的關係及身分的差別；
- (三) 商業資本之發達與西洋商品之輸入；
- (四) 政治制度——如官爵科舉等等；
- (五) 貴族社會的建築藝術；
- (六) 貴族家庭之內幕；

(七) 社會之意識形態；

(八) 人性之善與惡；美與醜，黑暗與光明，崇高與卑鄙，酸甜與苦辣。總而言之：

凡社會生活所有的——從底層到上層，從外表到內心，無不與以激頭激尾，發
眉畢現，如見肺肝的燭照。

不過這面鏡子，也和那跛腳道士的風月寶鏡一樣，不可照正面，若照正面，只能看出
森羅萬象的幻影，反倒誤事，應該從反面照，才可看出真相來。所以賈瑞從正面照那個鏡
子竟看出他心裏所幻想的「鳳姐站在裏面點首叫他」，但從反面一照却「只看見一個骷
立在裏面」這事是足以發人深省的。因為我們看紅樓夢若不從反面看，那得的結果，一定
很惡，而且它的作者已屢屢地警告我們說：

「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都云作者癡，誰知其中味？」

這明明告訴我們不要誤會作者的意旨，不要為表面的文章所誤，要了解其中的滋味。
所謂「反面照」這一指點原則本是哲學的最高的方法論，西洋的歷史科學言之甚詳，中國和
印度古代哲人也往往闡明此理：周易之所變易，所謂「丕極而泰來」所謂「滿招損」以

及「劫後生商儂」；「老子所謂『一化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倚』；「莊子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及印度哲人所謂：『無色相』其解曰『現在色亦無住時。如四念處中說：若法後見壞相，當知初生時壞相，以隨逐微細故不識。如人着履，若初日新而無有故，應當新不應有故。若無故應是常。常故無罪無福，無罪無福故則道俗法亂，復次生滅相當隨作法無有住時。若有住時，則無生滅。以是故現在色無有住；住中亦有生滅。』（大智度論八念）一般俗人對於某種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往往把生滅新故都認爲一成不變的東西，其時一切色相都無常住，都時時刻刻在變。林黛玉看到了這一層說：『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第廿七回）寶玉也看到這一點，所以續莊子胠時篋篇說：『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第二十一回）黛玉見到自然和人生的變化而感到悲哀，却只是悲哀而已。寶玉燭到人性的矛盾，而欲以「焚花散麝」等等的「破斗折衝」和「閉明塞聰」的辦法，解決這種矛盾，也只是消極的，因爲他的時代不許可他能以了解自然與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的法則。不過紅樓夢提出「真假」二字做

鑄相反對成的法則的措詞，假使我們善看的話，那也就把這面鏡子的正反兩面的內容一語
說穿了。

二 賈寶玉

林黛玉

薛寶釵

史湘雲附

賈寶玉自然是紅樓夢一書中的主角，林黛玉乃是主中之寶，薛寶釵次之，但是一提到寶玉，就不能不提到黛玉和寶釵；而釵黛之外，史湘雲也是賈寶玉的生活史中次於釵黛而比較其他都重要的一個。所以本講以寶玉為主題，而釵黛附焉，而湘雲亦附焉，現分節目逐一講去；其節目如下：

第一部分 賈寶玉

- (1) 寶玉的環境和教養
- (2) 寶玉的天才
- (3) 寶玉的人生觀
- (4) 寶玉的女性崇拜
- (5) 寶玉的同性愛

第二部分 林黛玉

(先交代史湘雲)

(1) 黛玉的身分和遭遇

(2) 黛玉的性情

(3) 黛玉的天才

(4) 黛玉的美貌

第三部分 薛寶釵

(1) 寶釵之身分與環境

(2) 寶釵之性情

(3) 寶釵之才氣

第四部分 戀愛的鬭爭

(1) 黛玉與寶釵的容貌

(2) 賈寶玉的態與魚

(3) 薛寶釵的軍器

(4) 薛寶釵廣福外鏡

(5) 戀愛的悲喜劇

現在我們開始講賈寶玉。寶玉生在侯門公府之家，嬌生慣養，是不用說的了。他的容貌自然也是一表非凡，從黛玉眼中看來，他乃是：「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如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這種描寫還是中了駢體文的餘毒，和本書偉大價值頗不相稱，然而我們可以想像出寶玉乃是一個溫文儒雅，倜儻風流的人物。他家的祖宗，據本書所敘的看來，都是清朝的開國勳臣，既富且貴，而他的父輩賈敬賈政之流，或是科第出身，或曾做過學差，家中常有一些門客，都是講究學問的，那末，寶玉在這個氛圍中長大，自然也受就了不少的熏陶，這一件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寶玉後來對於詩文及其它學問的表現看來，他乃是一個絕頂聰敏人物，但他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他的生活環境，却大大地妨礙了他。在此，我們不得不詳細地先敘一敘他的父親賈政，這存周的為人。「政老」這個人就一般統轄子弟或公子哥兒出身的官僚說，不能不算是一個克家的令子，他父親賈代善死後，長子賈赦襲了官，他是行

二，皇帝加恩賜了他一個主事頭銜，入部學習，後陞員外郎。政老爲人，據稱「平靜中和」，自幼酷喜讀書，又端方正直，「不像他乃兄赦老那樣。後來，因爲大女兒賈元春被選爲貴妃，皇上遂加恩放他做學差，又陞糧道。內官做到郎中。他做糧道時，原來也是一清如水地要做好官，但是好官不容易做，被他的跟班長隨李十兒等勾通書吏弄糟了，把官也弄掉了，結果又跑回來做京官。這是後話。原來他這樣人乃是當時士大夫的一種典型人物，錢日慎詩云子曰，眼不得背着四書五經走路，而一派的心理和作爲，都不免帶着三分偽君子的氣息。看他對於寶玉的教訓便知道了。他對於寶玉的教育，我給它起個名兒，叫做『錫斥教育』因爲他對於寶玉的教訓，總是閻王爺見小鬼似的，從來沒有和顏悅色，平心靜氣地說過話，讀者不信有事實爲證：當寶玉要到學房入學，來到書房見賈政請訓時，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穩了這地，靠穩了我這門！』又叫隨寶玉的跟人向先生說：『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第九回）寶玉在大觀園跟着題匾額，敬對子，正當大膽批評之時，賈政却呵斥他說：『無知的畜物！你只知朱

樓畫樣，選精富麗爲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正當他和衆賓客辨論時，賈政氣的喝命「找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此後動不動就兇他一頓，在這種威嚇恐怖的空氣中，任何天才，絕不會養育成功，只有日卽于戕折的。因爲兒童時代是正在如春芽怒發地發揚他的活力時，但這裏「如東漢新」的教育態度，只是天才兒童的最大障礙，而他的貴族家庭的富奢驕奢的生活，當時儒家的封建社會的禮教，又給他加上另一種的束縛。但是他却有一個避難所，就是他的祖母，史老太君，我們平常通稱之爲賈母。賈母是他的救苦救難觀世音！每遇到他父親要責罵他，賈母就來庇護。有一次，因爲寶玉和忠順王的一個得意戲子，唱小旦的琪官，卽蔣玉函相好，可巧那天忠順王府派人來到賈府找琪官，事爲賈政所知，一氣之下，把寶玉打得死去活來，若不是賈母來解救，那真是性命難保。另一方面，他生在僕從如雲，羣花滿眼的富貴窩中，溫柔鄉裏，自然居移氣，動移體，跳不出這種層層包圍的圈子。他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一出大門，便要驚天動地。譬如：他和舅舅家裏去拜壽，跟隨就有他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

六個人」(第五十二回)又「帶着焙茗、仲鶴、錫樂、掃紅四個小廝，背着衣包，拿着坐褥，」騎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走路的時候，李貴，王和榮籠着嚼環，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緊貼寶玉身後。」(第五十二回)這樣一個勢派，前護後擁，左扶右持，是何等排場？至於他在家裏乾娘老媽子，頭等丫頭二三等丫頭一大堆，有白天伺候的，又有上夜的，這簡直活活地給「王子皇孫」描寫一個小照。這樣的人自然與一般民衆沒有交涉的，他好比生長深宮的皇太子一樣，所有民間的疾苦一概不知，民衆的生活也就接觸不到；一次探春要把她所積蓄的錢交給他，要他出外時替她買些竹絲編的耍貨兒來耍，他老實回答說我那裏曉得的；真的，他不曉得！又一次秦可卿死了出喪，他和秦鍾也跟着鳳姐去送殯，到了村莊上「各處遊玩，凡莊上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看見了紡車便「稀奇」起來(第十五回)這也和「不辨粟麥」差不多了。這樣的人既然豐衣足食，無憂無慮，又不曉得民間疾苦，自然激不起他上進的，奮發而憤悱的心情了，那麼，讀書還有什麼用呢？因為以前的帝王曾說過「讀書爲天子，不讀書亦爲天子，」他自然也是這樣想：「讀書爲公子哥兒，不讀書也爲公子哥兒，」所以他一聽見要上學讀書便垂頭喪氣，

(這自然不能怪他，乃是環境和教育的不善，折了他；)所以只得一意地享樂，終日在脂粉隊裏過生活。徐志摩說，巴黎「好比一床鴨絨被褥，人睡在上面不由得你骨頭不酥軟。」(大意如此)，大觀園的生活也和鴨絨被褥一樣，不由得寶玉不如此——享樂，極力的享樂，他的享樂自然在某些方面是和一般的公子哥兒一樣的，但是他的自覺力還是很強的，常常感覺到他的生活不合理；他見了秦鍾時，便憎恨他「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也不枉生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枝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第七回)實則他沒荼毒了富貴，富貴却把他荼毒了。不但此也，他看見農民胼手胝足，流汗力田，竟也想到古人的「誰說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句了！所以我說寶玉的天性是很純厚的。又富有極高的天稟，所謂「天才」，無處發洩，遂處處發生矛盾。他看不起陞官發財，奔走功名的人，罵他們做「祿蠹」；看不起科名，對於時文八股，尤其深惡痛絕，斥之爲「後人餽名釣祿之階。」(第七十二回)對於「道學話」更加以無情的非笑，他說：「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誣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立言』，好

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也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裏是開發聖言的道理？」（第八十二回）這種言論，這種思想，在二三百年的今日，實在非常平凡，但在滿清鼎盛，正以入股時文牢籠士大夫的精神爲子孫萬世鞏固邦基的最有力工具的時候，賈寶玉（其實就是曹雪芹自道）竟這樣慷慨激昂地對之大發雷霆，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見和勇氣！所以我說寶玉的人生觀是矛盾的人生觀，因爲他的生活是矛盾的生活，一方面是榮華富貴，極盡貴族窮奢縱慾之能事，而這種榮華富貴窮奢極慾即建築在農民及一般平民的勤勞困苦的条件上。訴之理性，寶玉是反對這種物質生活的，因而也就反對建築在這種生活之上的建築物！——入股取士，科名思想，和蠶官釣祿的意識形態。但是他同時又不敢根本反對這種制度，他的生活習慣又脫離不了這種生活，終日在歧路上徘徊，所以我說寶玉表現出兩重人格；一個是快樂的寶玉；一個是苦惱的寶玉。這種情形在他的整個生活歷程上好比一條紅線貫着的一樣。他的天才是很大的，但不愛讀書；他的同情心是很大的，但一時跳不出貴族的圈子；他雖不受讀書，但他稍一留心，便會出人頭地。他又有兩個癖性；一個是女性崇拜狂；一個是

同性愛：我們先說同性愛：寶玉之與秦鍾、柳湘蓮和蔣玉函等那種親密情形，絕非泛泛朋友之關係，亦非單純的朋友關係，瓜田李下，寶玉實不能沒有同性愛的嫌疑。如他要在晚上睡覺時，和秦鍾算賬，和柳湘蓮出席說體己話，惹得薛大傻子亂叫。遂被湘蓮毒打一頓；以及他和琪官私換汗巾，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揣度一二。但是這在紅樓夢的社會中，所謂龍陽之癖，是司空見慣了的，如賈珍，賈璉，薛蟠等都是老手，寶玉也不過「聊復爾爾」吧了。不足為奇，也不值多談。現在我們專談他的女性崇拜狂，寶玉在周歲「抓周」的時候，一伸手就「只把些脂粉紗線抓來玩弄；」（第二回）到了七八歲時，他又在人類學上做了一個大發明；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楚，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同上回）諸位！這不是女性崇拜狂麼？甄寶玉也和賈寶玉同調。「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止也明白；不然我心裡自己糊塗！』」又常對着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樣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若使要說的時候，必用淨水香茶漱漱口方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

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濫厚和平聰明文雅，竟沒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替下死管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痛不過時，他便姊妹們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得急了，只管亂叫姊妹姊妹什麼？莫不叫姊妹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煞？」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姊妹姊妹字樣，或可解痛，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痛得好些，遂得了祕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第二回）甄寶玉簡直把女兒當做「我佛如來」。「救苦救難的觀音大士。」這不是女性崇拜狂麼？我們知道甄寶玉就是賈寶玉的影子，真真假假前面已經說過了，寶玉後來着實實踐了他這一奇特的理論，對於女兒一律尊敬，不惟對於姊妹們如此，即對於丫環僕人也是一切平等，甚至以身下之，凡是女兒，都是純潔的，而且他所崇拜的女性是專指未出嫁女兒說的，已出嫁的女子寶玉便對之表示十分惋惜，甚至加以憎惡。最好大觀園所有的女兒們都一輩子守着他，一個也不要嫁人，那末他就滿意了。當迎春被賈赦作主許給那個壞東西（勢利鬼）孫紹祖，又陪了四個丫頭過去時，寶玉跌足道：「從今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的人了！」因此他對於已嫁人和未嫁人的女子間的看法大有不同。當

裏面接了分子給鳳姐做生日那天，寶玉借故出城到洛神廟心祭金鎖的時候，他的小廝焙茗也忙爬下去叩了幾個頭，口內說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次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胞敵而雅的一位姊姊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供着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第四十二回）這番話雖出自小兒天真爛漫之口，但可充分表示寶玉平素女性崇拜狂到了如何程度，連他的小廝都深受影響！與兒形容得他最妙，他對尤二姐說：「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裏的師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裏自然聰明的，誰知裏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未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兒裏鬧，再也沒個剛氣，有一遭兒見了我們歡喜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頭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

也不理他，他大不責備。因此也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得去。」（第六十六回）這樣的女性崇拜狂，一方面是很普遍的；同時另一方面，它也有它的獨特的對象，因此就演出了一場轟轟烈烈，可泣可歌的戀愛的悲喜劇，它的重要角色自然是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了。但這三人對於寶玉並不是一般輕重，而是各有不同的關係，不同的扮演，不同的結果的。我且先交代了史湘雲，然後再說林薛二人。史湘雲是賈母的內姪孫女，她也是侯門的小姐，年紀比寶玉還小，從小就和他很親密，她的性情很豪爽，姿態頗有些丈夫氣，詩才很敏捷，同時又有點孩子氣，論她在林薛之間的關係，他是站在寶釵一邊，而與黛玉不諧。史湘雲在思想方面是和薛寶釵襲人一路的；她勸寶玉要與爲官作宰的人接近，談些經濟文章，寶玉大不以為然，馬上便說：「姑娘請到別的姊妹房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耽擱了你這知經濟學問的人！」（第三十二回）可見寶玉在社會意識方面與她是不相容的。因此湘雲的思想完全是儒道雜揉的思想：有一次她帶她的丫鬟翠縷正在大觀園內走路，引起了下面一段有趣的對話：「翠縷道：『這荷花怎麼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有到呢！」翠縷道「這也是和咱們家池子裏的一樣，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

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
錢！」史湘雲道：「草花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板，說道：
「我不信這個。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頂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
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
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究竟道
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果
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况且陰陽兩個，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
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出來；陽盡了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就糊塗
了爲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個
陰陽不過是氣吧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地就是
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天可明白了！怪道人都說『頭
叫太陽呢！算命的說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
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吧了，難道那蚊蚋子，麩蚤，蠅虫兒，花兒，

草兒，瓦片兒，磚頭，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樣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們這手裏的扇子，怎麼是陰？怎麼是陽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是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來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看見湘雲身上佩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答道：「姑娘！這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笑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有陰陽，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下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吧！越鬧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嗤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樣兒！」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第三十一回）這裏所謂「陰陽」實包括儒道整個宇宙哲學和人生哲學的觀念，很值得我們研究。她們兩人所說：

有幾真合理的，合乎近代科學，有的是中國的玄學。須加以精細的分析。湘雲後來離婚了，一個才貌雙全的丈夫，但他不幾年便得癆病死了，湘雲遂做了寡婦，從此她便退出大觀園這個舞臺了。她雖然是個不凡的女子，然她的表現只如上述，我們因為要談林與薛，只好把她從略。前人有批評她的兩句詩，說是：『除却尤家三妹子，無人能比史湘雲』其實湘雲與尤三姐所處情勢截然兩樣，不可同日而語。現在我們且說林黛玉。黛玉是賈母的嫡親外孫女，他的父親林如海本是鼎甲——探花——出身，後來做揚州鹽政，如海夫婦膝下無兒，只此一女，愛如明珠，遂延賈雨村爲師，專教黛玉。這賈雨村與賈府此後與衰有密切關係，在此，不得不略敘一下。原來雨村寒微時，寄居蘇州闔門外十里街仁濟巷葫蘆廟內，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雨村本是『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爲家道中落，就流落他鄉，欲『進京求取功名來到蘇州』，大概是因經濟困難，遂爾滯留於此，暫寄居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後得士隱資助，進京便得了科名，不久便做了縣官，後因『貪酷』又『恃才侮上』『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不

場」等語，革了職」，以後因如海（伴送黛玉進京）介紹得賈府提拔，扶搖直上，做到樞密大臣，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却說，黛玉的天資非常高明聰慧，又是書香人家，家庭的學術氛圍自然很濃厚，又得兩村的教導，自然是不凡的了，雖然，當寶玉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許認得幾個字，』那不過是她的謙辭，不可據爲定論。黛玉既是絕頂聰敏，又因喪母就養於外家，兼之體質素弱，多愁善感，自不消說；因之病不離身，藥不離口，自然而然地形成她的一種孤高的性情，猜忌的心多，因此也就給她的周遭和以後的生活歷程，造出許多障礙，生出許多煩惱。這且不說，自從她到了賈府，在這種一切不用過問的優美環境中，讀書論文，都不愁沒有觀摩，沒有伴侶，自然是很合於理想的了，於是黛玉的文學天才也就一日千里地發展起來，她對於文學的見解直到現在，我認爲還是值得我們稱讚的，我且把她教香菱做詩的一段事，說出來，給大家評評，便不會以我是「誇張之詞」了。香菱央求黛玉道：

「我這一進來（指進大觀園伴寶釵說。罕）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因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

「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厭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也有對的極工的；也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都』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些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把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

虞，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第四十八回）

從黛玉這一番詩學教說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她的文學見解如下：（1）文學的內容所謂「立意」，所謂「意趣」是也；第一；而形式次之。有了好的，即真的意趣，詞句都不用修飾，這是何等大膽而天才的主張！賈寶玉批評薛蟠胡謔的曲子道：「押韻就好！」（第二十八回）這句話是從反面嘲笑那些只注重格律——形式——而忽視內容的詩家，與黛玉的詩論恰好互相發明。這是一。（2）黛玉的詩論取法於魏晉唐的大詩人，不屑屑於宋詩的淺易。淺易的詩若果命意深遠，耐人尋繹，還是好詩。譬如香菱引的王摩詰的句子：「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就字面解釋，何等淺易，但它的意境却深遠極了。就是說：「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正是有理有情的。」香菱因此又悟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去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將這兩個字纔

形容的盡。念到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似的。」（第四十八回）黛玉的文學天稟固然超羣出衆，卽她的弟子香菱這種見解，對於她的詩主「意境」的理論，也開發得頗爲透徹了。香菱後來果然做得好詩，這事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教訓：「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皆此意也。不過詩人的意境並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方面要具有天才的幻想力；有了這種幻想力，才可以對於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加以深刻的觀察，才可以有意想不到的詩的意境出來。另一方面，須有極超人的功力，從深思力索中努力，也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穫。前者如李青蓮，後者如老杜的詩，便是好例。因此，我們就知道黛玉是大觀園中一位特出的詩人了。黛玉不但有文學天才，她說話也有驚人的技巧，卽薛寶釵也不得不佩服她說：「『小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柳蠹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容都現出來了，虧他想得倒也快！』所以文學的因素不但是天才的幻想力，並且要天才的創造力。黛玉可以說是二者俱備了。黛玉的詩如：咏白海棠：「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二縷魂。」之句；如咏菊：「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素秋心！」之句，皆可想見其詩

之工，而其才之秀，也就可見一斑。

從音樂與文學的聯繫說，黛玉的造詣也是非凡的。有一次寶玉問道：「妹妹這幾天作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來，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憐，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裏，覺得音節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忽變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裏，就到那裏，原沒有一定的。」（第八十九回）「人心自然之音」是何等遠見的主張！詩三百篇以及古今偉大詩人的作品，皆不出乎此！

至於薛寶釵，她與林黛玉所生的家庭與所處的環境有同有異。同的是都是生在貴族的家庭。林黛玉的家世既如前說，薛寶釵就是前述的俗語「豐年好大雪」的薛家。她家與賈府、王府都是至親，自己家裏又是皇商，自然也是頂刮刮的金枝玉葉。又因父親去世，哥哥薛蟠不成材，綽號鐵霸王，專門撞禍吃人命官司，因此她母親王氏夫人，原來就是賈政夫人的親姊妹，越發鍾愛她。寶釵的性情溫和，處世老成，她母親遇到疑難，總是取決於

她。她不僅對於母親一味地孝順，即對於其親友，甚至對於婢僕都一概處以忠正和平，所以紅樓夢作者自己敘述道：「薛寶釵年紀雖不大，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人，故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亦多與寶釵頑笑。如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忍之意，寶釵則渾然不覺。」（第五回）寶釵處世又非常乖覺，處處留心，務必不使人懼怕她，懷恨她。一天她聽見小紅和墜兒正在一間房裏說私話，她怕她們曉得她走過，聽了她們的私話，恐怕「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她便故意放重脚步，故意說是追黛玉的，使她們不疑心。「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了，還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惹事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第二十七回）由此可見黛玉兩人的性情不同，處人的態度不同，因此，一邊不得人緣，一邊逼得人緣。因此大觀園的上層人物對於她們兩個的態度也大不相同。如鳳姐，如

更湘雲，如王夫人等甚至賈母都不知不覺地傾向寶釵而疏遠黛玉。只以鳳姐給寶釵做生日的禮物看來便知大概，當寶釵的生日快到時，鳳姐問賈璉怎麼辦，賈璉說：「有林妹妹的例，但是鳳姐因老太太要給她做生日，便把禮物增多，這中間的消息也就可想而知了。總而言之；黛玉，陽剛之美也；寶釵，陰柔之美也。那末薛寶釵的才學如何呢？大概可以說，她的文學修養也不亞於黛玉，惟其性情偏於現世方面，所以她對於人生也就不免有些遷就，因此她在文學上的表現，也就不受影響。她會就結社賦詩問題向湘雲發表意見說：「詩題也不可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裏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俗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辭就不俗了，究竟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第三十七回）這就是說，寶釵只把詩當做女孩子的玩意兒，最好是讀「於身心有益的書」，這自然是聖賢傳了。並且她很注意女紅——針黹——，意在言外，就是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了。所以當黛玉在酒席上行令時，說了一句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句西廂記上

的詞：「紗窗也沒紅娘報了」（第四〇回）寶釵便責備她，後來看她羞愧，因拉她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發個人癩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裏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輪着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們也背着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痛的燒了去罷了。」（四二回）這話是真，在前清末年，我已進了學，入安徽陸軍測繪學堂讀書，記得暑假回家，小皮箱內帶了本西廂記，被母親發覺了，書沒收了，並受了一次嚴厲的斥責。這一番寶釵和黛玉裏實玉都有同感。不過寶釵總以為：「嗚呼！女孩兒家，不認識字個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這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把書讀壞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織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嫌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情性，就不

可教了。」（全上回）寶釵認爲女孩兒最好不讀書，既讀書，也不應該讀那些所謂「雜書」；「不讀雜書，自然要讀『正經書』，所謂正經書，大概不外是八股文，試帖詩，等而上之，至於四書五經了。不但做詩寫字不是女孩兒家的分內之事，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這種見解是深深地中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愚民政策的毒，因爲寶釵的話，完全是儒家的正名定分，尊君抑民，重男輕女，要剖孔廟吃冷豬頭的心理所形成的意識形態。雖然黛玉被她的『番話』所感動，那是由於情，而不是由於理。因爲黛玉對於詩詞小說，始終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寶玉看了西廂記，對黛玉說：『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果然黛玉看了，笑道：『果然有趣！』後來黛玉聽了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所唱的牡丹亭上的句子：『姣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夫，賞心樂事誰家院』等等，便『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到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了聽曲子。』及至聽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便『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轉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去了。再

劉勰以寶玉的美譽詩中有「紅綰帳裏，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不如用現成的典故改爲「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寶玉說：「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吧了」（第七十九回）是則黛玉的文學天才比寶釵高多了，是則寶玉黛玉領略或欣賞文學的心情比寶釵高多了，至少，比她自然多了。沒有什麼作偽或矯情的觀念攪雜其間。實則彼之所謂「雜書」乃文學上品；所謂「正經書」乃陳死人語也。不過，平心而論，若果沒有林黛玉，則薛寶釵首屈一指，寶釵內心中也必有「一時煥亮」的遺憾！至於她的藝術見解也值得我們提一提的。有一天賈母高起興來，要教惜春把大觀園全景畫出來，正當那些少奶奶小姐們商量該怎樣畫時，「寶釵道：『鴉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裏有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卻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在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樣看紙的地步，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的，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座樓台房舍是必要界劃的，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

子也斜了，門窗也倒紐過來，階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牆裏頭去；花盆放在籠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褶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粗了脚。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很。……」（第四十二回）據這話看來，寶釵不但對於畫的藝術有了很成熟的理解，她的說話乃是經驗之談，不是憑空妄想，而且她對於光學上的投影術和幾何上的比例和角度都有很精到的認識，我想，寶釵對於這種藝術一定是個過來人，不過她是『善易者不談易』，『良賈深藏若虛』吧了。不信，你看她給惜春設計，開的各種繪畫的工具和材料那一大篇帳，豈是光紙上談兵的人所能想像的？這一層黛玉既未嘗插嘴，寶玉也顯得是外行了。

我們說了半天，究竟本書對於薛林的美兒有沒有詳細的描寫呢？自然有的。黛玉之美，在寶玉看來乃是：『細看形容與衆不同；兩鬢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是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第三回）寶釵呢？在寶玉看來，又是一樣：

當他去尋薛姨媽時，「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鍼線，頭上挽着黑漆油漆的髮兒，密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秋水。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第八回）寶玉眼中的林黛玉和薛寶釵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不但她倆的外貌的美是大不相同，即她倆內心所形諸外的表情也是截然兩樣。但是我覺得寶玉所看見的，還沒有賈璉的一個小么與兒所批評的爲曲盡形容之妙。當尤二姐嫁了賈璉，瞞着鳳姐在外面住，有一天二姐和與兒擺龍門陣，二姐問長問短，與兒道：「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裏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應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與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緩了，又吹化了薛姑娘！」（第六十五回）這話雖然完全是孩子，但把一個林姑娘形容得弱不禁風，婷婷孀孀；把一個薛姑娘形容得玲瓏

邊，冰清玉潤，繪畫的自然美都窮容形相適如其分地烘托出來了！觀止矣，慶以加矣！寶玉處在這二美之間，究如何處置？如何選擇呢？我們可以先下一句斷語：寶玉愛黛玉，也愛寶釵；但是「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到了這個當口，寶玉自然是舍寶釵而取黛玉。只是，結果，黛玉沒有得到，倒娶了寶釵，這其間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激烈鬥爭，於是快樂的寶玉，變成了一個悲哀的寶玉。

黛玉自從到賈府以來，便是同寶玉住在一起，朝夕相處，額鬢厮摩，形跡親密，兩小無猜，兼之賈母既因念亡女而憐外孫女，又因愛孫推愛至於他所鍾愛之人——黛玉，理至順，情至正也，但好事多魔，憑空來了一個薛寶釵，弄到後來，賈寶玉竟娶了寶釵，黛玉因此桂折蘭摧，月落花殘，以鬱，以病，以死，寶玉雖被迫而與寶釵結婚，然情之所鍾，其何能已，結果竟剃度出家。擺脫一切，這一段公案實值得我們細細分析；不惟博古，亦以知今；不惟知人，亦以鑒己。我們讀過紅樓夢的，都知道黛玉在這一場戀愛的關爭中犧牲了；寶玉在這中間也失敗了，求其原因，厥有數端：（一）賈寶玉與薛林所處的是封建貴族的宗法社會，怎樣叫做封建貴族的宗法社會呢？因為那時，中國的國民經濟體還在

農業手工業的狀態，同時商業資本已很發展，在這種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家族制度，自然是極端的宗法社會，就是說：父母有絕對的威權，子女的一切生活方式，均須受父母的主宰，而婚姻大事更須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像現在：我們可以自由找我們的對象，可以不需要媒妁之言，也不必待父母之命；但是諸位不要誤會：以爲我們在現在對於戀愛，對於婚姻有了絕對的自由。那只是幻想，還早着呢！這是後話，却說那時男女的界限非常之嚴，雖然在大觀園中，寶玉和黛玉往來很親密，但他們却不敢公開地表露他們的愛的心情，尤其是黛玉那樣聰敏絕頂的人，寶玉絲毫鹵莽不得。寶玉黛玉彼此相處真是你也有情，我也有意，但黛玉又多愁善感，矜持萬分，弄得寶玉不敢造次，有一次吃了一頓排頭，惹得黛玉痛哭一場。黛玉的善哭也是她的一個特點，她只一哭，便把寶玉弄得爬天仆地了，事情是這樣的：這天他們兩個在一塊偷讀西廂記，讀得正高興時，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豔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賬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

母去，黛玉這種嬌嫩的脾氣，也許就是她一生最吃虧的地方，但是，我想要是做「心理之分析」時，她的心情未嘗不是對於寶玉的話表示同感，也許寶玉說得太唐突，但黛玉不好表示接受，信得寶玉又是求饒，又是發誓，但是他這種誓却發得很巧妙，居然把黛玉弄笑了；他說：「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掙在池子裏，叫個痲瘋瘋吃了。」黛玉聽他這話才笑起來。他們在一塊處久了，自然上癮，你腕一輩子碎去。」（第二十二回）黛玉聽他這話才笑起來。他們在一塊處久了，自然

然要有些「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了，這也是人世間難免的。黛玉的性情既然孤高，那張嘴又極尖利，當然在大觀園裏，上上下下無形之中得罪了許多人。有一天，薛姨媽叫周瑞家帶了一些新製的宮花到園子裏送給各位奶奶小姐，順路一家一家送了，最末，才送給黛玉，這原是很偶然的一件事，黛玉却多心問道：「還是送給我一人，還是也送給其他姊妹們的？」周瑞家的答道：「也送給其他姊妹的。」黛玉便冷笑道：「我這呢！原來人家諷刺下的，才送給我！」（大意如此）周瑞家的自然一聲不響，但她的內心對於黛玉一定是不滿。諸如此類，也給黛玉和寶玉的戀愛過程中添了許多障礙。冤家路窄，可巧寶釵

稱重，稱她知好歹，而且大觀園中當權者王熙鳳是專會看風色的；她看見賈母，王夫人喜歡寶釵，她對寶釵的態度也就越發好起來；她看見賈母雖然疼林黛玉，却說她脾氣不好，不屑意于她，熙鳳也就對她兩樣了。寶釵本是大觀園中，也可說大觀園時代，一個標本的鄉愿人物。他不雅什麼人都不得罪，他并看透了賈母，賈政，王夫人等的心理，是想寶釵高取得第的，所以她一舉一動，都裝出老成持重，和平溫厚，謹言慎行的態度。這種態度正合賈母王夫人甚至當時一般社會的良妻賢母的觀念，賈寶玉將來的婚姻對象，在她們（賈母等）的心目中，已經從林黛玉移到薛寶釵身上了。黛玉的情敵自然是寶釵，但她還有一個致命的敵人就是襲人。襲人，我們將來還要詳細說對她，現在只略略介紹一下，她原是花白芳的妹妹；「本名：『珍珠』」後來寶玉因她姓花，又見舊詩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給她起名叫「襲人」。她原是伏侍賈母的，賈母「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第三回）「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第三回）惟其心中眼中只有一個寶

玉，則看見寶玉和黛玉親密，又想到：黛玉那樣聰明銳利，假使她果真與寶玉結了婚，那她（襲人）這已經有了姨奶奶身分的人，將來在黛玉手下，日子恐怕是不好過的。心裏已經是一團亂子。而且這不獨存之於心，亦且見之於詞色了。有一天一早，寶玉便跑到黛玉那裏去，適逢史湘雲也宿在黛玉那裏，她們還沒有起床，寶玉悄悄出去，等她們起了床又進去，黛玉她們洗過臉，他竟就着盥水也洗了臉，並請湘雲給他梳了頭，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去自己梳洗。可巧這時「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子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錯看了這個丫頭，憑他這話，倒有些見識！」」（第二十一回）寶釵的意思很明白：在她和黛玉的鬭爭上，她是得着各方面的支持的；但是她同時又曉得：寶玉是和黛玉一條心的。在這個愛情的主角——寶玉身邊，若果找到一個內奸給她做「窩裏翻」，那是最好不過的。所以寶釵聽了襲人上邊一番話以後，「正中下懷」——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用着中，套她的年紀家數等語，寶釵窺察其言，志量深可敬。

變。』（全上回）寶釵用了這種苦心操縱襲人的妙法，原是老謀深算，心機極重。因黛玉已選中了她，預備不動聲色地奪取這頂鳳冠，這時寶釵心中，爭取勝利的心佔據了她，對於林妹妹的友情也丟在九霄雲外去了。但是，有諸內必形諸外，「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樣？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第二十一回）這已活畫寶釵之妬和襲人與她所熱鬧談論的是何等事了。後來襲人之進一步地對於黛玉的襲擊——可以說是致命的襲擊，——也許就有寶釵的謀劃或暗示的因素。王夫人以後對於寶玉和黛玉的防嫌以及他們的愛的悲劇，是與襲人有很大的關聯的。王夫人因為寶玉挨了他父親一頓毒打，正在悲痛，尋求寶玉挨打的原因，襲人便乘間對王夫人說：『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不如}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這便是好人的「浸潤之譜，膚受之愬」的慣技，王夫人却正上了她的圈套，襲人遂說：『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於是把寶玉如何如何應該管的理由說給王夫人聽，而歸結到對於林薛之宜。』杜漸防微』道：『……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復竟還叫二爺搬出

園外來住，就好了。」忠厚的王夫人聽了，便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薛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倒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得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本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如叫人聽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紛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回子防備的爲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你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盪知道罷了！」（第三十四回）襲人這番話雖然向最高法院告了寶玉黛玉一狀。

黛玉和寶玉的命運已經在她這一狀中判定了。就她的話說：第一，天下女兒唯有幾人是靠得住的，（但不知她對於寶玉與她嘗試發幻仙子所發雲雨之事如何設想？）天下女人，也只有她可與寶玉親密相處，而不與『防備』，或『防患未然。』第二，她的主要目的在替林黛玉，却拉出薛寶釵做陪客，而先舉林黛玉，主客顯然；輕重自見；第三，她的目的是要王夫人打斷黛玉和寶玉的親密關係，而却從寶玉的身分聲名和品行上說起，說到『大家子體統』，說到『太太也難見老爺』委婉曲折，嫵媚動聽，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忠厚老實的玉夫人那能不墮入變化的術中？後來（第八十二回）寶玉越大了，訂婚結婚的期間越急迫了，又引起襲人的焦慮。有一天，『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縫個襠褲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功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閒荒了。』早要如此，晴雯可至弄到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為人卻這靠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着鍼不知戳到那裏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

黛玉處，去攔他的日氣。黛玉正在那裏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上來問：

「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太好了？」黛玉道：「那裏能夠？不過略硬些？你在家裏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

「說着，紫鵲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吧！」因又笑道：「我前兒聽秋紋說，妹妹地裏說我們什麼來？」紫鵲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攬着這位太太奶奶，難爲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夠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問襲人背地裏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便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幾個人心裏先怯了，那裏倒敢去欺侮人呢？」（第八二回）黛玉是從社會一般家庭現象立論，本是事實，並未嘗留心，但是襲人却先懷了一種偵探的心情前來，聽了這話，自然是觸動了她的自衛本能，黛玉以

後的遺禍，恐怕這一番話給她造了不少的惡因的。

但是有人一定要問：寶玉之於黛玉與寶釵之間，究有什麼不同呢？那是太多了，太顯然了。寶玉對於一般女性都是寄與同情之愛的，但是對於寶釵和黛玉的却是深一層的，尤其是對於黛玉可算用情到了極處。而體貼亦算無微不至，我們不能一一敘述，只舉一二事，便可瞭然。最顯然的，寶玉初見黛玉時，便說，好像在那裏會見過的，看見自己帶的玉，而黛玉無有，便要把玉摔掉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塊什子！」（第三回）自此以後，寶玉對於凡足以引起黛玉不快或無母，其後又無父的感觸的話都小心謹慎的避開不說；看見人家有，而黛玉沒有的或是黛玉喜歡的東西，寶玉總想方設法弄了來給她；足以使她感傷的言語，一句也不敢對她說，就是別人說了，寶玉還要設法阻止或加以支吾，或加以疏解或安慰。寶玉心裏愛黛玉，黛玉心裏也着實愛寶玉，但是黛玉那孤高自尊的心情却又不願露出來，對於寶玉一言一行，都細心考察，有時自然發生許多誤會，加上寶玉對於女性有一種汎愛的性情，對於黛玉的情敵薛寶釵的關係，往往發生嫉妬，有一天寶玉正和寶釵玩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

轉身就走。寶釵笑道：「等著！等他們兩個一齊去瞧瞧他。」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寶釵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聽見，正係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裏來，寶玉便說在寶釵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回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手我甚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罷！」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第二十回）照這樣看來，寶玉對黛玉有時也要抗辯一下，不過每一經過口舌，他們的愛情越發加深一層。這次衝突一起黛玉賭氣回去，寶玉也就一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拿問！黛玉道：「管我！」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心，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天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麼？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若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全上回）這時冤家路窄，可巧

「寶釵走來」把寶玉推走了，黛玉見了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自然寶釵看寶玉那樣低聲下氣，和顏悅色地向黛玉求和，心裏也未免有幾分滋味。所以走來把寶玉拖走，但是寶玉沒兩盞茶時，又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還未張口，黛玉先發話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吧了！橫豈如今有人和你頑耍，比我強呢！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做什麼？」這明明表現出薛林之間的尖銳的衝突，寶玉在這個當口不能不拿自己的勇氣來表示自己的決心了，所以「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開胃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僭先都不知這？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總來的，豈有個爲他疏你的？』」黛玉在表面上自然不能承認他這話，所以啐了一口道：「別難這叫我疏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的心裡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全一回）這是表示寶玉對於林黛玉的心，而黛玉對於寶玉的真心，也可於另一事見之：當寶玉被他父親賈政打以後，寶釵固然也是

着急，也是想方設法，却沒有黛玉表現得出乎至性至情。「這裏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王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觀，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第三十四回）等到風姐來了，黛玉要走，寶玉不放，黛玉急得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黛玉這種用情是發自內心的，不是表現在浮面上的，薛寶釵便沒有這種表情。而黛玉和寶玉的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處還不止此。有一次寶釵派了一個老媽媽送荔枝給黛玉，可巧襲人也正在那兒和黛玉攀談，這個老媽媽，我想是有點呆頭呆腦的，一邊把那瓶兒遞給雪雁，一邊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位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裏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

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好像醜態一般，嘆了一回，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雖跟他讀過書，卻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上頭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兒，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粧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姑爺陞了湖北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揀在這裏不成事體，因託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是續弦，所以着人到這裏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這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連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是在那裏做官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咱們走吧！」黛玉含着淚道：

「二位舅母坐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嗝嗝嗝，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似的。心中想道：「此事唯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抱著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教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偏願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是老太太呆着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倒多一箇爺！」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裏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教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裏情願自己做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長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插在懷裏，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到後院開門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衆也無用，不知尋個自盡。站起來望外走，深悔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

「想：『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丁人家兒，咱們各自奔各自的好吧！」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拉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裏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這裏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爲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了主義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尖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攥着寶玉的心窩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竟殺了我吧，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往割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哭又怕，怕他，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着，眼睛睜上一翻，就倒下了，黛玉拼命放聲大哭，只聽紫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昏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黛玉一翻身，卻原來是一場惡夢。（第八十二回）從

續段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

(1) 林黛玉是死心塌地不願離賈府南去的；

(2) 黛玉是死心塌地除了寶玉不願嫁給別人的；

(3) 賈母邢夫人暨鳳姐對於寶玉和黛玉的婚姻問題一向態度都是冷淡的，雖然鳳姐也會在口頭上測驗賈母等的心理狀態，她一探知賈母等態度對黛玉不好，她便會兩樣的：

(4) 寶玉對黛玉的心，和黛玉對寶玉的心一模一樣，所以寶玉那天晚上（據襲人說）當黛玉夢見寶玉剖心自明時，着實呼喊如刀割地痛，自然也做了黛玉所做的同樣的夢，不過對襲人不好說吧了。

(5) 黛玉寶玉所做的夢是有事實的根據麼？

因此我們要問：同時又發生下述一個科學上的問題：兩個愛人在兩地裏，情之所鍾，果真可以息息相通麼？我以為是可能的，是可以在科學上得到解釋的。因為就心理學上，大凡夢裏所見或遭遇的現象及所做的言行，不一定就是覺時某一事實之有系統的逼真的留

總或寫真，乃是在靈時有了各種各樣的悲歡離合之心理現象的堆積，靈夢者的潛在的意識把它組成一個系統，一幕一幕地傳寫出來的。至於兩地之情感互通，在科學上也不是不可解釋的，我想電子原理和法則的將來進步必然會給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我個人親身經驗說，我在德國留學時，我父親死在老家裏；在抗戰時期，母親逃難，死在常德，在未得家信相當時日之前，都得到一種夢境中的異兆。尤其活靈活現的，我的嫡堂妹妹，因為她父母不得早，兩姊妹都是我母親一手辦的，是則她們的情分無異母女了。有一天晚上，我母親正抱着水煙筒坐在臥房中床邊上吸烟，忽聽我這個妹妹在窗外喊了一聲，母親便叫道：「不，我怕七姑嫂有什麼不好！」趕緊叫家人打着燈籠走到我的妹妹家，始知我的妹妹因難產被收小護助手撈下臟腑，已經入了迷昏狀態，但是旁人一喊「大媽來了」，她却忽然清醒地說：「大媽，我到你那裏去了！」我想骨肉至親或最正至情的伴侶是會不這種精神聯繫的，不是別的，就是無線電的作用。他們彼此之間，各人身上或許都有一個微妙妙的無線電台，並各有特別的收發，到急難時，會彼此通消息的。可惜我的科學智識太幼稚，不能與以證明，只能提出一種近於幻想的假設吧了。這是終話，暫不必提，且說寶玉黛玉

之謂，心情既如是親密，而兩人又着實兩得稱，若在現代社會，也許比較容易得到滿意的結果——倘有情人成了眷屬。但在兩三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女子都是要「三從四德」的，「男兒訂婚也必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莫由自主，況這一悲喜劇的過程夾雜着許多奸惡詭計。黛玉多情善感即在平時已是易於傷感，到了婚姻問題不能如意解決時，更是要受到致命的打擊，所以這時，就已經形成了她的肺病狀態了。寶玉既再度失去通靈玉以後，神志便日就昏迷，賈母王夫人等遂想出一種「冲喜」的方法，所謂「冲喜」就是當少年患病快要死時，給他弄個女人或將已訂婚的未婚妻弄了來，舉行一種結婚的儀式，據說，這是奶奶經上趨吉避兇的一個最好方法。賈母居然也採用了，於是就接二連三地與薛姨媽談判，把寶釵給了寶玉，訂婚結婚，一起舉行。不過這時發生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就是在寶玉意識還清楚時，若對他說，給他娶寶釵而拋棄黛玉，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有一次寶釵同他開玩笑說黛玉家已經派人乘船來接她回去，把寶玉弄得害了一場大病，見了玩物用的洋船也要打毀，哭着不許黛玉回南去，這是紫鵲親身過去扶伺了好多天纔好，可見寶玉的心實而堅決，若給他知曉了娶的寶釵而不是黛玉，那末，上天的亂子還是難免的。

人對於這一層知道得很清楚，她以為「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就把林姑娘丟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第九十六回）所以她對王夫人說：「太太看去，寶二爺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看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到了，你看他的神情怎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裏的話，却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第九十六回）襲人雖然深知寶玉和黛玉的關係，知道若不是使寶玉一點知覺沒有，一旦娶了寶釵，丟開黛玉，必然要鬧出大禍，但他的內心中，實在是歡迎寶釵而討厭黛玉，所以事實報告完了之後，不作決定之詞，也並不做進一步的警告，使王夫人等知所戒懼。她的存心正不堪問，因為她的隱微處伏着她的個人的利益，這教誤

人說及人還是假話，幾人能出得了王夫人上道的事實，那末，賈母王夫人對於這件事與種兩路皆可走，決不設難去卸，成就了黛玉的心願，否則決必娶寶釵，至於寶玉黛玉的生死，苦樂聽之，中間已無妥協餘地。正在爲難之際，聰明太過的主熙鳳想出一個妙計，就是一個「掉包兒法」，怎樣叫「掉包兒呢」，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鬧起來，請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了，隨他的神情兒怎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怕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於是鳳姐又向賈母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說的什麼，我們雖然不得而知，然而我們「顧名思義」又證諸賈母王夫人以後採取的辦法，就是外面告訴寶玉說是給他娶林黛玉，骨子裏頭是薛寶釵。這是「猶如換太子」的辦法，恐怕寶玉不信，並要紫鵲去充當陪伴的了，紫鵲不肯，結果，把雪雁派了去，這是後話，暫且不提，那末，黛玉雖然影影約約聽得他們要給寶玉娶寶釵，但確實的消息她又怎樣打聽到的呢？真是「無巧不成書」，人家都「車馬相士砲」預備齊了，對付她，她還不知道。一日，黛玉早飯後，帶着紫鵲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爲自己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綉子來」，因叫紫鵲回去取

來，自己卻慢慢的走着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黛玉殺住腳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著叨叨的是些什麼話，心裏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卻見一個濃眉大鵬丫頭在那裏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裏這些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在這裏發洩憤洩。及至見了這丫頭，却又好笑。因想道：「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裏做粗活的了。頭受了大女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却不認得，那丫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却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好的，為什麼在這裏傷心？」那丫頭聽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該就打我呀！」黛玉聽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因笑問道：「你姐姐是那一個？」那丫頭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聽了，纔知道他是賈母屋裏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丫頭道：「我叫傻大姐！」黛玉笑了一笑，又問：「你姐姐為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丫頭道：「爲什麼呢？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聽了這句話，忽倒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神，便叫這丫頭：「你跟我這裏來！」那丫頭跟着黛玉

「那時候兒上那桃花的去處，那裏青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爲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的，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吧。頭一宗給寶二爺沖沖喜；第二宗，」說到這裏，又瞞着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丫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噪鬧，怕寶姑娘聽了害羞。我只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你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姐姐什麼了呢？他走過來，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我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黛玉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顛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吧！」說着，自己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筋重的，兩隻腳卻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脚下愈加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着脚，從那邊轉

幾家。更添了兩節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着隱徑向裏走起來。黛玉取了手絹來，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臉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只模模糊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鵲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寶母這邊來，黛玉走到寶母門口，心裏發覺明瞭，回頭看見紫鵲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鵲陪笑道：「我找丫頭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着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裏走呢？」紫鵲見他心裏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裏怕他見了寶玉那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裏雖如此想，卻也不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裏歇了，也不問紫鵲打聽子，自己掀開簾子進來。鴛鴦人勸她說話，她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行寶玉在那裏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聽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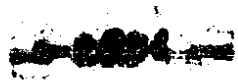
海也聽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開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第九十六回）這乃兩人悲痛到了極點的現象。黛玉到了此時，便決心加速地自殺。另一方面，賈母王夫人鳳姐等正在那裏打她們的「如意算盤」給寶玉寶釵預備洞房花燭。而寶釵玉還在戲裏呆着，以爲真是給他娶林妹妹來。那裏曉得這全是「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當寶玉和寶釵正式舉行結婚禮時，正是黛玉在瀟湘館結束她的生命時。在這一幕悲劇中，主謀各人都得不償失：黛玉被犧牲了，但也沒有救了寶玉，也沒有使寶釵取得愛情的幸福，收獲到從林黛玉懷中，用陰謀詭計，巧取來的愛情的果子！寶玉雖然被迫與寶釵結婚，但他還是心心念念地想着黛玉，他們越是有神出鬼沒「就越」叫他不得主眼，便也不相別的，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第九十七回）趕到「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眾人散後，」因「拉着襲人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她爲什麼霸佔住在這裏？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她！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什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道：「我聽說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

「呵！我有什麼心裏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過保，
解解兩個別人都要死的。死了就發強羅氏不如修一處客房子，趁早將我個林妹妹兩個給在
那裏，活着也好，一處醫治扶持，死了一處好一處修葺，你被說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
兩妻，他還不知道黛玉已在他和賈母的寶釵姐兒喝交杯酒時，懷着滿腔的熱淚，滿腹的冤憤，
和滿心無可告訴的迷惘，一命嗚呼，已歸西律。但是賈玉並沒有幸免地，賈母雖然爲了說實
話，却逼着寶玉的心理，鑄成此種大錯，結果弄得寶玉反到魂飛魄散，死去活來，而到白地
填地的死在地下，女兒所遺留下來的如春孤女活活死去，而不夠小玉正夫人滿肚子說不出
的那種「三從四德」的正氣，逼死外甥女，害了燒姪女，却沒有救得愛兒，這王鳳凰「送君
之惡」願着賈母正夫人的期途，注定的幾番心計，想出那忍心害理的計謀，希望大事完成，
賈母行實之地又居着，結果人財兩空，大自忙一場，這個人的不相情願的想法，鑽心鑽骨，
獻情的勾心鬥角，結果也摸不着，不得不離世別地，只因爲賈寶玉雖然偶爾神通，又關高中，但
他終於命却緣緣，大入空門，這一家人都弄得興靈悲來，誤人誤己，這是後話。注熙鳳襲人
和寶母我們還要詳細加以敘述的，暫且不提。現在對於這段公案，還有兩個問題不得不提

第一、人們要問：賈寶玉爲什麼爲寒死命地娶林黛玉而不要薛寶釵？第二、賈玉既然和黛玉那樣形影不離，情好彌篤，究竟他們除了這種形式上的親密以外，還有進一步的關係——肉體的關係——沒有？關於這兩點我們可以回答說，賈玉所以愛黛玉而不愛寶釵，不單是寶玉對於寶釵的勸導他應與士大夫接談以及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子，也應得沽名的譽，以及「國賊」之流（第三十六回）並且是因黛玉不會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全回同）寶玉又有一次對襲人說：林妹妹說過這些混帳話（指勸他做祿官和去取功名而言）沒有若說這些混帳話，我也和他生分了！」寶玉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抱着非常的不滿，所以他開口「國賊」閉口「國賊」，寶釵總是拿那些科名思想的陳腐道理，責備寶玉。黛玉對此，絕口不談，她却談言微中，超越流俗的精神，吸引了寶玉，使使寶玉對於黛玉之間，有一種堅決的抉擇，明白些說：這是人生觀的衝突呵！第三個問題，黛玉臨死時交代得清楚，她對紫鵑說：「妹妹！我這裏並沒有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是他，我們現在可以考慮黛玉鄭重地重複一句說：「我這裏沒有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至於寶玉究竟是如何一種人呢？我們也有個交代，最好拿那

開會前月的詞地給他繼續論：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優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三 王熙鳳

王熙鳳在賈府，在賈母跟前是一個唯一出色當行的人，她是賈府興衰有極大關係的人。從林黛玉到賈府時登場起，直到賈府抄家刑賈母若死，她皆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是「金陵王」家四千金小姐，是賈政的正夫人的內姪女，賈赦的媳婦，賈璉的妻子。白頭是「假充男兒說養國」，所以又嘲「鳳姐兒」在賈府中，人們通稱爲「鳳姐」，賈母還有時呼她做「鳳丫頭」，有時甚至呼她做「鳳辣子」。則其人老不中凡，不嫌惡，虛說是可鬼十環。所以我們現在要分別做個節節來描述她。

(1) 鳳姐是賈府的政治家

(2) 鳳姐之姿容之美

(3) 鳳姐之權

(4) 鳳姐之巧

(5) 鳳姐之貪

(6) 鳳姐之姿

(7) 鳳姐之妬

(8) 鳳姐之淫

(9) 鳳姐與賈府之興衰

現在先說她的容貌。鳳姐是在林黛玉眼中出現的，她的姿態一出現就不平凡！當黛玉初到賈府，正在和她的舅母們暨衆姊妹們晤見時，「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飲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肆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環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仙妃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攪珠髻，插着朝陽五鳳攪珠釵；頂上戴着赤金盤螭纏絡圈；身上穿寶綠金百蝶穿花大紅雲霞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流。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第三回）這一段描寫，在紅樓夢的作者，是和黛玉寶玉黛玉及寶釵用的一樣風格，可見鳳姐的重要。「彩繡輝煌」四字，是寫她的

看她的整個外表，「恍若神仙妃子」一句，也是一入眼簾時，一種渾括的感覺和觀察。

「頭上簪着」什麼，「插着」什麼，「身上穿着」什麼，「外罩」什麼，「下着」什麼，是描寫她的裝飾；「一雙」什麼，「兩灣」什麼，乃是描寫她的容貌；所謂「苗條」所謂「風韻」乃是描寫她的身材和風度；下面兩句乃是描寫她的丰神；我們假使看見了她那隻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必然已經覺得這位少奶奶不是好惹的了；但這不過只是使人見而生畏而已；可怕的是她那那誘惑人的苗條身材，風騷體格，怪不得「瑞大爺」捨不得她，因此送句。不過光是這，還不算可怕；最可怕的她那「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開」的丰神了！在下並不是「麻衣相」的迷信者，而太史公所謂「舜目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成敗興衰各異。不過就心理學看來，人的俊貌，尤其是形容和神情實可以表現出人的內心深處的祕密——善或惡，正或邪，忠或奸來。鳳姐的殺法——威——是掩藏在她的含春粉面底下的；而她的嘴唇格外可怕，因為她那「未啓」先笑的唇兒後面，藏着一把尖利無情的刀子！這個「潑辣貨」是不容易對付的呀！作者這一段描寫雖然有些失之呆板吃力，但鳳姐一身的美惡和她一生的得失功罪，都暗暗地給透露出來了。

鳳姐之。鳳姐在賈府當權時，年齡不過二十多一點，但她確有驚人的才幹，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她有精力，有胆量，有決心，對於人情世故，也都練達，這在大觀園，除了薛寶釵，賈探春在某一部分有些相像外，沒有一個人能趕上她的。她本是賈赦的媳婦，但因為她是王夫人的內姪女兒，又得賈母王夫人的歡心和信任，竟總攬榮國府的大權。一個偌大的榮國府，上上下下幾百口子，那一天沒有幾十件事，那一件不走她心裏過，那一樁不要她去處理，若是一一敘述心來，勢必有所不能，而且也沒有必要。我們知道鳳姐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在寧國府辦理賈蓉媳婦秦可卿的喪事；另一件是在榮國府辦理賈母的喪事。我們現在就拿這兩件大事做個例子來敘一敘，鳳姐的才幹便可表現出來了。原來賈珍的大媳婦秦氏死了，論理是不應大做其喪事的，只因賈珍喜歡他這個美艷而賢慧的媳婦，遂違反常理要大做特做。但是偌大一個寧國府，正處在諸事忙亂之中，內內外外，簡直沒有頭緒，而賈珍和尤氏夫婦二人又都因病不能理事，正在無法可想，愁悶不堪之時，寶玉便在賈珍的耳邊舉了鳳姐，賈珍果然歡喜，遂進去求告那夫人，那夫人因為鳳姐是在賈政家管理，推給王夫人，王夫人起初不肯答應道：「他是一個小孩子，可

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嬖嫌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大妹妹玩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嬖嫌不看姪兒與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吧！」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她料理不了，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着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她，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吧！」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算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面照管照管。便是有所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使命人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去取，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裏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有不放心的了。」鳳姐當時雖還表示猶疑，但寶玉替她把

對牌接過來強遞與鳳姐，並且王夫人也答應了，於是她就當真轟轟烈烈做起寧國府短期的女主人了！我當初讀紅樓時，讀到此地，真替鳳姐捏着一把汗，以爲：這種大喪事，紛亂如麻，她一個不過二十歲上下的千金小姐，怎當得起！及至讀到鳳姐對王夫人說：

「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得去呢！」

已經覺得有些意思了；再看到「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坐下了。因想道：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諉；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鈴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者實是寧國府中風俗。」（第十三回）一段敘述，已經把我的不信任心，減去大半了。因爲鳳姐這五件的觀察已經把寧國府的現狀通病抓住了。頭一件是說寧國府的人口多而沒有組織，乃是一盤散沙；第二件是說，它裏面的人責任不分明，見利則爭先，見害則退後，第三件是說，運米一來，「十八口子亂當家」，大家樂得「趁渾水捉魚」，吞公肥己，需用不得不費，必致財政恐慌，金融破產；第四件，越是位置高，得勢的越清閒，越是地位卑微，沒有與援的，越勞苦；第五件更是侯門公府的通病。鳳姐的觀察實在是很犀利，並不是一般

窮千金小姐，公子王孫，所儘見得到的，但她明于藏人，暗于觀己，豈知寧府如此，榮府也何嘗不如此，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單說，她竟能洞見寧府的病源，也就非同小可了。但這不過是她的理論，究竟她在行動上是不是能和她所言的恰相符合呢？這當然是問題。但她的威名已震動了寧國府，加上賈珍與她以處理的全權，已經使寧府一般人有點怕那個了，所以王府中都總管來陸續知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她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這是鳳姐的先聲已經響人，到了第二天，她開始辦事時，是在卯正二刻，她對寧國府一個有臉面的女僕，來陸媳婦說：「既托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裏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第十四回）這寥寥幾句，簡直就是鳳姐的「就職演說」其中也就標明了她的施政方針，加上以後她勉勵寧國府僕從等人「說不得嗒們大家辛苦這幾日吧，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一番話，正是諸葛孔明的「信賞必

謂，綜覈名實」的政治精神。她不但能言，而且能行，並且精力足以副之。「說吧，便分付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分付道：

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

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

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

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

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

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

這三十個人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再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從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

去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

寒陞家的每日總攬察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休要徇情。

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分派既定，各有職守，各有定時，一個亂糟糟的寧國府，居然被她整頓得有條有理；鳳凰真是一個精敏強幹的政治家，假使在當時她是個男人的話，假使她生在今日，再受到相當的教育，也許是邱吉燭，羅斯福輩中人，未可知也。不過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她雖布置得井井有條，但是下層是否奉命唯謹，推行無阻？自然，人心是賦有情性的，何況習于偷惰的寧國府一班人？但是鳳姐並不是空想家，乃是實行家，她那時一朝權在手，便把「來行，是決不肯讓人輕視的，可巧她的初試鋒刃的機會到了。當她早晨點名時，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便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

有禮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來得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日銀米，分付「散了！」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兢兢業業不敢偷安。」（同上回）至此我纔知道鳳姐真是一個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的實行家！自此而後，寧府一切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那樣「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錫了。鳳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自然十分得意。」但是人生行事，順逆也有一定時與地。鳳姐在寧國府給賈珍辦理賈蓉媳婦的喪既辦得如此周全，到後來賈母死了，在榮府辦理大事的，也是同一個鳳姐，結果可天差地遠了。「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那知鳳姐調取花名冊上來一瞧，

總共只有賈母二十一，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總上，也不過三十多

人，難以點派差使，」再把「莊上的算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所以弄得七不周八不全，到了第三天了，裏頭還很亂。供了飯，短了菜；來了菜，又短了飯。人客來多了，裏頭的人死眉瞪眼的，指揮不動。鳳姐甚至說出：「大娘孀子們可憐我吧！」的話，向大家求饒告罪，「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回；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連鳳姐自己心裏也過不去了。」鳳姐以前在寧府辦喪事的那種威嚴才幹望那裏去了呢？諸位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平心靜氣地分析一下：第一，寧榮二府的今昔情勢不同：寧府的喪事是在賈府鼎盛時候辦的，賈母的喪事却在榮寧兩府抄家以後。第二，那時賈珍以全權相託，有錢有勢。不求儉省，但求好看，鳳姐又是「初出櫃兒不怕虎，」所以「威重令行」，「指揮如意」！後來，賈府被抄，一切都艱難起來，「巧媳難爲無米之炊，」鳳姐既遭了重大打擊，從前的勇氣，已減去大半；兼之賈政和王夫人酸理塵氣，說甚麼「喪與其易也寧戚」的話，不敢大作，邢夫人又因生活無着，眼睛瞅着「分產業，但求儉省，不顧大體。不惟不給鳳姐撐腰，反在旁邊說風涼話。既不假以事權，倒反責其成功，弄得鳳姐「丟靴撩帽」大場其台，於是鳳姐之才窮矣！實在說來非盡才之

窮，乃物質條件與人事環境前後懸殊有以致之！

次說鳳姐之巧。鳳姐是聰明伶俐不過的人，自然心眼兒比別人，嘴又鋒利無比，又談諧，又乾脆，又漂亮，又乖巧，是大觀園中第一個會說話的人。但是她這種會說話，却與林黛玉不同。黛玉的話是從她的學識和文字的天才裏來的；鳳姐的會說話，自然也是她的天才，但因她沒有學識和文學的天才，而她的心性又是一路，所以她的口才我們可以拿一句俗話——「蜜餞砒霜」來形容。所謂蜜餞砒霜就是說：外面是甜的，吃下去會毒死人。我們並不冤枉她，是有事實為證的。

第一，是巧於應對，一見風駛舵。譬如：那夫人同她商量要到賈母那裏去替賈赦討鴛鴦，鳳姐起初阻止她說：「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裏就舍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就誤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吃酒，」太太聽聽，很歡喜，他們老爺麼？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根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

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遠遠攔開起來，怎麼見人呢？」（第四十六回）

這番話，本是正經話，偏碰着「只知承順買救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的左性兒的那夫人，她竟把鳳姐申斥了幾句，這在別人，便轉不過灣來，鳳姐明知苦諫無益，「連忙陪笑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字頭，就是那隊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裏的話，那裏信得？我竟是個獸子，拿着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得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

按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裏討今兒處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趣着走開。把屋子裏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礙，衆人也不得知道。」（第四十六回）這一番話和前一番的話，簡直是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前一番話把那夫人得罪了；後一番話，掉頭轉來，不惟不攔阻，反如情如理搆自己認不是，「力慫恿她去討，竟把那夫人弄得歡喜起來，老那已被鳳姐玩弄在股掌之上了！

鳳姐還怕她先過去，攬不是，因為她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了頭，雖如此說，保不住她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這真虧她想得周到，想得透澈，但是怎樣來個大轉灣，撇開自己的身子，站在乾岸上呢？鳳姐是不愁沒有借口的。」因笑道：「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鴛鴦，我分付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早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絛，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同上）

面有鴛鴦給她吃，是勸之以利也；自己的車壞則是挾之以勢也。邢夫人安得不勸？第二，是巧於應付：鳳姐不但對付家庭游刃有餘，即應付外面的事，也能以豁達大度的態度應付裕如，而又能不卑不亢。有一天，一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監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轎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裏鳳姐命人帶進小太

盪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裏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兩，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聽了笑道：「說什麼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送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器，這也值得放在心裏！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來旺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裏先支二百兩銀子來，」來旺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裏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來，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裏面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鑲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來旺媳婦，命他拿去辦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第七十二回）「太監」就是「宦官」，這一種制度乃是封建專制的必然產物。宦官之于封建專制的

皇帝是必需的，因為皇帝對於女色是唯一的最大的漁獵者。俗話說，皇帝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至於宮女更是不計其數。同時皇帝又是極端的妬嫉者。他既佔有的女子，絕對不許人對她，她對人，有什麼愛情的勾當，因此就需要受過宮刑的人在內廷供奉，以防奸淫。這種人就是宦官。他們既終日近在皇帝左右，便能伺機影響國家大事，而高官厚祿之人，往往和他們交接，以固榮寵，為禍之烈，古今同慨。賈府雖然是外戚，却對於他們也不得不敷衍，賈璉聞而逃避，其討厭可知。但是鳳姐居然應付過去了。她對小太監的話，非常慷慨，但同時把自己的首飾拿出去押當，就是示沒有錢，使他回去告訴夏太監，知道賈府也艱難。這種應酬表示不得不爾，勉為其難。至於小太監說還錢，她說要『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暗示給對方，使他知道，我們應酬你已經不知多少次了！但是話說得很婉轉，又不得罪人。鳳姐真是個能任繁劇之才，假使她生在今時，有了外國語言和政治經濟的修養，一定是個偉大的外交家和實際的政治家。第三巧於使人歡悅而不失身分。鳳姐的言語天才並博得賈母的歡欣，能引逗得賈母及在座的人哈哈大笑；並且聽了心裏快活。有一次賈母要給鳳姐做生日，把大觀園中太太奶奶小姐姑娘甚至有體面的女

僕都遞了來湊分子，「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那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吧了！」尤氏、李執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吧！」賈母忙和李執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裏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吧！」鳳姐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攪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反替大嫂子出十六兩！」（應該是十二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爲鳳丫頭化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裏補上，我還做夢呢！」說得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的這分我替他出了吧！我到那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那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倒也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唯有鳳姐說出話來能使賈母

「呵呵大笑」；且不僅能侮賈母大笑，而在談笑之中，把事情處理得也很公平。又有一次，薛姨媽李嬌娘尤氏和賈母談論鳳姐，說「他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第五十二回）大凡說這種話，若是別人，身當其境，便很難有話說，縱說，也不過自己謙虛幾句完事，鳳姐則不然。她却用了，「金針倒頂門」的工夫回答賈母，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過我十倍，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同上回）這番話雖然推翻了賈母的話，否認了自己「活不長」的讖語，但同時又恭維了賈母，無異給她祝壽。而自己的身分也站得住，這是多麼巧妙的詞令啊！第四鳳姐說話，不但對上能使人喜歡，即對下也能會要買人心做順手人情。有一次賈璉的奶娘找賈璉給她兩個兒子找工作，「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好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各人身上貼。可見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

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沒的自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第十六回）說得何等冠冕堂皇！末後兩句，弦外之音，且刺入買鹽心坎！但一語雙關，那得不令「滿屋裏人」發笑呢？所以李執當面批評她道：「真真你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兒！」（第四十五回）這是形容鳳姐的爲人玲瓏剔透，說話四方葫蘆圓，又好聽，又好看，拿到手裏又滑潤，真是絕妙好詞。

其次是鳳姐之貪。貪是人類社會一個極難打破的關頭，尤其是聰明人所容易犯的罪惡。人既貪了，什麼人的錢都要。且說鳳姐對於大觀園的姊妹們，丫鬟們的錢她都攔住不發，借着公家的錢，拿出去放高利貸，有一次「襲人問平兒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的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右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嚇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悄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這短錢使，還沒個足麼，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着這一項

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撥了，又放出去，只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有上千的銀子呢！」襲人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得利錢，哄我們歡等！」」（第三十九回）這還不算，她既貪，自然人家也就投其所好。賈芸要在大觀園謀差使，先托賈璉，看看不行，轉過頭來要打通鳳姐，於是千方百計從薛金剛倪二那裏借了銀子，買了上好麝香送了鳳姐做包袱，這才達到目的。鳳姐不但這個錢要，即使比這更不堪的錢都要。她因賈璉私娶尤二姐把寧國府鬧得翻江倒海：一面拿三百兩銀子打通衙門，唆人使尤二姐的未婚夫控告賈璉，一面又訛詐尤氏五百兩，倒賺二百兩，這個錢也只有她要！（參看第六十八回）不但此也，她爲了貪之一字還拆散了人家的婚姻，害了人家兩條性命，事情是這樣的：鳳姐生辦秦可卿的喪事，「一直把靈柩送到鐵檻寺，自己却帶着寶玉秦鍾寄宿饅頭巷，老尼趁機央求鳳姐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裏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巷內出家的時候，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裏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取金哥，打

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已有了人家，誰知道李公子執意要取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情，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偏不許退定禮。我想如金長安節度使雲老翁與府上相契，要求太太與老爺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攢眉凝神半晌，歎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裏，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望他的謝禮，倒像府裏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相信，什麼地獄報應！」淨虛說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送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了，喜之不勝，忙說：「有！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緯，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也不要，便是二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

開恩他吧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第十五回）第二天「鳳姐將昨日老尼之事情悄悄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相公，假托賈璉所屬，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靈光，久欠賈府之情，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第十五回）「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一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是鳳姐膽識俱壯，以後所作所爲，諸如此類，不可勝數！」（第十六回）從這一段故事中我們可得以下幾個結論：

（1）鳳姐雖巧，却墮入了老尼術中；老尼不直說找她，是激將法，亦是釣者投餌的伎倆，讓你自已上鈎；

（2）鳳姐根本漏點在一貪字，不然，也不會入招；

(3) 鳳姐爲了三千兩銀子破壞人家的婚姻，傷害了兩條性命，其罪不容於誅。

(4) 鳳姐是個無神論者，因爲她說：「我從來不相信地獄報應的，」自此胆子越過越大，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則害人性命等事以及貪利枉法等事，當然亦不可勝數；

(5) 張財主有個可敬可佩的女兒，長安守備有個知情知義的公子，竟以身殉。這就等於宣告當時的政治的黑暗，法律的無靈！

而且鳳姐既做這些事越做越胆大，那她的貪囊一定是很可觀了。我們看後來查抄榮國府時錦衣司官在「跨房抄出兩箱地契文書，一箱借票，都是違禁取利的」(第一〇五回)「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家貨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已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同上回)據此看來，鳳姐的體已現金已有七八萬金之多，諸位！要知道：二百多年前的七八萬金，就今日法幣價值和生活指數，與昔日之貨幣價值及生活指數比較計算，恐怕總有好十幾萬萬萬！鳳姐之貪婪好

貨，「重利盤剝」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說鳳姐之毒。鳳姐之毒辣在大觀園中是盡人皆知；從賈母以下是早有定評的。林黛玉初見鳳姐，賈母便給她介紹道：「你不認得她！她是我們這裏有名的潑辣貨，南京所請「辣子」，「你只叫她「鳳辣子」就是了！」（第三回）這鳳辣子的辣手大觀園的一般人都領略過的。當她担任寧國府治喪主任時，都總管來陞告誡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連二奶奶管理內事，……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硬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第十四回）這還是好的批評，興兒的話更是一針見血！他告訴尤二姐道：

「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之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有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但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旁邊撥火兒！」（第六十

五回）

又說：

「（他）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同上回）

興兒是從他的直接感覺立言，雖然是感情衝動，有些過火，但形容鳳姐趨利避害，討好厭憎「嘴甜心苦」着實不冤枉她。鳳姐之毒，便更可怕了。但這並沒有形容過分，就事實看來，真是適當的考語。我們單拿她對付賈瑞一件事來說，她的毒辣也就夠令人駭怕了！原來：有一次舉府家宴，鳳姐兒正在園中看「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認不得了！」鳳姐兒道：「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裏！」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裏清淨地方，略散一散步，不想就遇見嫂子，不是有緣麼？」說着拿眼睛不住地觀看。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

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和你說話。等開了再會吧！」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裏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吧！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裏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裏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纔知道我的手段！」（第十一回）依常理而論，荀子說得對：「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荀子非十二子篇）鳳姐果真看他那種缺少莊重的樣子，嚴詞痛呵！賈瑞怎敢在老虎頭上拔毛；不然，便稟明家長嚴重處罰他，若果賈瑞猶不知悔改，再設法加以懲處纔是正當辦法。鳳姐用笑語笑容，引逗他，一步一步地把這個傻瓜拖下火坑；賈瑞固不齒於人類，而鳳姐之罪實浮於賈瑞，真是不可勝誅了！因爲她既引誘賈瑞，拿着他要，賈信却信以爲真，時時調鳳姐那裏打趣，有一天，平兒假借鳳姐名譽已舉，並說：「專有端大爺使人來打聽動靜

在裏面，他裏面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呸」了一聲說道：「這畜生生活該作死！看他學了怎麼樣！」平兒道：「這瑞老爺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裏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麝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越這樣心思叫他不得好死！」平兒加上了這一把火，於是鳳姐更加決心治死他了。

「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自有道理。』」殺機已動，賈瑞真是自投羅網了！於是她便命：「請進來吧！」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送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錫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得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兒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着，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騙說，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

以纏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兄弟兩個強遠了！我看他們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觀著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著什麼的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禱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裏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裏人過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有別人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裏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人來往，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闐」的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竊跡，將門敲了幾，剛得縫插一線，此時要出去已不能了。南北俱是高牆，要跳也無

透窗透，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時，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不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觀他背着臉，一溜拖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二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卽賭，嫖娼宿妓，那裏曉得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捏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外，不稟明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一何況是撒謊？因此發狠揪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第十二回）此時若果賈瑞能因此覺悟鳳姐對他的玩弄，和祖老家貧的境况，懸崖勒馬，斬斷妄念，這可以得救，但這非有風慧，有大勇的不諾，賈瑞何足以語此？所以他雖然遭了打，可惜他「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

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裏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這裏那間空房裏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來喚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吧！」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裏便動兵派將，設下圈套。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直吃了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影，右聞也沒聲響，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一夜不成？」正在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裏「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椅子硬幫幫就想頂入，忽覺燈光一闪，只見賈善舉着個蠟台照道：「誰在屋裏？」聽見炕上那人笑道：「看大爺要命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直躲得無地向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賈善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碰二姨已進會到太太跟前說你圖戲性，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

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重重謝你！」賈善道：「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善道：「這也不妨，寫個「賭錢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吧！」賈瑞道：「這也容易！」賈善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善收起來，然後勸賈善，賈善先敲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善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詞前詞）賈善兄弟的一切舉動，自然都是受命於鳳姐的，稍微存心忠厚的人，做到此處，料他知罪，已經夠了，但是鳳姐是不饒人的，而且一不做二不休的，所以「賈善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太太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裏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善，仍熄了燈，出至院外，摸到大台階底下，說道：「這個窩兒好！只蹲着，別睡一覺，等後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賈善此時身不由己，只得

驢在臺階下，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豁刺刺」淨桶尿裏，從上面直滾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賈瑞忍不住，「呵呀！」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冰冷打戰，只見賈善過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腳掉在茅廁裏了。」一面卸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滌。心下方想到鳳姐玩他。（同上回）但他若果能從此漸漸妄念，猛省回頭，未始沒有救，但他雖也「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又恨不得一時撲在懷裏，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自此睡裡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恩尚且難禁，况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的人，尚未娶親，還來想着鳳姐不能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棉，眼中似醋，黑夜作燒，自日常倦，下瀉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證，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這只存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皆不見效。」代儒向王夫人討人

參，王夫人叫鳳姐務必「秤二兩給他」，鳳姐却左支右吾，弄些雞碎給他，並不給他好的。這表示鳳姐必欲其死而後已！後來有一個跛足道人對他說：「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一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保矣！」這鏡子上面鑿着「風月寶鑑」四字並囑咐他看照時，「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因為正面現出鳳姐站在那裏點首兒叫他；反面却只見一個骷髏。賈瑞先看反面嚇怕起來，趕忙掩起，所以賈瑞只看正面，越看他的單相思病害得越凶，結果一命嗚呼！論賈瑞這種人執迷不悟，只看正面，不看反面，死也是活該！不過鳳姐想方設計，引誘他害起相思，致之死地，其用心之毒，實是少有！不但此也。鳳姐既知賈母對於寶玉婚嫁，決捨黛玉而娶寶釵，便不惜犧牲黛玉的性命和尊貴，鉤心鬥角，想出掉包的方法，又想出一個偷梁換柱之計，邀賈母歡心。黛玉死時，大觀園，除了李執和探春外，沒有一個正經主子來看過，尤其是鳳姐，忍心害理，只浮上水，什麼骨肉至親皆不能阻止她的毒手！但是你若正面看，鳳姐何嘗不是滿面春風，滿口道謝，也不曉得她欺騙了好多人！害死了好多人！若從反面看她，便要望而却步，還敢對她轉什麼念頭呢？這「正反」二字乃是觀察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及人類相與之種種現象

之最善法門，也就是辨證法的最高點。

其次是鳳姐之妬。妬也是人類中隨着經濟生活與其它社會生活之發展所必不可免的一種情感，基督教的上帝還自稱「我是妬嫉的上帝！」就是說：我是世界唯一的神，天下萬國皆應當奉我，崇拜我；你們所崇拜的別神，皆是邪魔外道。凡是一神的宗教都是這樣：佛教的神和回教的也是如此。這種情緒在類人的性生活上更表現得充分。不過在原始民族制度的社會裏人類的最初婚姻形式是在一部落之內無拘束的性交，就是「一切女子屬於一切男子，而一切男子也屬於一切女子」這時並沒有妬嫉可言。妬嫉實屬於婚姻形式發展到一夫一妻或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制的時候。所以我們談到近代的性生活，在一定的條件下，不能不承認男女的妬嫉是應當被合理地承認的。所謂條件就是彼此的愛是最單純的，唯一的：有一方不單純，那對於對方的愛之接受就不好發生妬嫉，這是後話。我們且看鳳姐之妬如何？鳳姐生在二百年前，中國的封建專制正在鼎盛的時候，男子，尤其是統治階層貴族的男子，三妻四妾，是被公認為合法的；女子則不能不貞。鳳姐是賈璉的正妻，原來她賤賤來的丫頭平兒照例是賈璉的妾而外，這時還沒納其他姬妾，就是平兒，賈

賤也不敢彰明較著地和她親近，還敢和別人發生關係麼？但是賈璉本是一個色情狂，是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因此就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滿足他的肉慾了。其中表現鳳姐之妬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鳳姐之女大姐兒」出天花的時候，賈璉與鳳姐隔房，遠搬出外書房安歇，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但這是只可暫不可久，「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賈璉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她做「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驕妻，外懼廳畫，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回，去搭惹。」（第二十二回）自然容易成功。「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款」便如此這般，多姑娘兒使出過人的奇趣，賈璉也不禁醜態畢露，自此兩人遂成相契。後來大姐兒好了，賈璉搬回上房後，「平兒收檢

外邊拿進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綉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側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賈璉小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又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了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是了，怎麼還有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半個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那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臉，使臉色，求他遮蓋。」（第二十二回）鳳姐命平兒查看賈璉外邊搬來的東西，賈璉聽見「臉都黃了」可見鳳姐之妬也有八分了；賈璉並使眼色求平兒遮蓋，更足形容鳳姐之妬而且悍了！又有一次，賈母攢撥分子給鳳姐做壽，大觀園上上下下吃得正熱鬧的時候，鳳姐兒剛起時

離子來了，起了一場大風波。原來鳳姐正在受衆人的稱觴祝壽，黃湯已經灌得差不多了。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裏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宵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驕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着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裏的一個小丫頭正在那裏站着，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攔着不聽，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格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台階上，命那小丫頭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廝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裏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嚇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磕頭求饒，鳳姐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麼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着房裏無人，所以跑了。」鳳姐道：「房裏既無人，誰叫你出來的？你便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拉着嗓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還和我強嘴？」說着，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

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聽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搗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給這頭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裏，打發我來這裏，瞧着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問道：「你瞧着我做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嚇得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二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了，丫頭便說道：「二爺是纔來，來了就開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隻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給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嗒們家裏來了！」二爺叫我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又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子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着名字喝着，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睜道：「你早做什麼了？」

這童子……鳳姐來至窗下，往裏聽時，只聽裏面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纏好下？」賈璉道：「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睬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無子委曲不敢說，我命裏怎麼就該犯下夜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又因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裏，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付度，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一脚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揪着鳳姐家的廝打，嚇唬平兒，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罵道：「好媳婦！你偷去去漢子，還要活死主子老婆，平兒還來！你們媳婦們一條藤兒，嫌着我！」說着，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乾哭，罵道：「你們做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着，也把鮑二家的搨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也又氣又愧，只好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媳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

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裏說話，爲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着平兒，偏叫他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勸解，這裏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裏，叫道：「你們一條一條兒害我，被聽見，倒都嚇起我來！你也勸死我吧！」賈璉氣的牆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同上回）賈璉這種只知滿足肉慾，餓不擇食似地嫖女人，當然不值一談，而鳳姐之因妬而潑，更是火上加油，驟乎其難的鮑二家的，終因此吊死。這也表示地主貴族對於奴才的真操是可以隨便蹂躪的，她們的生命——生與死皆無大關係的。不過，鮑二家的，還不是鳳姐直接置之死地，而是因辱而自殺的，至於尤二姐，則是鳳姐因吃醋而活活地把她逼死的。原來，這尤二姐不是別人，就是東府裏賈珍的夫人尤氏的妹妹，不過，她的母親乃是尤氏的後母，而這個尤老娘是個二婚頭，二姐三姐是她的一拖油瓶」所謂「拖油瓶」就是前夫的兒女帶到後夫那裏來的。二姐三姐雖然同母，但是性格完全兩樣，我們談到尤二姐時，絕不可聯想到尤三姐；三鳳我們從來要尊重他會聽話，賈珍對於他的這位小姨已經垂青已久，而二姐已娶是盡了

惟時家中時了，不惟賈珍，即賈妻也極難擺佈，賈珍也看中了，轉與賈妻從中調處；得賈珍的同意，便娶了她做二房，瞞着鳳姐，在外邊租了房子另住，賈珍父子之意，以為這末一來，他們更好趁機求歡無所顧忌；那知事爲鳳姐所知，卑詞厚禮，和顏悅色，恭恭敬敬地把尤二姐騙進賈府。說是以平等相待，姊妹相稱，實則是存心要逼死她，因爲她既把尤二姐騙到家裏，尤二姐原是真心實意，委身相依，那知她是投身虎口！鳳姐把她的心腹丫頭善姐派去伺候尤二姐，遇事給她不遂心，始而還可以喊得動，繼而連飯也不給開了；鳳姐一方面暗唆尤二姐的未婚夫上控賈璉於都察院，說賈璉「國孝家孝」在身，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親，停妻再娶」等語，一面加緊凌逼二姐，可巧賈赦又把大丫頭秋桐賞給賈璉，鳳姐雖然未免恨上加恨，妬上加妬，但兩敵當前，只好遠交近攻，借秋桐以殺二姐，然後再慢慢對付秋桐，這便是鳳姐老謀深算的得意手段——「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第六十九回）一面對二姐假意殷勤，口是心非；一面激動秋桐與二姐作對。等到秋桐大罵二姐，她便「縮在屋裏，只愁着不敢出聲兒，」又唆使秋桐在賈母面前說二姐怎樣怎樣不好，「破鼓一齊擂」各方面湊攏來，把一個「花爲腸肚，雪作觀

「庸」的人——尤二姐活活氣得懶懶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而「家醫」又被庸醫誤投一劑藥，把她所懷的男胎打了下來，二姐此時自然是痛不欲生，又加上秋桐百般辱罵，於是吞金自盡，「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孤負了我的心！」（第六十九回）這兩條命債應該完全記在鳳姐的血帳上！「自然」直接殺人者是鳳姐，而促使鳳姐因妬而殺人的乃是封建社會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研究社會問題的，又不能專從道德觀點出發，而從產生這種妬心的婚姻制度，社會制度着想，纔是科學家的態度。

其次是鳳姐之淫。鳳姐既然有才貌，又生長富貴家庭，自然對於性生活的要求也不會低於男子。她的荒淫處，本書沒有直接的敘述，但從字裏行間，或他人人口中，也可以推得一二。有一次劉老老正在和鳳姐談話，「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裏小大爺進來了一』」鳳姐忙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一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天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心裏不是，直不是，鳳姐笑道：『你只管坐！這是表姪兒。』」劉老老聽

擡擡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嬡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嬡子的那架玻璃炕屏，因兒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路擺一擺，就送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勸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嬡子若不惜，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嬡子只當可憐娃兒吧！」鳳姐笑道：「也沒見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裏也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纒吧。」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吧！」鳳姐道：「破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鎖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吧！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的退去。」（第六回）我們閉着眼睛，心領神會地把鳳姐和賈蓉會談這一段敘述想一想，把賈蓉的態度鳳姐的神情和那臨去而又叫回的那種低回流連，慢慢出神的意態，細細地咀嚼，則箇中關係，也就可以讀出幾分

來了！則鳳姐與賈蓉之間實已超出普通孀姪的關係了！還有一段故事也值得我們來推敲推敲：有一次，寶玉從「前頭房屋」出去，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倚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個小廝們拿花盆兒，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裏，鳳姐命人取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紙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頂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帳，又不是禮物，怎麼這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吧！」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拾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麼？」寶玉道：「我屋裏人多得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說，我就叫人帶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呢，有話等回來吧！」說着——」（第二十八回）便一直走了。鳳姐還要對寶玉說什麼話，至今是個迷！自然我們不能說她們嫂叔之間有任何微妙的關係，但鳳姐這麼一聲：「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

不能不令人回憶到她叫蓉兒回來那種聲音！或者有人說：「這太莫須有了，太周納了！」是的，但焦大的話，不能不包含着鳳姐的分兒。有一次寧府親戚秦鍾——賈蓉的小舅子晚上要回家；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咧！」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裏人這樣，還了得麼！」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老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餓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在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昧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嘗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再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又派了他！」鳳姐道：「何嘗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莊子上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可齊備了？」衆媳婦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見燈火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特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

管輅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焦大太爺，蹣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高聲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捆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裏有賈蓉在眼裏？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們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你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裏，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非笑話？你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鷄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你們鬻子折了往袖子裏藏？」衆小廝見他

說出話來，有天沒日的，嚇得魂飛魄喪，便把他摺起來，用上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裝着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裏胡謔！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抽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說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咱們回了老太太，家學裏說明瞭，請秦鍾家學裏念書去要緊！」」（第七回）焦大好似梁山泊上的花和尚魯智深，吃醉了酒是要弄事的，但是「酒後吐真言」，他說的話大概是不離八九，因為榮國府的人都聽見，尤其是鳳姐賈蓉「都怎麼着不聽見」，便先軟了一着，所謂「爬灰」云云，大概是賈珍和秦氏而言，而所謂「養小叔的養小叔子」鳳姐聽了似不能無動於中，但有人要說：鳳姐之淫若以這等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一時酒後辱罵之辭爲定讞，則未免有失審慎。好，現在我們再拿賈璉自己批評鳳姐的話做個證據如何。有一次，賈璉「揀着」小兒「求歡」小兒奪手跑了。「急得賈璉彎着腰恨道：『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小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肯賞我呀！」

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罈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兒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第二十一回）把賈璉口中的「小叔子」和焦大口中的「小叔子」對照起來；把鳳姐嘗着劉老老所叫出的「姪兒」和賈璉口中的「姪兒」對照起來，則鳳姐之淫，也可成爲定論了吧。

最末說：鳳姐與賈府。鳳姐出場是在賈府還算興盛的時候，但在她總理榮國府家務的當日，賈府也漸漸露出日即衰敗的現象了。大凡貴族家庭只知衣租食稅，追求享樂，自然會漸漸顯出他那「捉襟見肘」的現象來。因爲租稅所出，和農民的血汗總是有限的，而他們的窮奢極欲是沒有止境的，自然就感覺到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了。鳳姐想提議減少各房和婢僕人等，探春把大觀園中的空地和花草都租給老婆子們，視爲興利除弊之策。賈母的飯僅僅夠吃，別人便沒有添的，鴛鴦至有「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之歎。賈璉鳳姐甚至央求鴛鴦偷賣賈母的體己東西；「鴛鴦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麼不泡好茶

來！快拿乾淨盞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完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裏的禮，又要預備娘娘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要二三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得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第七十二回）這證之以賈珍和烏進孝的談話，更加明白。「賈珍道：「如何呢？我這邊倒可以，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比不得那府裏（榮國府）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却又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裏賠了許多，……」烏進孝笑道：「那府裏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嗎？賈珍聽了，笑向賈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好笑不好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那裏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數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精窮了！」……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

那府裏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孀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第五十三回）凡此種種都是鳳姐當權的時候親身經歷的，自然她不能與它沒關係了。加上她那貪賊狂法，假公濟私，「官船漏，官馬瘦，」都飽了她的私囊，一個蕩蕩烈烈的侯門公府被她弄得馬仰人翻，「鳳姐之罪大矣。」結果她一生的積蓄也隨大觀園的被抄而喪失殆盡，一命嗚呼！我們可以說：鳳姐的出現於大觀園的舞台與她的沒落實與賈府的命運相終始。

四 幾個奇女子

大觀園中的人物上自賈母，下至一婢一僕無人不是各有其特性，就是各有奇處：不惟美的奇，醜的也奇；不惟善的奇，惡的也奇。我這次整個講演，側重于大觀園中一些女子，理由在第一次已略略表明。但是大觀園中，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幾百口子，女子至少有一半，這一兩百口子，若是一一說來，自然絕不可能，現在只能割愛，選擇其中最富特性，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提出八個人來說一說；這八個人就是：

妙玉 尤三姐 晴雯 司棋

鴛鴦 紫鵲 平兒 襲人

至於香菱，前次所說已足表現其爲人；賈氏四姊妹則在說賈母時，將加以描述，侍書也要附帶及之。掛漏所不能免，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不過有一事要特別聲明，凡我所提出的這些女子，只從奇之一點出發，至她們的善與惡，忠與奸，正與邪，是與非，一聽衆人之評判；見仁見智不願有所意必也。現在先說妙玉。

妙玉的來歷書中不曾敘得明白，我們只知道她是賈府預備貴妃省親，接她進了大觀園，來做點綴品的；第十七回只說她是『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民，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婢，一個小丫頭伏伺。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城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著。他師父精演先父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書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柩回去。』這是林之孝家的報告王夫人的話。這裏我覺得有一點可疑。妙玉既是仕宦之家的閨秀，因何出家，她的爺娘姓什麼，爲什麼不明白地表面出之，這大概是有什麼不得已罷。依我的揣想（自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妙玉出家的原因，並不如她自己所宣布的『因……多病。』照我們幾十年短短的經驗看來，女子出家，我們雖然沒有這種統計，原因大概是由於舊式的戀愛的失敗；這其間包括對等的戀愛之被遺棄，或爲人作妾者之被遺棄，或不堪大婦之虐待，而削髮爲尼，或因家庭環境不良，頓生厭世之心，遁入空門。凡戀愛失敗或被人遺棄的費

不願露出自己的真姓名，蓋舊時道德觀念恐貽自家門第之羞也，妙玉之不表白家世，或係由此。但我們有了這種假定，對於我們後來研究妙玉的爲人和性情，或許是有幫助的。妙玉的文學很有根柢，有一次正當賈母帶着全家在大觀園賞月，黛玉和湘雲兩人獨在品凹館聯句，直聯到夜闌人靜，黛玉方念出『冷月葬詩魂』之句，『一語未了，只見園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下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弄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裏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腳走到這裏，忽聽見你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丫頭還不知在那裏找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裏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人遂一同來至蘊翠庵中，只見籠爐猶青，爐香未熄。幾個老嫗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她起來，現烹

。忽聽拍門之聲，丫環忙去開門看時，卻是紫麟，翠蓮與幾個老婦，捧來找梅蘭香。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裏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裏都找到了！那小亭裏找時，可巧那裏上夜的正睡醒，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裏裏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裏了！」妙玉忙命丫環引他們到那邊去坐，捧着吃茶，自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了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務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效麼？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妙玉羞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倒接後力不加，我竟要猜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過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弄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去了咱们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正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做家私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讓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

「香篆銷金鼎，冰脂膩玉盆。簫增嫠婦泣，衾倩侍兒溫。空帳悲金鳳，閒屏散彩鴛。露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猶步縈行沼，還登寂寞原。石奇神鬼縛，木怪虎狼蹲。崩風朝光透，不覺露曉屯，振林千樹鳥，啼谷一聲猿，岐熟焉忘徑，泉知不問源，鐘鳴繡翠寺，鷓鴣稻香村。有興悲何極，無愁意豈煩。芳情原自遣，雅趣向誰言？徹旦休云倦，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卽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讚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含近就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卻天天紙上談兵！」（第七十六回）妙玉續句十三韻雖也有一兩韻好的，但通體說來，只平平，不過於此也可見她於此道是內行，聯句很難做得好詩。也難怪她。

妙玉不但懂詩，也會下棋，七絃琴也是知音。她的棋在賈四姑娘惜春之上，琴的造詣比較更高些。有一次，妙玉從蓼風軒（惜春所居）那裏出來，寶玉領路，灣灣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咯之聲，妙玉道：「那裏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琴。」

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嗒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小石上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

美人千里兮獨沉吟，

望故鄉兮何處？

倚闌干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

照軒窗兮明月光

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

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歌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二疊，咱們再聽上裏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

子之遇兮多煩憂，

子之與我兮心焉相投，

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又是一拍，何憂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的音，也覺得過悲了！」裏頭又調了一回絃，妙玉道：「君絃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裏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

天上人間兮感風因。

感風因兮不可憐，

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君絃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聽得君絃「碰」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第八十七回）據此看來，妙玉對於中國的音樂確算得知音。因為「聲者之道」出於人心之自然，在音樂中，尤其是在七絃琴上，可以聽出人的喜怒哀樂愛惡欲的情緒來。

妙玉之文學與音樂的天才和修養既如上述，那麼，妙玉之性情又怎樣呢？妙玉的性情可以兩字括之：就是「孤癖」，而且乖僻得不近人情。有一次寶玉的生日，大觀園諸姊妹和嫂嫂正在給他做壽，妙玉打發一個人送了一張粉紅箋紙來，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因為「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打算去問黛玉，可巧路過那岫烟（邢夫人的姪女）「寶玉忙問「姐姐那裏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流俗人」」隨隨嘆道：「他這來

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幾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鑪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裏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裏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不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不合時宜，權勢不寧，竟投到這裏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第六十二回）因此寶玉便把這件爲難的事告訴鮑二，說着，遂把一封信取與鮑二看。鮑二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蕩的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寫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寶玉聽了，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鮑二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奇怪這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是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鑰，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世外之

人，」又常讀「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爲「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於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捨他的心了！」（第六十三回）這種真夠乖僻的了！但只是在名相上兜圈子，不惟說不上佛，也說不上有得於莊子，因爲佛與莊最大的努力就是要打破一切名相。

妙玉只是乖而已矣，僻而已矣。但他的潔癖更是夠受！第四十一回說：「當下賈母整過了素，又帶了劉老老至栊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看，一面便往東廊邊來。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賈母留神看他怎樣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道：「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甚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

「劉老老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便好了。』」
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官窑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搗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過？」茶罷，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撇下？」茶吃，這裏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黛玉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將那放箸的茶杯別收，「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醜，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着「蘇杭」兩個字，一個後面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澄珍玩」，又有「宋允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蘇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兩盞，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盞」，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當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珍奇，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難道這一個俗氣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盞」

「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二十個金龜，一盤雞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白吃兩口。」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糟踏！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即是二解渴的藥，三杯是飲膩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呢？」說的寶釵黛玉都笑了。妙玉執盞，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清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陪茶，是託他兩個的福，獨你壞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了。」黛玉問：「這也是舊年的兩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大觀園香寮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壺，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細的兩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醜陋了，白擦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想，

點頭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了。妙玉因劉老老吃過的，便不叫攪，要把那成窑五彩小蓋鍾收了進來。因為劉老老乃是鄉下的土老上，牛屎屙在嘴自然是醜陋的，妙玉之潔癖真正有個八開，而且這一事實不只表現妙玉的好潔，並露出她內心中對於人類的社會觀念。但是她這種怪僻的性情，也只有寶玉體貼得出。所以他連忙接口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醜陋了。只說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盥漱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早晚備小兒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妙玉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勸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寶玉道：「這是自然的。」（四）一回妙玉的文學修養，她的音樂造詣等等既如彼，她的態度和潔癖又如此，大家一定會驚訝道：「這真是個奇人！」但是我們若追求她的生活狀態，則她的這種態度和性情，不是不可解釋的。因為（1）看她的文學修養，藝術造詣，必然是出身富貴之家；（2）看她不露真姓名，大概是在戀愛戰場上失敗而被遺棄的人。人生受了這種打擊，她的性情必然要受得劇烈的變動。——結果必變成古裏古怪

的脾氣，就是乖僻，事事不近人情。我自己曾經遇見一個少年尼姑，她雖沒有妙玉那樣才華，但她的中文也不錯，唯識學也有好多年的功夫了。她那種多猜多忌，不近人情的性情行爲，倒也差不多可與妙玉拜姊妹了。然而因爲他對於人情世故一點也不知道，忽而還律，忽而爲民，忽而留髮，忽而削髮，幾乎爲人所誤。我細細觀察她的這行動，知道她之離羣爲尼，大概也是情場失敗的結果。因情場失敗，而生活偏枯，憂鬱，得不到性的調劑，性情行爲自然會流於偏倚，久而久之，遂習若天性了！不是奇人而是妙玉所自稱的『畸人』了！但是也不過是『畸』其形，其心則實未嘗『畸』也！因爲她的內心也和我們一樣地愛好人類的同居生活，她的心靈和肉體也和我們一樣有一種迫切的需要。——性需要的調劑，並且需要得利害，需要得像餓貓一樣，諸位不信，請聽我道來：——當她和惜春正在下棋時，寶玉來了，寶玉見了尼女，是最會殷勤的，一面和惜春說話，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樵子。』（第八十七回）爲什麼忽然把臉一紅，不是有動於中麼？她不答言，比答言還要一怔情深，『低了頭』並不是『看棋』，而是神魂飄蕩，藉着『看棋』想

欣那「心猿意馬」罷了！底下說得更明白「寶玉自覺這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擡，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同上回）妙玉見了寶玉，又聽了他的「輕易不出禪關」一句，已是躊躇不安，又被他這末一挑，更是塵心陡萌，情不自禁了，所以臉上纔不知不覺地「紅暈」起來。這時妙玉心裏一定在說什麼在家出家？什麼心猿心慧？老實說，假使不是種種關礙，我也與林黛玉寶釵一樣，和你耳鬢廝磨，形影相伴，以慰我這一顆渴望溫情的寂寞心靈呢？諸位不要說我是鑲鍊周納，其實我正是和弗洛夷德（Freud）一樣，在做心裏的分析。諸位不信，請再聽我道來；妙玉自從和寶玉白天接觸以後，又聞他一陣聽到林黛玉的琴音和歌吟，回至卷中：

「掩了卷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咯碌碌」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下了

一閃，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嘶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榻上坐時，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茶便恍（似應作恍）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取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持刀執燈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同上回）

妙玉的夢乃是日間和寶玉打了交道以後所引起的種種心情和平日所浮泛在腦裏的思想之複映；如同影片一般，經過一種電力的發動，便一幕一幕地映了出來。因為人類有一種潛在的意識，凡人心有所欲而不可以告人；或受某個至親，而為禮教所束縛，不敢明言，潛在意識是沒有什麼道德觀念的，但同時人類經過極悠久的社會生活和某一種禮教觀念所薰陶又形成一種意識，它時時顧到社會的利害，所以人作夢時，有兩個觀念在衝突；一種是要衝破一切障礙，直舒胸臆；一種則加以反對，此妙玉之所以有種種矛盾的夢境也。後來她的結局，竟不出她的夢中所預示的兆頭——被人搶去，雖不能說有什麼直接間

果關係，但他平日「畢竟塵緣未斷」不信「一念不生，萬緣俱寂」，如四姑娘所說，「則無可諱言」！然而我要特別聲明一句，我不是用佛教觀念論妙玉，也不願人「一念不生，萬緣俱寂」，「其實」不生「是不可能」，「俱寂」也絕對不可能！

尤三姐真是可敬可佩，可親可愛，但她偏生在尤氏的後娘尤老娘懷裏，給她做了「經濟」，推到尤家又逼她到賈珍父下是她們的至親！尤三姐又偏偏因賈珍父不認得了賈璉，便上下動，偷偷地，不明不白地嫁給賈璉做二房。又偏偏地糊塗運路上救了薛蟠，又偏偏遇到賈璉，給她做下媒，把她許給小柳，可謂「天從人願」，「那知小柳誤把三姐也當做二姐看待；又因東府（寧府）穢德彰聞，甚至當面對寶玉說：「你們東府裏，只有一對石獅子，是潔淨的。」因而對於三姐的貞操發生懷疑，遽發生討回送定禮的「鴛鴦劍」；「取消婚約」，爾三姐竟引劍自刎的悲劇；小柳實無福消受這女中豪傑的溫柔！但是三姐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值得我們馨香頂禮的，單拿她那天晚上對付賈珍兄弟的那一幕說，比項羽刺楚王的鴻門宴上樊噲所表演的身手還要存聲有色！却說賈璉娶了尤二姐正在心滿意足，而尤二姐因三姐的婚事沒有消息，又因賈珍放了尤三姐，自然觸意尤三姐，那天晚上偷偷地跑進

賈璉的小公館裏，可巧賈璉也回來了，尤二姐和賈璉就想就此做成這事，賈璉遂跑到書房裏，「忙命人拿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爲什麼不和我大哥吃個雙杯兒？我也敬一杯給大哥和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咱們清水下糰麵，你吃我看！提着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麼？這會子化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撞錢了算盤了！我們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儻來的錢兒，插不進去！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她是什麼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以罷！儻或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半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吃酒怕什麼？咱們就吃！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吃了半杯，揪過賈璉來就灌。」

「我倒不會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咱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灑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是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慣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答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塵連聲，又說：「將這壺酒來

要樂！喫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裏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第六十五回）尤三姐不但把賈珍賈璉當做「牛」和「狗」看待，使他們近她不得；並且喜笑怒罵，直把兩個艷包的公子哥兒，玩弄於股掌之上，「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鬆的挽個鬢兒，身上只穿着大紅襖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袴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罩，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幾盞酒，越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賈珍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鬥口，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灑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擰了自己兩門睡去了。」（同前回）尤三姐所以如此發練，並非偶然，乃是深深識透這些執拗子弟的心理，不如此不足以鎮懾他們那種「癩

那種肆行無忌的行動。不但此也，並且再進一步，露這便是現在摩登小姐坦胸赤腿現出那足以引誘人的肉的美是叫人愛慕，但對於人家的愛，却未。尤三姐故作此態，乃是示以色相，同時又使他們可望而不可，爲天下後世被人欺污的女子出了一口不平之氣！但是列位！真沒有性的需要，卽異性愛麼？大大地不然！因爲：

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嗒們金車一般的人，白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同上回）

表示她的自尊心，真正有自尊心的人，才能自愛。另一方面表示她的銳利於世情極其透澈，所以不肯白糟蹋了自己的身子。但這只是表示她對於愛情的態度。而且她不是個無情的女子，因爲她十分慎重，不肯輕易表示，而且

人世澆漓，滿意的人不易得，不得不加以選擇，即有所擇，亦不肯輕易透露，一日尤二姐和賈璉備了酒請她吃飯，打算誠心相勸，尤三姐「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

「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咱們娘兒們微息，都妄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侮，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裏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同上回）

尤三姐這一段慷慨陳詞，簡直可以做我們的「愛經」讀，第一她在二百年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禮教圈子內，竟而標出自由戀愛——揀一個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的旗幟，身體而力行之，這是何等的先見！何等的勇敢！第二：她始終瞧不起貴族世家中的纨绔子弟，所以決心不跟賈珍一輩人打交道，因為她「心裏進不去，」恐怕「白過了」

世。」這又是何等自尊自愛的精神！第三：現在的摩登小姐，我們在大都市中常常看見她和他見面還不到幾點鐘，便訂起婚約來，不到幾天，便大結其婚，又不到幾天，却又看她們到律師那裏辦離婚手續，在報上登離婚啓事了！尤三姐這一段話對他們又是何等的諷刺啊！第四：尤三姐既如此剛烈，如此自尊自愛，那末對於尤二姐嫁賈璉做二房當然是極端反對的；背前背後，她勸阻尤二姐當然不止一次，這也是可以揣測得到的。而尤二姐竟嫁了賈璉，這在她看來是何等的侮辱？何等的可恥？何等的危險？她的內心又何等痛苦啊！而她之自處又何等冰清玉潔，莊嚴神聖啊！不幸，她生在尤家，不幸和太不自愛的尤二姐爲姊妹，又不幸處在穢德彰聞的賈珍家裏的瓜田李下，他的意中人柳湘蓮竟誤下斷語，把三姐看成二姐一樣人物，又把她看做東府裏一堆骯髒東西的一個，這固然是小柳無福，亦可見環境之誤人大矣！然而三姐毫不遲疑地以頸血雪此奇恥，踐彼前言，俯仰無愧，青年男女均當繡像祀之！

晴雯原來是伺候賈母的丫頭，後來撥給寶玉的，晴雯是寶玉房中一個最出色的丫頭，她爲人又美貌，又伶俐，又鋒利，又豪爽，又有志氣。那麼，她的死是怎樣的凄楚？晴雯

好漢：這不多得林黛玉，王夫人後妻大罵賈母。

「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丫頭，我心裏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第七十四回）

據此，則晴雯之貌，在大觀園的衆丫頭中，當推爲皇后了。那麼恰巧又是怎樣呢？有一次，寶玉出去應酬，賈母賜他一件『金翠輝煌，碧彩灼灼』的名叫『雀金泥』、『孔雀毛的氅衣。』這件氅衣的料子乃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織成的，』賈母只有這一件了，其實貴可知。不料寶玉出客回來，發現它的『後襟子上燒了一塊』他便『嗚呼頓足』地說：『今兒老太太歡歡喜喜的給了我這件褂子！』（第五十二回）而且明天還要出去穿。要拿出去織補，天已晚了，來不及；若不拿出去織補，房中的丫頭們，只有晴雯一個有這種本領，她恰巧又在病中。大家正在沒法，『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

那襖氣穿就罷了！」說着，麝月便遞與晴雯，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說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道：「孔雀金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拚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一些，如何做得生活？」晴雯道：「不用你蠟蠟整整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按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在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掙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紮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鍼縫了兩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鍼，便伏在枕上歇一會，一時又拿一伸灰鼠斗篷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搵揉了，那可怎樣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刷出絨毛來。麝月道：「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晴雯已嗽了幾

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藥補完了，倒底不像，我再也不能了。」囁嚅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第五十二回）這一段故事不但表現了晴雯的聰明伶俐和技藝，並表示她一心怕寶玉吃苦，絲毫不會顧惜她自己的身子，確是個有肝膽的女子！晴雯說話也極鋒利，當王夫人搜查太觀園，派人叫了她來，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直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麼？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她，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便不肯以實語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裏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和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裏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裏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怕不能服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

府有幾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聞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裏的鍼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會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本來她是寶玉最得意的一個丫頭，也是最親密的一個丫頭。有一次她把寶玉的一把扇子跌斷了，寶玉生了氣，她也火了，寶玉竟搬了一大堆好扇子，給她撕。她一口氣撕了好幾把，撕累了，纔不撕，可見寶玉對他的情分。她今天看了王夫人的來勢不對，便轉過口氣，用金針倒頂門的法子，說她不常和寶玉接近，「太太若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堵住了王夫人的嘴，雖然這話救不了她，但她的言語却是鋒利而機警的。那天，晴雯寶玉正在生起氣，晴雯頂撞了幾句，寶玉氣的渾身亂戰。正在不開交的時候，襲人忙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聽了他們「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

笑幾聲道：「我們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崇崇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有擰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第三十一回）這一席話發過一把尖刀直刺入襲人的心坎，晴雯姑娘的嘴好鋒利啊！晴雯做事也果決，惡惡之心太甚。有一次寶玉房裏小丫頭墜兒偷了東西，被她曉得了，正當她病時「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難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那裏撒謊去了？瞧我病了，都大着胆子走了，明兒就好了，一個一個的纏騙了你們的皮呢，」嚇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了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裏又放月錢了，又散果子了，你該跑在頭裏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鍼，拿不動線，

只會貪嘴吃，眼皮子淺，瓜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接着晴雯勸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些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嬾嬾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第五十二回）寶玉多少大了頭聽見墜兒偷東西，都沒發作，惟有晴雯槍到馬快，講做就做，毫不猶疑。後來她帶着病，被人暗算，惹起王夫人把她撵出大觀園，一病嗚呼，但是她在彌留之際，寶玉偷着去看病那一幕，着實悲慘生動：

一日（晴雯）才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她，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搭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意。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吃，渴了半日，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泪問：「茶在那裏，」晴雯道：「在爐臺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弔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個茶碗，未到手

先聞得油鹽之氣。寶玉只得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吃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裏比得啞們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灌下去了。寶玉看着，眼中泪只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爲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說的？不過捱一刻是一刻，捱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虛名，况且沒了速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說到這裏，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冷。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揩着她的手，一隻手給她輕輕的捶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穿心。兩三句話時晴雯才哭出來。寶玉拉着她的手，只覺枯瘦如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錫，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攔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齧」的一聲，把

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攔在他手中，又回手硬攥着這根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襖脫下，給了寶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裏禁得這樣的抖擻。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了她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她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間衣服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我起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裏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她披上了，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她的指甲裝在荷包裏，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裏骯髒，你那裏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寶玉脫險走了。晴雯不久也就懷着恨，結束了他的一生。關於晴雯除了我們前面所舉的她的美德外，還有兩件事情須得鄭重指出：第一，晴雯被人暗算，逐出大觀園，乃是鼓着勇氣出來的，絲毫沒向人求饒，這是值得我們頂禮的；第二，她雖和寶玉那樣親密，甚至寶玉會叫她到被窩裏取暖，她始終沒有「私情勾引」，只是一團可愛的天真友誼，然卒被她着中傷以逐以死，也是值得我們對他灑一掬同情之淚的！

司棋是迎春的丫頭。有一次鴛鴦從李執那裏（稻香村）回來，「剛至園門前，自一人，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指看守園門的人而言）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道，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湖山石後，大桂樹底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響，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裏，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梳鬢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裏的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玩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了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發！」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不知爲什麼，忙拉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拿手帕拭淚，鴛鴦越不解，再聽了一聽，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廝，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哥哥！」

鴛鴦啐了一口，卻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氣，姐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叩頭，」那小廝聽了，只得從樹後跑出來叩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豈我不告訴人就是了。」（第七十一回）鴛鴦不惟沒告訴人，因司棋嚇病了，他反倒去看她，安慰她。這是後話。却說，司棋的姑舅兄弟一嚇，第二天就「逃之夭夭」了。「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第七十二回）司棋這却錯怪了好人，後來王夫人惑於少數人的謠言，檢查大觀園，在司棋的箱中搜出「一雙男子棉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裏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第七十四回）上面寫着她們的情話，在那時，一個丫頭偷情，是犯大逆不道的，登時第二天，被趕了出來。但是這時司棋只是「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乖覺的鳳姐，已經覺得可惡了。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知誰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爲他

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決不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爲什麼這樣膽小，一人作事一人當，爲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叩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跑到那裏，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她媽氣得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她媽哭着，救不過來，便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她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爲什麼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的爲人，就是難得，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她，」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裏知道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

的母親看了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的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像了，豈知他忙着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裏一勒，也就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不得了。（第九十二回）可憐這兩條葱管是的可愛的青春少年就這樣玉碎花凋了！但我們就這一件事實便看出如下幾個可寶貴的教訓：（一）司棋真是二三百年前中國封建禮教中一個明目張胆向親權提出了自由結婚的要求；不得，則以頸血濺之的巾幗英雄。（二）她雖提出了自由戀愛的要求，同時却又堅決地主張「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只要對方「不改心」，那就「他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就是討飯，也是願意的。」這纔是真正的「情種」——纔配說戀愛！纔不辱沒這個聖潔的名詞——愛！（三）司棋的表兄小潘也和她一樣，了無愧色！他那種從容不迫地給司棋裝殮，又從從容容地自刎而死，這又是一個真正的情種！這一對情種不出自世代簪纓，鐘鳴鼎食之家，如賈府，而乃出自奴婢之家，這是多麼尖刻的諷刺啊！現在一般男女講戀愛，十九都是先要探問對方的財產，地位，或則今天見面，立刻之間便訂婚，結婚，兩人同到報館聯名登報，通告親友，報喜；也許明天或

後天兩人便又同到同一報館聯名登報離婚。那末，司棋她們一對愛人的悲劇，對於現世的一些兒女，又是多麼尖刻的諷刺啊！（四）司棋的母親在不到半天工夫之內，所表現的面目，情感和心裡狀態是多麼冷峻和矛盾，那對於當時的，甚至後世的社會人心，又是多麼辛辣的一幅人心解剖的畫圖啊！當她的外甥回來，沒有說明自己有了錢的時候，她又打又罵，恨不得把他揮諸大門之外，自然談不上把女兒嫁給他了。及至，女兒死了，見了小潘的『金珠首飾』，便另換了一種面孔，只顧照顧小潘，直取金銀珠寶，不但又認得外甥，甚至『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甚至埋怨她的外甥『爲什麼不早說？』這種無恥的狗臉，真是『肺肝如見！』小潘回答却也犀利無比！他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司棋真絲毫沒貪圖銀錢！但這幾句話却把司棋母親一流人物，甚至她們的祖宗八代都罵盡了！甚至她們後代兒孫這一流的，也都罵盡了！我讀紅樓至此常常引會國藩給朋友的信上的兩句話，『積年癢疥爲君一搔！』連那個貪毒無恥，殘賊不仁的鳳姐對於司棋都不得不做如下的贊歎：

『那有這樣傻丫頭！偏偏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

心裏沒事人是，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第九十二回）

紫鵲也是賈府的一個丫頭，原來是伺候賈母的，黛玉來了以後，雖然隨身帶有雪雁，但賈母不放心，便把紫鵲派給黛玉。說來也奇——俗語道：「生得親，不如過得親。」雪雁雖是黛玉從南邊帶來的，但其人糊糊塗塗，一團孩稚氣，對於黛玉並不細心體貼。紫鵲却恰恰相反。她雖是賈母派來的，却和黛玉非常相投，對於黛玉實實體貼週到，差不多可以說，她和黛玉息息相關，黛玉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她都留心。她是黛玉的唯一同情者，同時就是黛玉的唯一擁護者。每當黛玉和寶玉拌嘴時，紫鵲總是在旁勸解，盡力調護。有一次寶玉來了，要吃茶；黛玉命紫鵲不要睬他，紫鵲笑道：「他是客原該倒給他吃的。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紫鵲不聽話，實則正是極力維持寶黛兩人的交情，又有一次，黛玉和寶玉拌嘴，寶玉噁玉；黛玉則哭，把湯藥都吐了出來。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地把塊手帕子吐濕……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這話雖然和幾人勸寶玉的話：「你和妹妹拌嘴，不犯着和他（指玉），倘或纏壞

了。『他心裏上怎麼過的去？』這不多同一鑿口，但襲人注重臉上，便是世俗之情，與紫鵑用心不同。且襲人之於寶玉有始無終，此種解勸便無真情；紫鵑後來對於黛玉始終其事，便證明此等勸解，乃係吐自肝膽，真情實話。

有一次，亂子鬧的可大了！『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裏作鍼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了，真是新聞！』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縐紗綾緞棉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弄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你的那起混帳行子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分付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着他遠着你還恐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鍼線，進別的屋裏去了。』紫鵑對寶玉這種態度，完全是從黛玉的內心深處出發，一來是替黛玉擔憂，因而對於寶玉的愛情還不敢確信；二來是想用這種

「激將法」一激，看着寶玉發生什麼反應；三來是因此促進寶玉對於黛玉的愛情，發明明化。若果我這種分析不錯的話，那紫鵲的目的可算是件件都達到了，因為「寶玉見了她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瞧着竹子發了一回歎，因祝媽正在那裏挖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歎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旋被雪雁看見了，勸他「快家去」，寶玉說了許多似瘋似癡的氣話，雪雁回去，便一五一十地把她所見所聞的告訴了紫鵲，雪雁還在鼓裏登着，莫明其妙，紫鵲扣胸中雪亮，「聽了」這番話，便「忙問：「在那裏？」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鵲聽說，忙放下鍼線，又囑付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竟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到這風地裏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裏，自己傷起心來了！」紫鵲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尙走開；這會如何又來挨我坐着？」紫鵲這時纔曉得了寶玉對

黛玉的心並沒有改變，目的已達；又恐怕寶玉太傷心，使用話岔開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姨一頭走了進來，道：『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就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她要，也太託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討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說了。我告訴他的，並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好個紫鵲！她簡直是黛玉的全權代表了！你聽她的口氣——「這又多謝你費心！」多麼貼心的一個丫頭！不過紫鵲對於寶玉還不十分放心，想再故前法，進一步，試探一下，她借着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二三年就好了。」的一句話，挑逗道：「在這裏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裏有這閒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鵲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着，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話！」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買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

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她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該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買家一世不成？」你聽聽什麼「你家」，「你們買家」，「我們姑娘」，「家」，「你買家」！林賈二家，你們我們分得清清楚楚，則紫鵲死心塌地忠於黛玉，真可說是「誠諸中而形諸外」了！這還不算，她又接着一步緊一步地道：「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奚落齒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裏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裏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她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她；她也將你送她的打點在那裏呢！」紫鵲憑空造出這一大篇話，有兩種動機：（一）是代黛玉說出不平之氣，免得人家，甚至寶玉，因林家家道衰微而看輕了黛玉，（二）是要借着這等於「哀的美敦書」的口氣，逼出寶玉關於他和黛玉婚姻問題的最後一句諾言，却不料幾乎鬧了大亂子！因爲「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樣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纔要再開，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裏？」紫鵲笑道：「在

聽着兩姑媳的病證，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默默的一頭熱汗，滿臉紫漲，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病，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翻來，口角邊津液流出，昏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買辦。先便差人去請李嬪來。一時李嬪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不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嬪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擡頭放聲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如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嬪擡腿床倒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自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信以爲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才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鵝正服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鵝道：「你才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榻上。

黛玉忽見幾人滿面急怒，又有泪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幾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馱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釵燵指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鐵鏈都說：不中用了！那裏放聲大哭，只怕只會子都死了！——」惹起寶玉發了狂，害了一場大病，幾乎把命送了。一解鈴還須繫鈴人——後來還虧紫鵲去伺候他，纔把他的牛心回轉過來。紫鵲只得無事時，把真話告訴他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雖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未必放去。」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這已到「開竊爾七首見」的時候，紫鵲又一遍，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白裏情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裏還有誰了！」——又說寶釵替天誓日地發了一大泡子酸話；紫鵲又逼緊一步，明白告訴寶玉：她之所以要說這些話來試探的心思，却仍轉了一個大灣子，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和黛玉，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還好十倍。——」則我們兩個都離不開。我如今心裏却愁他，倘或娶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北

會家在這裏；我若不去，孤負了我們素目的情義；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
出這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紫鵲這種說詞，拿自己做個幌子，既保持黛玉的身
分，又不露一點痕跡。自然高人一等，逼出寶玉的真情實話來：「從此你別愁！我告訴你
一句打聽兒的話：活着，咱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咱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鵲這時纔
算如願以償，所以「心下暗暗籌算。」這種籌算自然非為己謀，仍是全然為黛玉打算。現
在「探賈」既已「得珠」，眼看看寶玉也好了，心裏倒是記望着那一個，便同寶玉商量，
得了他的允諾，便「打聽盡這話之類，」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了。「夜間
人靜後，紫鵲已寬衣臥下之時，」便把她的觀察偵探所得告訴了黛玉，但她並不鄭重其事
的，只嘻嘻逗着說「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咱們去，便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
鵲下了半響，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裏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
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性情都彼此知道的！」黛玉呼道：「你這幾次還不乏口輪
這回子不敢一碰，還怕什麼蛆？」紫鵲笑道：「這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
纔怕惹了這般事。」紫鵲無母，無兄弟，講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朝

的時節，作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婦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是完事，只怕就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四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丟在脖子後頭！甚至於情新意舊，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家，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恐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紫鵲這番話的動機是非常純潔可愛的；她爲黛玉設想，實是「一片真心」，黛玉心裏雖是十二分首肯她的話，但怎麼辦呢？在當時那種禮教的环境中，明知是一條死路，也是無法逃脫的。紫鵲之言儘是幼稚的天真罷了，對於黛玉却沒有絲毫幫助，無怪被黛玉搶白了一頓完事。但她對於黛玉的忠誠是始終不渝的。當寶玉被賈母，王熙鳳以下捉弄着去和薛寶釵結婚這一幕悲劇正在演出的時候，紫鵲所扮演的人物真是值得我們嚮香頂禮的。始也，雪雁聽見說「寶玉定了親了，紫鵲聽了」，隨然「嚇了一跳」，而黛玉聽了，更是病上加病。後來聽說沒成功，纔放下心來，爲黛玉慶慶鬆一些。後來果真娶成親了。這消息本是從大觀園的最高統治者的命

命，經過王鳳凰的布置，封鎖得水洩不通的；不唯黛玉無從知悉，即寶玉也在五里霧中，他雖知道要結婚，但還以為是給他娶林妹妹，那知道是王鳳凰玩的「掉包兒」的把戲？不過「要得人不知，除非己不為」，「牆有縫，壁有耳」，這消息竟無意中被一個名叫「傻大姐」的傻丫頭洩露給黛玉；黛玉便從此入了最後的絕徑，一天一天地加緊自戕，以求速死；而寶玉與寶釵吃「交杯酒」的時候，正是黛玉結束她那如花似玉的生命的時候。大觀園中的一般人都在興高彩烈給寶玉辦喜事，誰敢不奉承賈母？又誰敢不跟在鳳姐後面湊熱鬧？在這個當口，黛玉成了一個四無依傍，孤苦伶仃的畸零之人，賈母雖是她的外祖母，然被子孫觀念，尤其是男統的觀念浸淫最久，中毒最深的她，也就不覺地忍心害理，把死的兒女，和這奄奄一息的外孫女丟在九霄雲外了！所以紫鵑心裏想道：

「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間的也沒有！越想起越悲。」她「發了一回歇，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而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她明兒死了，你算是躲得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什麼臉來見我？』」這時的紫鵑已完全代表了黛玉如怨如訴的心情；而大觀園一些人物

之讓心狗肺恰與紫鵲之為人成了一個對照，這還不算，最殘酷的是王熙鳳的那一條「偷樑換柱之計」，要用紫鵲去偽寶釵的陪嫁了錢，希圖在舉行婚禮之時，欺騙寶玉，以爲這就是給他娶了他的林妹妹來了，當王熙鳳派林之孝家的來和李執商量，傳遞鳳姐之意，叫紫鵲去「候睡候喚」時，「李執還未答言」只見紫鵲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拿出去的，那要用這麼！」——」說到這裏，卻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裏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執在旁解說道：「雪裏下這種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鵲！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裏聽了紫鵲的話，未免不大受用，被李執連番一說，卻也沒的說，又見紫鵲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瞞着她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鵲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卻說得出，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麼？」——」虧得平兒來了，一肩擔了去，把雪雁代替了紫鵲，纔算解決了這件公案。但是林之孝家的之「不受用」和「瞞着」紫鵲「微微的笑」十足地表現貴族家庭中的一般人缺乏同情心，益發顯得紫鵲姑娘之忠義可感。她這時完全爲了黛玉，却絲毫不曾

顧到自己的利害；但是我們也可以說：她爲了黛玉，把自己的前途已經決定，即：忍受一切的痛苦！所以她的態度纔能以如此堅決，決非徒憑一時感情所能辦得到的。也不枉黛玉臨終時「向紫鵲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着我的親妹妹！』」又對紫鵲「說道：『妹妹！我這裏沒親人！』」那末，只有紫鵲是她的親人了！是的，也只有紫鵲纔配！黛玉死後，雖然仍歸在寶玉房中，但她始終不睬寶玉；到後來仍是跟了四姑娘出了家完事！世界古今，像紫鵲這樣的人纔可算得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平兒是「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的大丫頭，」同時也就是賈璉的侍妾了。平兒這個人自然是經鳳姐子嚴格訓練出來的，但她的性情行爲却與鳳姐大大地不同；待我慢慢地說來：

(一)她在一個閹王似的主子——王熙鳳手下過生活，一方面賈璉又是個色中餓殍，放着平兒這樣美貌的侍妾在旁邊，猶如貓見了耗子似的，那有不把她放在口中的道理？但是鳳姐這個傢伙，本是一個道地的醋罈子，雖然在名義上，她不能干涉賈璉和平兒的性生

活，然而她一主子的權威，有時雖讓賈璉親近，打平兒一兩次，但她要放在嘴邊嚼多少天。所以平兒總是避着賈璉。因此「左右做人難」，虧得她的忍耐力強，竟能在這一對蠻橫刁鑽惡辣無情的主子中間生活下去！

(二)她所以能在這種環境生活下去，並得到狡猾險毒的主婦的歡心和信任，除了她的忍耐力之外，還有一種應對的特殊天才。我們曉得：在鳳姐面前說話是不容易的。但是平兒却能隨機應變，對內對外，有一次鳳姐正在和賈璉說話「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忙忙整衣出去，這裏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爬爬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着，又走到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裏碰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化」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着膽子化麼？所以我趕着接過來，致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

見了！我故此當着二爺跟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這樣替主子當事，那有不得主子歡心的。但是平兒之善於應對還不止此；她在外邊，對待一班太太小姐說話，不惟不替主子生事，反替主子省了多少事，維持了多少場面。有一次探春正在因為要興革大觀園的利弊而對吳興登的媳婦發脾氣，後來又與趙姨娘口角。這時鳳姐也爲了趙姨娘的兄弟沒了，打發平兒來和探春等商議此事。李執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娘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舊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不依，「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當探春因哭過盥洗之時，「平兒見傳書不在這裏，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鑷，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對着伺候，探春的氣已被她緩和了一半；而當「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裏支環爺和閻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笑道：「你忙什麼？你睜着眼睛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侍候着，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着！姑娘雖寬恩，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裏沒姑娘。你們都吃

了虧，可別怨我！」才把那個媳婦「嚇」住，「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奶奶本來事多，那裏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幸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的；或有該減的去處，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這種話說得如情如理：第一件何等冠冕堂皇？第二件，何等委婉動人？無怪乎她「話未說完，寶釵李執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你！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孤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上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你看！這不是替鳳姐省了多少事麼？不但此也，當探春發表她的大觀園興革大計時，平兒又奉承着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裏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你看！這話說得多麼冠冕，所以「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

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由。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督。你們想這話，若果真與與弄錢去的話，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指，一個果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在中園，雖不敢講究，太太和小姐娘們就吵不清。他這樣遠感近憂，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見和孫們好，這聽他這口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一謀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你聽他這話，忽然想起他這話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這話，只說說風話，是的話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你這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他這，又發起心來，只說這話行動之感人如此之深，平兒誠可人哉！」

(三) 平兒雖跟了個天性深薄，殘暴不仁的主子王熙鳳，她自己際上應付環境，不得不與之周旋以外，却絲毫不曾利用她主子的權威欺壓過任何人，做過任何不道德，不公允的事。恰恰相反。她有遇事成全的德性，對於被壓迫者具有深切的同情心。她對於人毫無事總是得成全處且成全；從不作威作福，也不想營私舞弊，譬如她對於劉老老之招待，對

然賈府許多小丫頭和女人們遇事幫忙，益之開脫，所以大觀園中上上下下雖然都恨死了鳳姐，却對於她沒有不感德戴德的。最明顯的是她對於尤二姐的態度。論理：賈璉多娶一個妾，自然要對鳳姐和她妻多冷淡一分；她自然要站在鳳姐方面，去壓迫尤二姐。賈赦賈政買璉的那個丫頭秋桐就是這一路的。鳳姐自然既恨尤二姐，又恨秋桐，但她知道秋桐也是個十足的醋罈子，對尤二姐是不肯放鬆的，正好先利用她去對付尤二姐，然後再對付她；又暗地分付了頭媳婦們作踐尤二姐，自己却裝着不知。惟有平兒不然，所以六十九回說：「聽了暗藥。自從生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糜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掉舌告訴鳳姐。說姐姐名聲盡是平兒弄壞了。……鳳姐聽了罵平兒道：『人家養貓拿耗子，我的貓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一自此也要遠着了。……後來尤二姐被她們氣病了，因吃錯了藥，把男胎打下來了，尤二姐夜裏也就吞了金，一命嗚呼。……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丫頭婦們見她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

（八四）實則他的見義勇爲的事，更有大於此者：賈府抄了家，賈赦賈珍充了軍以贖，二母何謝蘇故，直接連着賈母一死，鳳姐的威風便沒了，不久也死了。賈府便天翻地覆，鬧得不成個樣子，於是一盤子至親骨肉：裏面如賈環，賈芸，外面如王仁，邢大舅串通起來，哄着那位心地糊塗，且死好坑心眼的邢夫人，把鳳姐的女兒巧姐出賣給某藩王做侍妾，事情他們做得很機密，那夫人硬要自己做主，做這門親事，不要王夫人管。事事都瞞着她。幸虧李兒人緣好，那些賣與婆子都是李兒使過的。平兒一聞，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得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執事，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我孫女兒也大了，再遲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我且是他親舅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豈是願意的，倘有甚麼不好，我和他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正說着，平兒過來勸寶釵，並探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那夫人說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

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連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的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攔他麼？」後來，賈環趕着同賈芸，「邁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死銀子去了。」那知這些消息，「早被跟那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裏，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兒哭了一夜，必要等她父親回來做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違！」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到了此時，已是山窮水盡之時，平兒却自有主張，「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裏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那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丟擗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兒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正在打餓荒，劉老老却趕了來了。依着王夫人，就要「回了他去罷！」還是平兒有主見，勸王夫人命人帶她進來，這纔，絕處逢生，還是平兒作主，說動了王夫人，讓她帶着巧姐兒跟着劉

老老「奶册」一下走了，纔救了巧姐兒，保全了她的名節。

從以上種種，我們可以下一斷語：平兒不但是個善於說話的人，並且是一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不惟富於同情心，並且是個有識者，有決斷，有相當的人。

襲人：「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她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一「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疑慮；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這幾句話已經把襲人的性行和此後趨向都斷定了。因為襲人這個人乃是大觀園中「上」貴族地主社會一個典型的鄉愿人物，她是薛寶釵一個影子；也猶之乎晴雯是林黛玉的影子一樣。若說：襲人是個典型的鄉愿人物，那薛寶釵更是無以類之的典型的鄉愿人物。

襲人是與「玉」發生肉體關係的唯一人物，根據紅樓夢本書看來。却說：寶玉在秦可卿的臥室裏午睡，夢遊太虛幻境醒來以後，正在「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吃了兩口，還覺身發冷。襲人與他伸手裏暖時，兩袖手玉大覺覺，只覺身發冷。

滿，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透了臉，把他的手一捺，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丫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流出來的那些醜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妖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她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人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盡職。——所以有一次晴雯和寶玉拌嘴，寶玉氣責身臉，襲人便爲忍了自自己的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聽了她說我們二字，自然是她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撻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這幾句話

字都刺入襲人的心坎，觸到她的痛處，所以她一羞的臉紫漲起來。她雖與寶玉還未一擇吉開張，「却早已『先行交易』了！這是我們鄉愿的第一個寫照！」

襲人是個貌爲忠厚，而狡獪性成的人。賈府自賈母王夫人以下沒有不受她愚弄欺騙的，而寶玉尤甚！她是賈府買的一個大丫頭，家中乃是一個貧寒人家，到了賈府，自然是上了天堂一般，何況給寶玉做了屋裏人，總算「得其所哉」，而且又同寶玉「有一羊」，更是，「此間樂，不思蜀」了！但她的母親有一天接她回去裏，她母親要向賈府請求放她出來，她自然不願意，正在吵鬧，不料寶玉找了來，後來回到賈府，談起襲人家人，襲人微意「歎道：『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說了「要回去了！」不怕寶玉不問。果然，「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粟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她說這話，是要試探寶玉對她的心，「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裏的家生子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局？」寶玉

道：「我不叫你去，也難！」實則「正合孤意！」但狡猾的襲人故意曲解道：「從來沒有這個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或幾年一赦，沒有長遠留平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未必放我出去的。說或家給我，我家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從我小兒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賺，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得好，不恨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得好，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就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這真個包括着幾種幾種，把一個寶玉弄得神魂顛倒。所以「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裏越發無主意。因又嘆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丁二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些和她說。說了多給些銀子，就便不好不和她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她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從沒幹過偷財仗貴。」

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為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買的人不得吃虧，可以爲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骨肉分離，這種事老太太太斷不肯依的。」寶玉聽了，思忖了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寶，這樣薄情無義呢？」乃歎道：「早知都是不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剃了我一個孤鬼罷！」說着，便賭氣上牀睡了。」襲人道：「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泪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咱們素日好，我自不用說。如今若你要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關在膝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二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那時候，你們也認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

急得襲人忙攔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道：「再不說這話了！」寶玉真隨其衝中了。於是襲人便接着說：「道：『這是第廿件要改的。』」寶玉道：「改？」再說，你就擋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三件：你真喜讀書也能，假喜也能，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尋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謙虛』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麼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襲人這番話十足表示她是鄉愿的代表。她爲了敷衍『老爺』的面子，敷衍他不發脾氣，便教寶玉對她父親中裝腔作勢，『作偽欺騙；教他對人也學着『口是心非。』』『隨波逐流，』做到十足庸俗之態，而真意云云。自然凡是襲人所說的這番話，都是薛寶釵心裏所要說的，但是乖巧的寶釵却自己不說，而更庸俗的襲人則做她的『代言人』，『所以飛一說：襲人是和薛寶釵同一典型的人物。至於她勸寶玉的『一件事更可笑了，襲人道：『請僧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吃人嘴裏擦的胭脂了，與那燙紅的毛髮』

呢！」在這一談話裏面，不要「誘僧毀道」只是鄉愿的藉口，主要的目的在藉他「再
不許吃人家嘴上擦的胭脂，」不許再有「那愛紅的毛病。」「胭脂」與「紅」本身並沒有
什麼神通能以吸引寶玉，只因它們與美貌的女子的玉體結合起來，就是說附着在美貌女郎
的某一部分之上，才有這種力量。前天有幾位對於紅樓夢頗有興趣的朋友問我：「爲什麼
寶玉愛吃胭脂呢？又爲什麼有愛紅的毛病」呢？我說：「這個問題你可爲性心理學去解
釋，也可以拿物理心理學去解釋，隨你的便；但是在我看來，却很簡單：假使「胭脂」不
擦在少女唇邊，而是擦在焦大或包勇的手上或額上，你看寶玉吃不吃？假使那紅不是附着
在少女的身上或裙邊，或袖底，或巾上，而是附着在我這老人頭上，或是老太婆身上，你
看寶玉愛也不愛？這個問題，誰也可以立刻給你一個「肯定」的回答。再反過來說，襲人
反對寶玉這種抹胭脂，着實是不愛他吃「人」嘴上的胭脂，不要他對人犯那愛紅的毛病。
但是，如果寶玉要吃襲姑娘嘴上的胭脂，愛襲姑娘身上的紅，我想襲姑娘是一定不會反對
的。不然的話，當寶玉與她同領警幻仙子所訓雲雨之事的時候，寶玉不吃她嘴上的胭脂
麼？假是要吃的話，她能拒絕麼？假使她那「破瓜」的當兒，寶玉能不愛她那被題兒第一

這的「紅」麼？襲姑娘又將何以自解？襲姑娘這種嫉嫉狹狹的心情，豈不肺肝如見麼？但
是動人因她的出身寒微，差不多可以說，生來就養成她那做婢妾的心理；不過婢妾也一樣
地有妒的情感，而她之與薛寶釵裏應外合，狎獵爲姘，破壞黛玉和寶玉的婚姻，促成寶釵
和寶玉的婚姻，皆是基於她內心中自己防衛的一種觀念；而障翳之所以被驅逐，其機括也
在此。所以當晴雯被逐時，寶玉對襲人說道：「嗚呼！（指晴雯和他）私自頑話，怎麼也知
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第七十四回）言外之意，當然是說：「必有人告密；
而這種告密的人，襲人當然是「瓜田李下」了。」下面鳳姐說：「這得緊，寶玉對襲人稱
鳳姐、秋紋說：「怎麼襲人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稱鳳姐、秋紋來！」這豈不
是斷定告密的不是別人，就是襲人嗎？再不然就是稱鳳姐、秋紋。鳳姐、秋紋又豈因
爲寶玉接着又譏諷她道：「你倒（指襲人）是頭一個出於名節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指鳳
姐、秋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這更坐實了襲人是驅逐晴雯的妻
動者了！」

至於她對於黛玉的用心更深，其陰狠之處也就最厲害。但這不是無因的，（第八十三回）

中說道：「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怕紅院中，引着黛玉清閒，人俱可憐，等在這
 裏，要繡個荷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
 何至弄到沒有繡線，猶如死狗懸，不覺滴下淚來，暗嘆在眼裏，像寶玉人，每有朋友，有姿
 色，庸俗的，數人自然，之身，胸中，釘，現在她已死了，想她自己，善，自然，人物，傷，類，
 她那種眼淚，却不是對於晴雯的同情的表示。所以底下便緊接着描寫她道：「忽又想到
 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家人，卻還拿他作，只怕娶了一個利害
 的，自己便是尤二姐，八香，後身，以，看，寶玉，打，和，反，屬，姐，兒，往往露出話來，
 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看臉紅心熱，拿鏡子不知撥到那裏去
 了。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紅着臉，攔他的氣，黛玉正在那裏看書，不見是襲人，欠身讓
 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開口道：「小姐這幾天可大好了？」黛玉道：「我那裏好，不過睡他
 些，你在家裏做些什麼？」襲人道：「哈！我實告訴你，五和樓裏，中，子，點，事，兒，沒，有，因此來
 瞧瞧，小姐，說說話兒。」說着，送茶來，黛玉道：「你別來，道，小姐，坐着罷。」因又笑
 道：「我前兒聽見，說，你，背，地，裏，說，我，什麼，話，來，看，我，臉，也，笑，道：『小姐，信他的話，』

我說寶王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絕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只顧睡。這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太奶奶，難爲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請聽起來，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心黛玉接着道：「他也教受了十九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這理，壞壞都是長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笑話，今聽此語，有因，便說：「這也難說。樹起家越之輩，都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心黛玉雖知襲人說話有因，却不講原由，越探聽她的，所以猶實說：「有人說止孝者，心裏心頭，」心黛玉對黛玉：「陰謀陷害的心，越講越荒愈加堅定，猶如毒蛇知蛇脈矣。她種前已藏在平兒跟前說了許多歇後語的語，」黛玉下四回中，這一番無異對於黛玉放了氣，極將箭，影影約約的說：「黛玉不慈，實實主與黛玉太接近人，太不拘形跡的理，由說曉，亦無異說他們有不正當的行爲，說得王夫人信以爲真，真是一大好似患，大詐似信，」心黛玉後來買孫玉夫人問她關於寶玉和黛玉的事，她雖然深知寶玉心在黛玉，假使不給他娶林姑娘，給他娶別人，除非他失事，知覺，不省人事，方可，這種情形，要說人雖然極難告過王夫人，但難的內心，神，利害衝突，因此就沒表示反對，並最後要

求要「想個法兒纔好」這句話已經給鳳姐開了個後門，所以她纔會想出那沒出息的「撻包兒」和「偷樑換柱」之法，把寶釵的婚姻掘了墳墓，給釵玉身緣揮了喪鐘。又結果，自己也受了壓受的懲罰。姨奶奶做不成買賣，同樣地撲了個空。我們看她繼續將玉函一段經過，則襲人之奸更是昭然若揭，其心可誅也。

寶玉和寶釵結了婚，釵玉滴於是時結束其生命，在花燭洞房，雖然寶玉猶魂蕩蕩，太苦念着黛玉，但襲太總算做穩了姨奶奶，可說是平頭順眼，但是天不隨人願，寶玉下科場出來，便飄然而去，別人聽了這消息，心裏不免有些惋惜，而寶釵竟去不言語，這還是這釵玉同路，因為她已了然寶玉並非彼輩中人，她絕不願終為彼輩所惑，故此這寶釵自己以不聽取那裏忍得住？心裏苦疼，頭上青髮，儘我例不盡出這計策，厥為是襲人一生的猴獼博擲。另一方面，表示她對於寶玉的關懷，雖是另一方面，不盡然有這層地，做賊和這寶玉來往，富貴的念頭，但是從這個念頭轉到另一個新的念頭，這層心理過程，當然要回到寶釵，是值得我們加以研究。這層心理過程，寶釵是不回吝，年低要藉給襲人的，人都出去，二急越發不好了，這層心理過程，襲人還是心向着寶玉，以這層心理過程，襲人得到大來。

後，秋紋給他煎藥，他獨自一人踢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尙手裏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認不得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開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止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扯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義，這就是悟道的樣子！」大凡一個人要把改變他以前的行爲，在心理上，其潛意識是要先尋得一個理由來做自欺其良心的根據的。襲人首先想到寶玉做了和尚，說是不認得他們了，想到他把她「混推混扯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豈不是在搜尋藉口，自欺其良心嗎？後來慢慢地說到自己，爲自己開脫：所以接着想道：「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老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裏人！」這豈不是意在言外說：「你既無情，我便無義」嗎？但襲人姑娘此時爲什麼不想一想：當你和寶玉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的時辰，何等恩深義重！當

你要求寶玉依着三件事時，海誓山盟，何等堅決？自然，她這時是怕想到這種情狀的。所以她又緊接着想道：「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襲人現在是天人交戰的時候，照情感說，無那時的入生觀或道義說，也不當去，但她的內心既動搖，已經在尋找藉口，好欺騙自己的良心。到此只有一個問題須解決，就是：寶玉現在對她還有沒有情義可言？她和寶玉若無情義可言，那她便可另打主意。於是遂一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干净，豈知吃藥以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踢着，只好勉強支持。後來王夫人和薛姨媽商議定了，要給襲人配了人出去，因此薛姨媽道：「……只要薛姨媽他（襲人）本家的人來，很很的分付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賠送他些東西，那孩子的心腸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這日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裏，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裏，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這打聽打聽。若果是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人一個人麼？」

薛姨媽聽了這道理：「可不是麼？」又說了幾句便進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那襲人淚痕滿面。『諸位注意！襲人此時的淚並不完全是爲寶玉而哭，乃是她左右爲難，找不着出路，急得哭，這乃是一般女子的常態。若果真正有情有義，實踐她對寶玉的諾言，那這時她已下了決心；一有決心，便可從容將事，不會再淌眼淚了。現在她正在徘徊歧路，其實她的心已偏到另一方面去了，所以表現得十分可憐十分和柔，』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俐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她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裏更加喜歡。『這裏我們得注意，一個『不是伶牙俐齒的人，』不見得就是『老實』人；有時，恰恰相反。譬如晴雯和襲人兩個罷：晴雯可算得『伶牙俐齒』，襲人則反之。但是她倆爲人，却又相反：襲人陰柔而奸猾險狠；晴雯則陽剛而忠實正派。此其一。襲人此時難得薛姨媽來勸她這個機會，所以『就腿搓繩』說：『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的。』這明明是向薛姨媽送秋波，已經是表明她甘心情願出去了！此其二。而她出嫁的最後一幕的心理變化過程，更是肺肝如

見：「丫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鋪面，姑爺年紀略大幾歲，並沒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裏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裏想起寶玉那年到她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嗚嗚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裏，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裏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她看，又把自己所辦的奩一一指給她聽，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裏，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寸香腸，更難忍在。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難嫁的人，婆婆與公公並

翻去。必是惡鬼。……還恐是惡鬼。……是知透了門。……惡鬼羅家幾等極其認真。全無着正座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孤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只知是賈母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紅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玉函也深為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這一段不但把襲人徘徊於生死之間的心理及其發展過程，描寫得非常細膩而深刻！若從寫實主義的觀念看來，文章應該到此結束，不可再加如下的主觀的倫理的批評：

「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一不得已」三字也是一概推諉得的。此襲人之所以又在副冊也！」因為文學家的寫實作品，只須用深刻的眼光，最巧妙大的技術再加以最偉大的幻想力的驅策，如實地描寫出某種社會現象和心理現象。至於所描述的事實與人物之是非善惡完全讓讀者去批評。若自加斷案，便有類蛇

尾

五 兩個老太婆——賈母與劉老老

賈母和劉老老是兩個不同社會的典型人物：賈母是貴族老封君，有錢有勢，富貴壽考，兒孫滿堂，僕從滿前，享盡人間的福分，所謂「福慧雙修」是也。劉老老則是一個農村中無兒無孫，依女婿過活的孤寡老太婆。我今天把她倆放在一塊來講，似乎有點不倫不類，但是，這也有說：賈母和劉老老之出場與收場關係賈府的興衰隆替，而她倆又都是夙經世故，且又歎度發生關係，實為紅樓夢全書關鍵，故相提并論，並不違背本書作者的原意，因為他在第六回中曾鄭重說明道：

「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却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

把這一家做個「頭緒」做個「綱領」，可見這家在本書中的地位非同小可，而這一家

的主角正是劉老老。換句話說，就是拿劉老老做綱領，從她說起，所以把她和賈母一塊兒說，正是理所當然。而且比『韓非與老子同傳』還要合理些！

我們現在先說賈母。賈母一人是賈府的一個總根兒，我且把她分成四個節目來說：

(一)子孫滿前的賈母；(二)慈祥愷惻的賈母；(三)能富貴，能貧賤的賈母；(四)臨終一幕。

一、子孫滿前的賈母

說到賈母的子孫，勢必要先把賈府的世系略說一說。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禪。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裏肯讀書，只一味享樂不了，把一個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這段話本是冷

子興告訴賈雨村的，我們可以藉此交代了寧國府的一支；冷子興又說道：「再說榮府你聽：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庸中和，也不管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他謙辭終時，還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卽時命長子襲了官，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話中所謂「史侯的小姐」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說的賈母。可見她和賈家結親：一公一侯的子女，真是「門當戶對」了！第一代寧國公是賈演；第二代就是賈代化；第一代榮國公是賈源，第一代是賈代善。我們先說寧府；代化的孫子賈珍是個荒淫無度的傢伙，不愛讀書，錢財儘只和鬪雞走狗，窩賭嫖娼，家庭之間也弄得幃簿不修，秘傳彰聞。第一、他同秦可卿的關係；第二、他同尤氏姊妹的關係；第三、他同一班世家子弟的交往，皆是昭昭在人耳目。那麼？他同秦可卿怎樣呢？秦可卿是他的媳婦，紅樓夢作者並沒有在書中說明他們的行爲，但從賈珍對可卿之死的一切舉動推測下去，可以斷定他們翁媳之間，關係非常微

妙。秦可卿病的時候，賈珍是如何關切，這且不說，可卿一死，他對於她的喪事那種鋪張揚厲，他那種哀痛逾恆，簡直比死了父母還厲害了，我們只要把他所辦的兩個喪事：一個是秦可卿的喪事；一個是他父親賈敬的喪事，比較一下，便可得到合理的結論，而他對於他的媳婦，必別有一段不可告人的事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道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著，又哭起來。」「這簡直是『如喪考妣』，『哀毀過甚』的仁人孝子之言，不是公允哀悼媳婦的樣子，真是語無倫次。」也就可見他是亂了倫了。賈珍對他的媳婦既然如此，則對親戚自然更是亂來了！他的夫人尤氏的兩個異母異父的妹妹，雖然，是她後母的兩個「拖油瓶」，但總是至親骨肉，而且無依無靠，住在寧府，以常理論，正應該視她們若親姊妹，以婚以嫁。但賈珍和他的兒子賈蓉却視她們姊妹為求歡的對象。尤二姐生來水性楊花，就書中所描寫的看來，是早已被賈珍弄上了手了，恐怕賈蓉也染了指，真是「父子俱廢」！但是「野雞窠裏出鳳凰」，尤三姐却另是一種人，「在幾個奇女子」一講中，我們已經說過，茲不再表。至於賈珍的勾引世家子弟狂嫖賭更是無憑有據的。有一天，尤氏從祭

廚回來，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鬪鷄走狗，閩柳評花的一干游俠執綉。——」他們的賭局中，還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打扮得粉妝錦飾，」這當然是北京的「兔子」之類的東西了。他們在賭博中和在酒席上，鬧得實在太不像話，所以尤氏纔「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再灌了黃湯，還不知鬧出些什麼新樣兒的來呢！」」寧府的家主是這個樣子，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我們來說榮府：賈母，賈老太君的兩個兒子：賈赦賈政也性格各異。賈赦好色，好貨，包攬詞訟。賈政人雖正派，然失之迂拘。怎麼說賈赦好色呢？他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攔着官兒不好好去做，還垂涎賈母的一個最得力的丫頭——鴛鴦，想要立做小老婆，不但被賈母大大地教訓了一頓，並遭到鴛鴦死命的反抗，（語見「幾個奇女子」一講，）這不是個色鬼嗎？怎麼說他好貨呢？他因愛好人家的幾把古扇，竟由賈雨村裁誣以法，抄沒人家的家產而取得此等扇子，且因此致人於死，豈非好貨而何！怎麼說他包攬

譏諷呢？因爲他後來抄家，革職發台的罪名就是「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的罪名，豈非包攬譏諷而何？賈政這個人本質是個正派人，但嘗於世情，一心想做孔子之徒，一心想做好官，但爲左右和子姪所欺，家裏既弄得一場糊塗，官聲也不佳，遂被揭參。他的確是中國社會中一個儒家的代表人物，他那種「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的氣派；在他的家庭教育上十足地表現出來了。但是他這種儒家的教育的結果，不惟把一個活潑的青年完全葬送了，且使青年人必然走到自欺欺人的路上去。寶玉處處表示對於這種教育的反抗，但專制的親權把他壓住了，使他透不過氣來，只好大家姊妹丫鬟們聯合起來替他打槍，去欺騙他老子——賈政，襲人勸他的話，可以充分表示他這種教育的惡結果。她勸寶玉，大意說：你在書房願意讀書也能，不願讀書也能，都不要緊，只要把老爺哄過去，便算完事，只是切不可亂加批評，什麼「禍齊」呀，什麼「讀聖賢書」皆是欺人之談，那却要不得。儒家者流只是講形式，不切實際。只知要做好官，而自己的東胥獵獵爲奸，把他團團包圍起來，使他無法擺脫貪污的牢籠。因爲他只知道要清廉，不要人賺錢，但又不能解決吏胥的生活問題，薪俸不足以養廉，不貪污又怎麼辦呢？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便是『官僚政治』耳盜給的一貫作風，又豈獨賈政爲然哉？又豈獨其家人李十兒爲然哉？賈政之被參，還是上司體恤他，不然的話，一直下去，真會鬧出大亂子，把腦袋都會鬧掉的！賈母的兩個兒子，平心而論，還是賈政比較算個好人！

賈母的親孫子有三個：賈珠是長孫，死得早，遺下寡婦孫媳李紈和一個重孫子賈蘭，次孫是賈璉；寶玉是第三個，珠寶是賈政的兒子，王夫人所出；賈璉是賈赦的兒子，邢夫人所出。此外，賈政的姨太太趙姨媽也生了個兒子名賈環。賈璉是個僧夫，俗子，色中餓鬼，賈環，我不好罵他，真不是好娘養的，不成材的東西！只有寶玉是個天之驕子，人品天才都是超羣出來，不怪賈母愛之如掌上明珠。孫女則有：元春，迎春，和探春，至於惜春則是寧府赦老的庶出。我們先說：元春。元春是賈母的長孫女，賈政王夫人所出，後來被選入宮，做了妃子，因此，賈府便成了椒房之親，也可以說是『外戚』了，但元春未能永享榮華，不久便一病而死。迎春爲人是個好好先生，太無用，嫁了個夫婿，又是個混賬東西，勢利鬼，她不久便活活地被他蹂躪死了！只有探春是個脚色，她在太親園曾經做了兩件值得欽佩的事：第一件是王夫人誤聽人言，說是大觀園內有許多越理犯分的人事，

須得搜查一下，果真命鳳姐率領一些僕從親自到園內抄檢一番。這件事的發動，遠因自然很複雜；近因乃是那夫人的心腹王善保家的慫恿，王善保家的因此也就被王夫人派了來隨同抄檢，她並異常認真出力，百般挑剔，遂不覺得意忘形，「趕到」——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著，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遂命衆丫頭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法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

「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竊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著呢！」

說著，便命丫頭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被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丫頭「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著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

「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却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

雖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裏間收著：一鍼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自去領。你們別忙，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著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噲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

「說著，不覺流下淚來。」不料「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衆人沒眼色，沒膽量罷了。那裏一個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著？自己又仗着那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真，惱怒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乘勢作臉，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搜了，果然，沒有什麼！」……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著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

「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著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幾歲年

起，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腳的了！你打量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著你們欺侮，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兒，」

說著，便要親自解鈕子……」我們從這一段故事中，便可以看出：（一）探春是大觀園中的一個有膽有識。敢做敢爲的女子；（二）她的說話多麼老辣！她的行動多麼果斷；（三）她絲毫不爲她的環境地位所囿，大刀闊斧，旁若無人。這故事只足表現探春的消極方面的性格，她的性格之積極的一面，更是表現她是個大有爲的人。當鳳姐有病，而榮府事忙，無人料理時，便命探春，李執暫行協理，後來又『特請了寶釵來』成立了『三人小組』共同處理大觀園一切事情。這三人中：李執是位觀音菩薩不問事的，卽同事的人也不去怕她；寶釵是閱歷深而趨避速，也不過是敷衍王夫人的面子，難靠她實心任事，只有探春是個敢著，鎮日慣要找事做。她不但嚴詞拒絕了她祖母趙姨娘的無理要求——要探春拉扯她。——道：

「那個好人用人拉扯的？」

又責備她的母親說：

「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禮拜出由頭撒底，翻騰一陣，作大不肖圖，」
故意表白表白……」

她一點也不徇情，後來看出大觀園中許多開支都不合理，眼見得各種浪費漏規，便做主義滅的裁減，改革的改革。她有一大陣着罵府女爺應酬大家之責，毒惡寢于榮和蘭們家的女孩兒說閒話兒，竟發現她們的園子一年的出息，「除他們帶的燕兒，」她的雞菜魚蝦，「還有有包了去，」年終是有二百兩銀子剩。她因提提理理，「翻破荷葉」一條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因此她就和李執、寶鏡二人商量……」

「咱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要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無益人物，」不如在園子裏所有的雞鴨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家規規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奉敬我們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願隨時變。二則也不致作踐，白狐魚了東西。三則老嫗嫗們也可

備此小補，不極其用在中。……兩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
的工費。將此存餘，以備不虞，所求為獨可。……

這倒與利除弊的意見果無甚瓜瓜，然則大觀園便頓然改觀。探春這種理財和處置學
理的情，雖具有政治家規模，即此兩觀，已足以揚名列女傳而無愧了。後來這等
一度躊躇之後，便寂然無聞。

至於惜春乃是賈政的婢養子，性情孤僻，最喜歡同姊妹在一塊，會棋，會畫，從小就親
近尼姑，這其間大概是她在家庭避悶中變了什麼刺激所致。她一向跟着賈母這邊，後來就
在大觀園中與諸姊妹一處居住。她對於她的親戚的觀感不好，對於寶府的觀感也不好。親
戚中賈府家裏頭母舅世兄變了親戚，山子匠更看破紅塵，願發削髮為尼，即在烏欄深巷，
靜了半生。賈母尚四傳孫媳兒為大親，其親熱如此。我們現在可以藉着寶玉的小斯與她
的幾句話做她們的知己，發出幾聲嘆息。

「我們七姑娘（指元春）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迎春）的混名兒叫『二木
有類』三姑娘（探春）的混名兒叫『玫瑰花瓣兒』交紅又香，這人也不愛，只是有刺。」

... 如上新... 實得... 是親孫滿堂... 禍人... 但是高印之家... 鬼瞰其... 賈府終被抄了。
... 是這... 賈政... 江... 道... 內... 被... 回來... 仍命他做京官... 倒也合算... 一天... 正在
... 那裏... 請酒... 場... 願大... 忙... 上... 榮... 堂... 亦... 同... 賈... 政... 道... 以... 中... 有... 歸... 衣... 府... 堂... 官... 趙... 老爺... 帶... 領... 儀... 仗
... 同... 官... 說... 來... 拜... 聖... 奴... 才... 要... 取... 職... 名... 本... 回... 趙... 老爺... 說... 平... 我... 們... 賈... 府... 又... 不... 用... 的... 差... 二... 面... 就... 下... 車... 走... 進... 來
... 了... 門... 請... 老... 爺... 個... 爺... 們... 快... 接... 去... 賈... 政... 聽... 了... 心... 想... 趙... 老爺... 並... 無... 味... 往... 怎... 麼... 也... 來... 現... 在... 有... 客... 拜
... 留... 他... 不... 便... 不... 敢... 攔... 好... 正... 自... 想... 想... 賈... 政... 說... 一... 奴... 才... 教... 法... 罷... 了... 再... 等... 一... 回... 人... 都... 進... 來... 了... 賈... 政... 正... 說... 著... 只... 見... 三... 門... 上... 家... 人... 又... 報... 進... 來... 說... 趙... 老爺... 已... 進... 二... 門... 了... 賈... 政... 等... 搶... 步... 接... 去... 只... 見... 趙
... 老爺... 滿... 面... 容... 容... 說... 什... 麼... 話... 且... 還... 跪... 上... 廳... 來... 後... 兩... 個... 差... 差... 五... 六... 位... 同... 官... 也... 有... 認... 得... 的... 也... 有... 認
... 不... 得... 的... 如... 是... 趙... 老爺... 不... 答... 話... 賈... 政... 必... 要... 不... 得... 挂... 意... 只... 得... 跟... 前... 上... 來... 讓... 坐... 衆... 親... 友... 也... 有... 認... 得... 趙... 堂... 官
... 的... 見... 他... 仰... 着... 臉... 說... 不... 扶... 溜... 人... 地... 由... 賈... 政... 環... 視... 着... 賈... 政... 說... 了... 幾... 句... 寒... 溫... 的... 話... 衆... 人... 看... 見... 來... 頭... 不
... 謝... 也... 有... 躲... 進... 廳... 裏... 弄... 筆... 的... 也... 有... 弄... 筆... 的... 賈... 政... 說... 了... 幾... 句... 寒... 溫... 的... 話... 衆... 人... 看... 見... 來... 頭... 不
... 謝... 也... 有... 躲... 進... 廳... 裏... 弄... 筆... 的... 也... 有... 弄... 筆... 的... 賈... 政... 說... 了... 幾... 句... 寒... 溫... 的... 話... 衆... 人... 看... 見... 來... 頭... 不
... 謝... 也... 有... 躲... 進... 廳... 裏... 弄... 筆... 的... 也... 有... 弄... 筆... 的... 賈... 政... 說... 了... 幾... 句... 寒... 溫... 的... 話... 衆... 人... 看... 見... 來... 頭... 不

判，隨來各位老練就該帶領將校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迎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教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罷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西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人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千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副臉來，回王爺道：「請憲旨意，就好動手！」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裏！」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土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賤賤，欺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聲聲叫：「拿下賈赦！」……這便是抄家了。賈母年高遭了這個意外，自然很夠受的。無形之中身體精神已受了很大的打擊。但她還是撐得起。這且不說。且說賈府所以被抄，平心細論，固是貴族社會之腐敗始

現象，貴族家庭無惡不做，如鳳姐之奸惡，貪毒，賈赦之蠻橫，賈珍輩之姦淫蕩道，有以致之，然而若不是賈雨村忘恩負義，投井下石，也不會鬧出這種大亂子。賈雨村始而藉着賈府的力量，盡黃騰達，復官之後，又逢君之惡，事事長着賈赦欺壓貧弱，到了賈府勢力有漸衰之象，則又滑地擲人一脚，希圖自保，這種人最是可怕最是可恥，可恨！

二、能富貴能貧賤的賈母

賈母這個老太婆，當賈府鼎盛時，她是一味地想着舒服，事事不管。但她對人是再慈詳體憫沒有的了。她從前對下人發過脾氣，待人總是寬厚大方。到了抄家以後，她更顯得自己與常人不同。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寐，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強着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氈拜墊。賈母上香跪了。叩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

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即求皇天保佑，在盛山境內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慈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這些話雖是老太婆的見解，但她的心腸極擔當以及慈祥憐憫的心情也就可以想見了。趕到賈赦賈珍要充軍遠去，又看見東西兩廡的女眷哭哭啼啼，生活發時發生恐慌，遂叫那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圍箱側箱將做媳婦到如今的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盡數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的親事將來還是我做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到丫頭，叫他自已收著，不許教誰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著。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連兒，都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太太珍兒媳，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鳳

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那些田地原交與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儉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平太太那裏收著，請叫人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一躲過了風暴又過了雨嗎？」……「這是多麼精細，多麼令人感涕零的言語行動啊！這麼大年紀的老人，神志這樣清明，分派這樣公允，體貼這樣入微，想這周道，實在少有！不僅此也。她看見兒孫們悲傷，也屏倒轉過來，安慰賈政他們道：『你們別打諛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對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了。只是一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你還不知。只打諛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要死。我心裏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般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罕按此指賈赦和賈珍兩人）做些什麼勾當，……賈母這段話確是實話。她真知道享福，也真知道做人。

三、臨終一幕

賈母既然受到這種打擊，暮年心事，自然是支不住的了，看她處置她的財產的一些步驟和交代，已是做她下世的準備。此後，雖然強自排解，強為掙扎，強為歡笑，賈府的人兒無論如何振作不起精神來了。不久賈母一病便爾不起，當她臨危之時，還坐了起來對着面前的兒孫們『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眼眶滿地下瞧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心安了！我的蘭兒在那裏呢？」李纨也推寶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寶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寬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太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最

可惡的是更下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贖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聽了一陣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便伸腿去了。這一幕雖然是照例應有之義，但描寫得如情如理，賈母一生始終都非常堂皇冠冕，的是一個福壽康寧的老封翁的樣子。

現在我們要說到「劉老老」了。說到劉老老，便得從她的女婿狗兒家說起：「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與王爺，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自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團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雜計，劉氏及操井臼等事，青兒姊弟兩個無人管着，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應過活中，雖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故的老嫗，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妻，豈不願意？連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但是劉老老爲什麼要訪問賈府呢？

「因爲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各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

酒，在家閒弄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鬧我多嘴，咱們村莊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飯？你若因年小時，攛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摺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鬧生氣，成了什麼？子漢大丈夫！」如今咱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腳下，這裏安城中運糧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隨着在家攪這也沒用了。狗兒聽了，攛到你老只會在炕頭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攛去不成？」劉老老說：「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會自己跑到咱們家裏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人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到也不然。官裏有人在，成事在官。咱們謀到那裏，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如今是你拉硬腿，架着去俯就他，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遠去這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真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百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夫雖降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許他還念

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點好心，拔一根汗毛比嚼們的腰還壯呢！」劉氏在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們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况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一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啊呀！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好賣腳去。倒還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會議已定。次日，大天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正是劉老老攬了板兒進城至紫雲府街來。至紫雲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擔擔衣服，又

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大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脚下，等着一回子，他們那裏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位年老的說道：「不要錯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裏。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就找到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着板兒遠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生夜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玩要物件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裏廝鬧。劉老老便拉着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甚麼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裏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

「你老是多忘事！」那裏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劉老老初次進榮府，見到周瑞家的，方算是得了門徑。不然的話，那真如她說的「候門似海，」她一個鄉下老婆子，怎樣關得進去呢？且說：「周瑞家的命催的小丫頭倒上素菜，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的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三則也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情重嫂子轉教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本嘆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雖却其意，三則也要顯弄自己窮酸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動身？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動輒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曾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太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道：「原來是他！」

難道！我帶上就帶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緣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雖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差役瘦子男瘦子，上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裏話來？』俗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裏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跪下頭，頭上來，劉老老聽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可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劉老老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也難得罷！」周瑞家的聽了道：「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別人都大呢！如論出挑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更要賂口齒，才個會說，腳踢地說不過他罷！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這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丫頭回來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上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備着劉老老，上太太屋裏，他吃飯是空兒，陪劉老老看書法罷！若遲一步，回房怕太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上齊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送進門買雞的住

宅來，先至側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裏，一路帶一等，自己先過影壁，走進正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心腹連房裏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跪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取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平兒不可不認，所以我就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一叫他們進來，先無意裏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劉老老初到榮府的第三進門，已進來園遊了。

那鄉下老媽媽，忽然進了侯門公府，自然是太不習慣。且耳聞目見的，都是新鮮別緻之態，奇萬然。周瑞家的帶着她和板兒，進了正房，台階上打起耳猩紅氈簾，繞入堂屋，只見兩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似在雲霧裏飄。滿屋中之物，都是銀器，金器，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雙頭嚙念佛而語，「這是引他到東邊這關屋裏，許是寶蓮女兒睡處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恭，劉老老兩眼，只見得兩個丫頭，圍護了進來，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綉線，插金戴銀，花容月貌，倒當是鳳姐的丫頭，纔要稱，中然見兩丫頭，攔腰的說：「你是平兒的姑姑，」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靈

擱了頭。於是讓劉老老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上茶來吃了。劉老老板兒見咯嗒咯嗒的響聲，大有似手打鐵槌鑄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盤般一物，卻不住的亂晃。劉老老板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什麼用處？」正想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響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連忙起身。說：「劉老老板兒只當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板屏聲靜聽，只聽得「噹」的一聲，又有山洪聲，約有一二丈高，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盆，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擱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其有伺視端菜的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擡在這邊，擡去幾盞碗，於是擡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了要吃肉。劉老老板把巴掌打平關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板意，於是帶了板兒下炕，到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嘮囉了一會，方讓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

炕上大紅條氈。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鎏錦虎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翠線閃綵大氈，旁邊有銀燭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攪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着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緞銀鼠皮裙。粉光脂膩，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盪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攪身裏茶。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滴兩春風的問好，又喚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也是往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更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疏淡了。知道的呢，你們厭棄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這裏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

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能，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裏鳳姐叫人抓菓子與板兒吃。……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自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老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家的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遠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裏，劉老老進榮國的門，似乎以經達到了，後來鳳姐的兒兒買藥來了，打了個岔子，等到買藥走了以後，「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來，不爲別的，只因他爺娘在家裏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來了你老老！」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爺在家裏怎麼疼你的？打發咱們來做什麼的？只

鳳姐兒早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裏趕咧，那裏還有吃飯的工夫麼？」鳳姐忙命「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裏，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奶奶好生護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裏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醜唇砸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况况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相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

叫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還要壯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纔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曉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過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她，到不會說話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她的姪兒呢！她怎麼又跑出這樣的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她，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裏還說上話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我們很詳細地述說劉老老初進榮

府的一段故事用意在：

(一)不詳述這一段故事，則劉老老以後幾次來榮府便沒有根據，沒有頭腦。就是說：

(二)不詳述劉老老先訪周瑞家的，則無從找到平兒這一個重要的線索；

(三)不先打通平兒，則難以見到鳳姐；縱見了鳳姐，旁邊無人說話，也不方便；

(四)不詳述鳳姐之與劉老老一段說話，則此後之關係便無從建立，本書沒有收場。

現在我們要說到劉老老第二次進榮國府了。有一天，平兒出去有事，鳳姐打發人把她找了回來，「平兒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她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急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請家裏都闖：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擔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一，並不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

張簪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待已吃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請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稱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那裏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呢！那些散衆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教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了，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爺的！難爲她帶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

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娘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的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些狂三詐四的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沙羅裏的美人一般的丫鬟在那裏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原書註謂：「當改作：八十一」）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

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家活也沒人做！」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話，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了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玩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着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裏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嘗嘗，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齣！」劉老老認識了賈母，一連在大觀園中盤環了幾天，參加了賈母的兩次宴會。深得賈母的歡心，鳳姐因此也格外優待她，把她的女兒巧姐認給她，遂結下深切的關係。——這便是劉老老二進榮國府的一段故事。

劉老老三進榮國府是正當榮府已沒抄，鳳姐病在床褥，精神恍惚，心情不安，奄奄一息的時候。這時平兒正在給鳳姐搥腿，一見個小丫頭兒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丫頭兒說：「她不敢進來，還聽奶奶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她等着，你問她，來有什麼事？」小丫頭兒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丫頭說着，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她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跑到這裏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劉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

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裏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歡喜，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我們鄉村裏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擱着什麼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裏扯她，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裏知道倒合了鳳姐的意，硬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詫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她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她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勸解。巧姐兒聽見她母親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老爺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她起的名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她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

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蠶繭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蠶繭兒我們村裏多得，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她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裹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拿什麼哄她頑？拿什麼給她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着，自己還笑。又說：「那麼着，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裏雖說是鄉村裏，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也不少；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莊家人瞧着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丁。」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這是頑話罷咧！放着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裏肯給莊家人家？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她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孫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

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得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是仗着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莊家人苦，家裏也擰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果，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教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裏，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裏動了家，我就幾乎嚇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裏，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裏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嚇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裏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已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婿女兒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箇子。今兒天沒亮，就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嚇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擱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著！」說着，又掉下淚來。平兒等着急，也不等待說完，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

說了半天，口乾了，咱們吃碗茶去罷！」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到不要了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接着平兒間計於劉老老，後來鳳姐的神經又發，大家跑了去，鳳姐清醒以後，便聽劉老老的話，托劉老老回鄉替她求神許願，隨行帶了鳳姐這顆青兒留下，同巧姐在一塊兒玩耍。這是劉老老三進榮國府的一段故事。

劉老老回鄉不久，鳳姐就死了；鳳姐死了不久，她的至親骨肉弟兄王仁便夥着賈母的
一些敗類，賈環，賈菡，和那大舅之流，設計出賣巧姐，而那夫人貪於微利，王夫人礙於
分際，幾乎鑄成大錯，所幸平兒機警，苦苦地說動了王夫人，又巧劉老老從鄉下來，不第
四次進榮國府，鼓勵平兒設計帶着巧姐，一別崩一走，打破了他們的好計，不久，賈府一
開復原官，賈鍾本來去看他父親的，此時也一同回來，劉老老纔和平兒又把巧姐原璧送
回，完了這段公案。這是劉老老第五次進榮國府的故事。

劉老老五進榮國府，乃是代表五個不同的階段，初進榮國府只是描述她接觸了榮國府的當權者鳳姐的前後情形；第二次進榮國府接受了賈母的招待，暢遊大觀園；這兩次入府都是當賈氏鼎盛的時候。第三次進榮國府，賈府因被抄，家道破落；賈母去世，熙鳳臥病，氣象愁慘。鳳姐接見劉老老相對而泣，命巧姐出覓行禮，形似「托孤」；第四次進榮國府乃在鳳姐已死，衆魔作祟之時，劉老老以計脫巧姐於險；第五次進榮國府則是送巧姐回府。由此觀之：劉老老五進榮國府實是賈氏一門興衰關鍵，可與賈母一生事蹟相比擬。

×

×

×

×

×

×

賈母和劉老老，我們前面說過，乃是兩個不同社會典型人物：她們；一個是貴族社會的老封君，鐘鳴鼎食，頭指氣使；僕從滿前，富貴壽考的人物；一個是農民社會的老太婆，年事雖高，而胼手胝足，終身勤勤，不得一飽的苦人。一個是是恤老憐寡，雍容寬厚；一個是勇於爲善，富於同情；急公好義，誠實不欺，報德感恩，可以托孤。就性格言之，各有其獨到之處；就社會地位言之：爲賈母易，爲劉老老難。因之，吾愛賈母；吾尤

愛劉老老！

六 紅樓夢的寶藏

我們既然講了五次，紅樓夢的寫作所爲何事，大概大家已有了相當的概念：頭一篇——一面鏡子——在我個人想來，乃是我對於紅樓夢的研究的出發點，就是表明：我是從什麼角度，從什麼立場來看紅樓夢，（至於我這立場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這立場，和前人大不相同罷了。）第二次至第五次講演，完全是事實，不過由我把它們加以貫串，剪裁和敘述罷了。但只此五次而止還是不夠，因爲第一篇是方法論，第二至第五篇是材料的示範，但紅樓夢的精義入神之處，還得大費大家的摩挲，畫龍而不點睛，還是不能交代，我們應該運用第一篇的方法，利用第二至第五篇所說的故事以及全部著作的材料，分析這一偉著所遺留給我們的是些什麼寶貴的文化遺產。依我看來，大致不外下述五
種：

（一）透澈的觀察力；

（二）對當時社會的批評精神；

(三) 善用俗語增加文字上的生活力；

(四) 超越的幻想力；

(五) 天才的描寫技術；

紅樓夢的作者既然用寫實主義的方法來描寫他所生息其中的社會，自然要如實地顯現地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放在讀者的眼前。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一定要在這森羅萬象芸芸衆生的社會中，找出它的最基本的因素來做爲它的中心思想，那就必有透澈的觀察力才行。曹雪芹是具有這種觀察力的，因爲他屢次鄭重提出下述的一個觀念：

(1) 第四回說：「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

(2) 同回上又說：「人命官司他都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

(3) 第七回說：「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獺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

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啻遺我茶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貌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豔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又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

(4)第六十四回說：「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賈蓉語）

(5)第七十五回說：「傻大舅……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嘔氣，你可知道麼？」賈珍道：「不曾聽見；」傻大舅歎道：「就爲錢這件東西。」」

以上所舉只表現出一個觀念，即：天下萬事的根由皆在「錢這件東西。」這一觀念，貫串了整個（至少前八十回的）紅樓夢的思想，這是曹雪芹透澈地觀察出來和深深地體驗出來的。曹雪芹曾經生活在極榮華富貴的社會和家庭中，他是有富有平等觀念的，同時又

富有極大的同情心，所以他享盡了榮華富貴，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感覺到這富貴的境遇阻礙了人類的交互情感，後來，他家道中落，身處貧苦，甚至喝稀飯度日子，必更感覺到這「貧富」兩字非人不淺。他作紅樓夢就是在這時候，所以書中充滿對於貧富差別的憎恨。至於他對於所描寫的社會，自然是抱着嚴厲的批評態度的，但他並不主客地要對舊社會加以攻擊。但結果，這一偉著的本身，就是著者所生活其中的社會——貴族地主社會——的一種最無情、最深刻、最嚴酷的批評。(一)是對當時社會制度的批評；(二)是對當時人心世道的批評。它是社會的一面鏡子，但這面鏡子，從劉老老開始敘起，從一個農村「貧婆子」的眼中看出並由她的嘴描畫出當時宮庭貴族——地主貴族和農民生活的懸殊；又從賈珍的莊頭之一——烏進孝的年終送租課的一篇帳目中，顯露出當時地主貴族所擁有的土地是如何廣大，他們每年所得的地租是如何的豐富；從賈雨村的門子所給他看的「護官符」看來，知道當時地主貴族對於地方政治擁有如何尊嚴的影響力量，他們對於一般人民是如何惡霸？從尤氏眼中看出，口中說出賈珍之引誘豪貴青年嫖賭逍遙，則事之于真高，可知；從賈種口中說出王熙鳳之悍且妬，則其平日對於男女之事，「只准官家放火，不

「雅百姓點燈」之禮，橫行爲，不問可知。這便是對於當時之社會制度的批評。至於賈府抄家，而所有親戚都遠避不敢露面，只有一個薛蝌敢於出入賈府；賈雨村受賈府之恩極重，而當朝廷命其查明實蹟時，狠狠地踢了一腳，世道之險，人心之壞可知。賈赦謀買人之古扇而不得，賈雨村竟誣栽它的所有主虧空公款，沒收財產入官，以劫取他所賣而藏之的扇子，致使「石獸子」傾家敗產。世道之險，人心之壞可知。王熙鳳因賈瑞之言語輕佻，遂百端引逗他，使他一步一步陷入逆倫犯分的地步，加之以極端的侮辱，致不惜置之死地。又因貪人之財，招權納賄，破壞人家的婚姻，致使癡男怨女雙雙自殺，世道之險，人心之壞可知。鳳姐死後，她的母舅，胞兄和着賈府的骨肉至親——兄弟子姪——虧着她的婆母出賣她的女兒巧姐，只剩下一個婢妾——平兒，一個鄉下老太婆——劉老老來救她，則世道之險，人心之壞更可知。這便是對當時世道人心之嚴酷的批評。所以我說紅樓夢乃是當時社會的「一面鏡子，」但這一面鏡子，怎麼能造得這樣具有如許的光照力。透澈力；和幻想力：——它的光照力比現在幾千度的探照燈還要明亮；它的透澈力比現在的幾千倍的X光還強洞燭肺腑？它怎樣能從人心的深處勾出它的隱秘？又怎樣有如許的生動力？那就

不外乎一種超越的幻想力。我們總括一句：紅樓夢的寶藏有四：（一）對於當時社會之深刻的批評；而其所以能如此，則是：（二）善於運用俗語入文；（三）超越的幻想力；（四）天才的描寫技術。待我慢慢說來。

中國幾部有名的小說，如水滸，儒林外史等等，皆善於運用熟語，而紅樓夢尤甚，紅樓夢尤以前八十回爲最，現在我隨便舉些在下面，如：

（1）「偶然一回願，便爲人上人」（第二回）

（2）「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噙着我多嘴，咱們村莊人家，那一個不是老漢誠誠，守着多大碗吃多大的飯。』」（第六回）

（3）「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同上回）

（4）「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同上回）

（5）「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同上回）

（6）「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汗毛比咱们的腰還壯呢！」（同上回）

（7）「沒的去打瞎現世！」（同上回）

(8)「也難賣頭賣腳的！」(同上回)

(9)「貴人多忘事！」(同上回)

(10)「自己方便，與人方便。」(同上回)

(11)「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同上回)

(同上回)

(12)「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第七回)

(13)「那裏承望！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鷄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

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脖子折了往袖子裏藏！」(第七回)

(14)「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第八

回)

(15)「黛玉借着雪雁遞手爐給她，奚落寶玉寶釵道：「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

裏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笑道：「也

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

還快些！」（第八回）

（16）「原來薛蟠……因此也假說來上學，不過於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第九回）

（17）金榮笑道：「……我可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同上回）

（18）「又拍着手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同上回）

（19）「助紂爲虐。」（同上回）

（20）「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同上回）

（21）「他是東衙裏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同上回）

（22）「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同上回）

（23）「忍得一時愁，終身無惱悶。」（同上回）

（24）「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罷，比登天的還難呢！」（第十回）

（25）「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找呢！」（第十回）

（26）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

爪窩裏去了！」（同上回）

(27) 「鳳姐……因說寶玉道：『你忒婆婆媽媽的了！』」(第十一回)

(28) 「鳳姐……心裏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同上回)

(29) 「鳳姐兒道：『你們奶奶(指尤氏)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同上回)

(30) 「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第十二回)

(31) 「那賈瑞……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等着，『熱窩上……』」(同上回)

(32) 「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同上回)

(33) 「常言道：『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登真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樂極生悲，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

一世詩書舊族了？」(第十三回)

(34) 「……眼見不理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燦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沒有不散的』俗語」(同上回)

回)

(35) 「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拉縴的圖銀子。』」(第十五回)

(36)「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鐵。」(第十六回)

(37)「你是知道的：嗒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鬥」，「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武藝。」

(同上回)

(38)「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同上回)

(39)「鳳姐道：「呀！往蘇杭走了一次回來，還是這裏「酸纏肚飽」的！」(同上回)

(40)「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裏瞧着鍋裏」的。」(同上回)

(41)「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同上回)

(42)「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化」呢！」(同上回)

(43)「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跑。」大爺派他(指賈菴)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同上回)

(44)「寶釵說：咱們別在這裏一礙手礙腳。」(第十八回)

(45)「寶釵悄悄的抿着嘴點頭笑道：『看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

「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同上回)

(46)寶玉奶母李嬭歎道：「……那寶玉是個一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同上回)

(47)「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同上回)

(48)「黛玉聽了笑道：『……可知半報還半報，不爽不錯的。』」(同上回)

(49)「麝月道：『那些婆子都老矣拔地服役了一夫。』」(第二十回)

(50)寶玉給麝月餵頭，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乾，倒上了頭了！」(同上回)

(51)趙姨娘罵賈環道：「誰叫你上高臺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同上回)

(52)「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第

賈母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一箇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

呢！」（同上回）

賈母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頭來說：「老爺叫賈玉！賈玉呆了半

響，登時搖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撻的：「趕緊請兒來的，死也不

敢去。」（第二十三回）

「原來這賈雲最伶俐乖巧的，鴉兒說像他的兒子，便笑着說：『鴉兒的好：』搖

車兒裏的爺爺，姓拐樓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第二十四

回）

「賈琮來問賈玉好，那夫人道：那裏找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

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同上回）

賈雲答他的舅舅的埋怨道：「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

我手裏化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一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同上回）

「林黛玉笑向賈玉道：『呸！原來也是個「銀樣蠟槍頭」！』」（第二十三回）

(59)「趁着老太太還明白硬眼的時節，儘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饕春寒秋後熱。』」(第五十七回)

(60)趙姨娘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倡婦養的！……我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第六十回)

(61)「趙姨媽便說：……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尸的撞尸去了，挺床的挺床去了，』」(第六十回)

(62)「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第八十二回)

(63)「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第八十三回)

(64)「寶釵道：『……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義，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第九十一回)

(65)「寶釵把嘴一努，笑說道：『人家倒替奶奶拉臊，』」(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一回)

(66) 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也不擡；遇見金桂，金桂却「一盆火」的趕着。」(第九十一回)

(67) 賈政聽了這話道：「明說我就不識時務麼？若是上下和睦，叫我與他們「貓鼠同眠」麼？」(第九十九回)

(68) 「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只得狠命拍了幾下，口裏自言自語的罵道：「真真的「小短命鬼兒，放着罷不挺，三更半夜嚇你娘的喪！」」(第一百零一回)

(69) 「賈璉喝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犛子呢！」」(第一百零一回)

(70) 「平兒道：「……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又關會着好幾層兒呢？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同上回)

(71) 「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過了雨了？」」(第一百〇七回)

(72)「寶玉對五兒說：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第一〇九回)

以上各熟語是我從本書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五十七，第六十，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九十一，第九十九，第一〇一，第一〇七，第一〇九各回中徵引來的；計：第二回一條，第六回十條，第七回兩條，第八回兩條，第九回八條，第十回三條，第十一回三條，第十二回兩條，第十三回兩條，第十五回一條，第十六回八條，第十八回兩條，第十九回三條，第二十回三條，第二十一回兩條，第二十三回一條，第五十七回一條，第六十四回兩條，第八十二回一條，第八十三回一條，第九十一回三條，第九十九回一條，第一〇一回三條，第一〇七回一條，第一〇九回一條；計七十二條。書中運用這等熟語的地方，都很生動有力。這不獨紅樓夢爲然，卽水滸，儒林外史等各作也是如此。而紅樓夢，尤其是前八十回，運用的尤多。古文中如左傳孟子等皆是善於運用熟語的。例如：

(1)「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桓十年)

(2) 「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宣公四年）

(3)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成公十五年）

(4) 「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夫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

(5) 「令尹子瑕言蹊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昭公十九年）

(6) 「夫桀王曰：『因獸猶鬥，』况人乎？」（不定公四年）

(7)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孟子）

(8)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能待時。』」（孟子）

(9)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也。」

(10)「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

光有了這種熟語的運用，只能使文字增加生動的力量，但文學上的真正偉大處還不在此，那就必須有一種超越的幻想力。所謂幻想力有兩種作用：一種能從極複雜的現象之中，鉤深致遠，把握住它的最主要的因素，使著者所要描寫的對象從庸俗的外觀中脫離出來，達到一種超越的境界，紅樓夢實具有這種幻想力。譬如：

「那薛武安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寒暄了。手裏端着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神志已到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着，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那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進盥漱

回。那兩個婆子見人去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跌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跌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跌氣；大雨淋的水鷄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法罷！你說可笑不可笑？平常沒人在跟前，就自突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歎的，就是咕咕囔囔的。」（第三十五回）寶玉這種態度不惟「兩個」「極無知識的」婆子，看着好笑；就是一般所謂讀書人對之也是莫明其妙。這裏包含着「一個極重要的哲學問題和科學問題。當兩軍鏖戰時，彼此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生死鬥爭上，往往身上中了槍彈，鮮血淋漓，自己還不知道，也不感覺痛苦。並且依舊如好人一樣活動，待人家一告訴他知道，他便登時感到痛苦不可支。這不惟是精神集中，意志集中可以貫穿金石的哲學問題，並且是自然科學的問題，一般人只知注重外表知識，那裏會領悟到此。寶玉教人躲雨，而不知雨也淋在自己身上；只注意玉釧是否燙手；而忘却自己的手被燙了。實因此理。所以黑格爾說：常識認為不合理的；便是合理的；常

批評我，那我有做『賊』了，『賊氣』了！這種表現便是超越的幻想力的幻想結果。又如當『寶玉』做金釧鳳姐做壽，在大觀園大開筵席的那天，寶玉却穿着素服，帶着烤茗跨着馬跑到北門外水仙庵，借了香爐，燒了散香，向空含淚施了半禮，烤茗也忙爬下去叩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好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濟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意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着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替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第四十三回）鳳姐正在受寶玉所領的散香和祝壽，寶玉却偏偏地跑到城外去祭鬼，這是第一件不近情理的事。焙茗說，不知寶玉祭的誰，這樣一個悶葫蘆叫人猜不透，這是第二件不近情理的事。而且焙茗竟望空禱告所祭之鬼保佑寶玉『來生也替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更是不近情理的事。但是這些不近情理。正是近情近理，將這一副一主一僕之情癡的畫圖湧現在讀者面前，這便

是越越的幻想象力！又如：寶玉在一塊山石子後頭，悄悄兩個給他拿東西的小丫頭。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瞧襲人姐姐沒有？」這一個笑道：「打發宋媽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半夜，今日早上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道：「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見！」旁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道：「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道：「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聽說，忙問：「怎麼又親自看去呢？」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她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她，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帶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她平日為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裏去了？」我告訴她，她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她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爺命我去管花兒，我如今

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小鬼來捉人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錢紙，澆些漿糊，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少待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換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相信，及進來到房裏，留神看時辰，果然是未正二刻，她噙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你不認識字所以不知道，這是有原故的。不但一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她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謔不來，卻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黛玉生情，忙答道：「我也曾問她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她說：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他說：我是只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以為怪，亦且去悲生喜，回頭來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她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不能再相見了，」免不得悲感思念。因又想雖然隔斷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

（第七十八回）晴雯死了，寶玉問那兩個小丫頭：聽見她說了什麼話，已經是癡了，

但那個伶俐的丫頭，「見景生情，」却謊出來說是怎樣她念着寶玉，怎樣做了花神，便是不近情理了。而那個小丫頭竟認出她做了管理芙蓉花的神，寶玉也居然相信，居然轉悲爲喜，讚歎不已，這更是不近情理了，殊不知這種不近情理，正是近情近理。兒童是最富於幻想力的，況寶玉這樣聰明靈秀，具有夙慧的少年，幻想力更是超乎尋常。而他的丫頭自然也有慧根，所以這種違反常理的想頭，却是當時大有可能的事實，這種文心便是超越的幻想力。幻想力的作用結果並不幻想，而是寫實主義的最必要，最犀利的因素。又如：

(1) 我們在第二講中所舉的興兒的話：「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緩了，又吹化了薛姑娘。」又如我們在第四講內所舉的，「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付他們提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第四十一回)妙玉之潔癖本不近情理；寶玉之逢迎妙玉之愛潔的心理，命小么打水來給她洗地，更是不近情理，而妙玉居然進一步只許他的命小么把水放在山門外邊，尤其不近情理。這些動作本身就是幻想的結晶，那末，把這種幻想的動作行爲編摩出

來的幻想力，却不是幻想，而是寫實主義的精神了。有了這種超越的幻想力，始可給文學產生出深刻而巧妙的描寫技術。

描寫的技術應分做兩部分說：一部分是關於肉的描寫，一部分是關於靈的描寫。所謂肉的描寫，就是描寫人們性生活之肉的部分，例如：

(1)「這被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好男風，不甚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設意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個了。」(第四回)

(2)警幻仙子告戒寶玉道：「……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些仙閣幻境之風光尙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第五回)

(3)「襲人伸手與他（寶玉）繫袴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黏溼，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她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漲紅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丫鬟不在旁邊，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道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第六回）

(4)「金釵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親嘴摸屁股……」（第九回）

(5)「正在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着叫道：「親嫂子！等死我

「了！」說着，跑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袴子，滿口裏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袴子便硬幫幫就想頂入……」（第十三回）

（6）「賈瑞……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因此發了一回狠，再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一時撲在懷裏，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他二十來歲人，尙未娶親，還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上告了消乏。」（同上回）

（7）「誰想秦鍾趁黑夜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那裏洗茶碗，秦鍾便撲着親嘴。智能急得躲脚，說做什麼，就要叫喊。秦鍾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澆水救不得近火。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
不出聲，……」（第十五回）

（8）「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裏（東府某處）有個小書房內，曾掛一軸美

人，極盡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安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寶玉倒嚇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不成？乃大着膽子，繪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會活，卻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謂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躲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寶玉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她的歲數也不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她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

（第十九回）

以上八條都是肉肉描寫，這種描寫還是點到就住，不怎麼色相，描寫得最露骨的

妻實是下流賤賤了。

(9)却說，巧姐兒出天花，賈璉和鳳姐隔房，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那賈璉分
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
不想榮、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
都喚他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
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
不管了。所以淫蕩兩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
她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對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
外懼醜女，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搬在外
書房來，她便沒事也要走三四回去招惹。賈璉似餓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
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夜
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
問談款款，便有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這

體筋骨盡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倡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她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就斷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第二十一回）

(10)「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辭辯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濕，別有一種謙屈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哇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強硬着纔肯吃的呢！」辭辯道：「我那裏吃得來？」金桂道：「不吃也好，就如像你哥哥吃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裏，兩個眼已經也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辭辯見這話越發那辭辯了，打着要走的，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裏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辭辯急了道：「瘦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脸道：「你

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嚇了一跳，回頭瞧時，卻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擡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趕忙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便得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叫，纔瞧見金桂在那裏拉住薛蝌，往裏死拽，香菱却嚇得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裏金桂早已連嚇帶氣，跌跌的睡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回房……」（第一百回）

肉的描寫到了賈璉和多姑娘兒的勾當，可謂窮形盡相，醜態畢露，至矣盡矣，難以加矣。金桂之勾引薛蝌，和寶蟾合作去打薛蝌的主意，雖然還不會如此這般，但她們的行動的目的，也只是「那回事」，所以這種敘述也只是肉的描寫。此外如賈璉之於鮑二家的，尤二姐；賈珍之垂涎尤三姐，薛蟠之於夏金桂和寶蟾以及關於其它一切性生活的言行，見之敘述的，也都是肉的描寫。肉的描寫在紅樓夢一書中，絕不是得意之筆，就是說，這不是它的精彩的部分。這種描寫是承襲明人小說的餘波。明人小說對於肉的描寫十九皆是赤

裸裸的。這種也許就是所謂「暴露文學」的本來面目。我們不再多徵引了。現在且說靈的描寫罷。所謂「靈」就是精神，或意識，或是肉靈一致，或是內外交織的一種心理狀態。我們知道：人類不只是有肉體生活或生理的或物質的要求，並且有精神生活，或心理的要求。所以我們觀察社會，觀察人生，不但是要着眼他的外部活動，並且要注意他的精神狀態或心理狀態。這一種工作在文學上就是心理的分析，用這種態度去從事人物的敘述就是的描寫。這種描寫分成兩種：（1）橫斷面的描寫，「就是說，把所敘述的整個社會之各階層，各種類的主要人物的心理，做一橫斷面的解剖圖，剝去他們所蒙着各種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文明外，把他們內心中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不可告人的心理狀態赤裸裸地顯示出來。（2）縱斷面的心理描寫，乃是把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個人之為善為惡，為忠為奸，心理狀態的發展過程做成縱斷面的解剖，赤裸裸地顯示給人看。我們現在先說橫斷面的心理描寫。誰也知道，寶玉最愛黛玉，黛玉自然也極愛寶玉。但兩人「求近之心反弄成疏遠之意，」紅樓夢是這樣描寫的：「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友，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

昨日張道士捉弄，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這可惡，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自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裏像人家有什麼記得上的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倒又重找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可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裏生氣，來拿我殺性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一種下流癡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閣秀，皆未有稱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

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卽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着，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皆有你，你心裏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着：「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這金玉，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卻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裏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第二十九回）人世間是偏生有這種磨難的。越是兩下裏要好，越是用心思，互相體貼，越會生出許多誤會，許多猜疑，許多隔膜，遂致發生了許多悲劇。賈林兩人的處境正是這樣。而作者

描寫的細膩竟能把他們的心思曲曲傳出，也就越顯得是難能可貴了。廢下一段，描寫寶玉、黛玉、襲人、紫鵲四人的心理更是繪影繪聲！「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擡道：『什麼撈什字！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她那麼些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鵲雪雁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她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睛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裏一煩惱，方纔吃的香露飲，解暑湯，便承受不著，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溼，雪雁忙上來遞，紫鵲道：『雖然生

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紫鵑。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喘；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她較證，這會子她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她，心裏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冷，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去開手了。因此上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搨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心起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寶黛兩人的用心各有不同，完全從反面着想，一方面處處爲對方設想，不爲自己打算；一方面却又各自將真意瞞起，胡起猜疑。到了不能解決，越走越遠時，結果只有痛哭，襲人紫鵑各人看着各自的主人痛哭，也各隨着痛哭，而其內心中所以哭的原因又各有不同。却都一一地表現出來。——這是何等偉大的，天才的描寫技術啊！

我們再看它描寫趙姨娘的心理：（趙姨娘是買政的妾，她這個人做了姨太太，有點氣不憤，在那種嫡庶之見極嚴的社會中，自然是被壓迫者，自己又不爭氣，又無條例，又好惹事招非，這種既愚蠢且卑鄙的人）而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買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殺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裏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着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剛纔給環哥兒的。難爲寶姑娘這樣年輕的人想得這樣周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尊，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兒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忍耐着。

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裏咕咕囔囔，自言自語道：「這倒又算了我
什麼兒呢？」一面坐着，獨自生了一回悶氣，……（第六十七回）趙姨娘想借着寶釵的哥哥
兒的東西，去向王夫人討好獻殷勤，却「抹了一鼻子灰，」又不敢發脾氣，只得回房來生
悶氣。趙姨娘在這以前，因賈環向芳官要薔薇粉而得茉莉粉，要大鬧一場，便對賈環說：
「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
會子，擗屍的擗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去了，嘆一場兒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
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沖撞
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第六十回）必趁着他「擗屍的擗屍
去了，挺床的挺床去了，」才敢鬧一場，因為「兩個月之後」大家不會「再找出這個渣兒來
問，」其卑鄙可憐的心理如畫！而作者之描寫的技巧也就更顯高明了！
我們再看鴛鴦死時一幕：「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道：『誰把腳凳擦在這裏，幾
乎絆我一交！』」說着，往上一瞧，嚇的一啊呀！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可巧的栽在琥珀身
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喊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聽見了，跑進來一

大家嘆息，說與那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痛哭去罷；那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到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嚇的雙眼直瞪，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忍着氣，寶玉死命的纏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他又這樣死法；』又想：『寶玉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倒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裏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分付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裏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裏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鴛鴦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既傳了鴛鴦的嫂子進

來，叫他着着人殮，遂與那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費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閒了，賸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叩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旁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三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了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號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賈政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那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政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咱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咱們盡孝，咱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咱們服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一場。衆人也有實實

親人命題以自肥，我現舉她的親信使女寶蟾的自供做證據，你該不能不相信了罷。又如：我說鳳姐剋扣姊妹們的月錢去放高利貸以自肥，你不相信，現在我舉她平素最親信的丫頭平兒的話做證據，你該可以相信了罷！又如：我說王熙鳳素日刻薄寡恩，你不相信，現在我舉賈母臨終勸她「修修福」的遺言以為證，便由不得你不信，這就是以矛盾描寫法。

(四)以陰射陽的描寫法。著者對於當時政治的腐敗和只講勢利，一定是深惡而痛絕的，但是明目張膽的批評，當然是不許可的，於是就用形容陰司的貪污影射陽間的官吏，所以當寶玉去探秦鍾之病，而「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復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證，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拿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轉輾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鍾不睬，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捧牌提

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那裏肯就，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着智識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關節處？」正鬧着，那秦鍾魂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路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的！」那判官聽了，先就嚇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教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不肯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於我們。」（第十六回）這種描寫對於當時官僚政治之腐敗，可謂極攻擊之能事，但這並不是曹雪芹的創見，而是從西遊記脫胎出來的。西遊記上說：唐太宗爲孽龍所殺冤鬼所纏，病勢日益危險。『一

日，太后宣集臣商議後事，太宗又宣徐茂公，吩咐國家大事，蕭瑀沐浴更衣，待時而已。旁邊閃出魏徵手扯龍衣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如何保得？」徵云：「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如到陰司，付鄆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誰？」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先授磁州令，後陞禮部侍郎，在日，與臣八拜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裏，遂瞑目而亡。」（西遊記第十回）太宗到了陰間，可巧路遇判官崔珏接駕，太宗遂將魏徵之信交了與他，沿途冤魂如其兄建成，其弟元吉等等都來索命。幸虧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隨身保護，喝退了那些冤魂，見了十代閻王，十代閻王頗為優待，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崔判官急轉司房，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先逐一檢閱，只見南瞻部州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貞觀一十三年，崔判官吃了一驚，急取海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二畫，却將簿子呈上，

十王從頭一看，見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閻王驚問：「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一十三年了！」閻王道：「陛下寬心勿慮，還有二十年陽壽。」（西遊記第十一回）兩個故事性質差不多相同，至少我們可以從它們抽出如下的論斷：（1）陰間的政府制度一切都是陽間政府制度的仿本；（2）陰間政府的一般官僚之昏庸也是陽間政府的一般官僚之仿本；（3）陰間官僚也和陽間官僚一樣，嘴裏講的或文告上說得是「鐵面無私」但是一遇到有勢利的，那些諾言，便等於放屁，一點也不兌現。（4）陰間官僚甚至交通陽間官僚，擅改既定的案件，上下其手。這對於陽間政府是何等的尖銳而合理的批評。西遊記全部都是披着神祕的外衣嚴厲地批評人間社會，人間政治腐敗，紅樓夢是直敘人間的事實直接批評人間社會的。

上面所引，只是紅樓夢作者偶一爲之，但也許他認爲這樣是必要的。因爲紅樓夢全篇敘述都罩上一件桃色的烟幕故意把事實閃灼地加以渲染描寫，除非有心人才可透過烟幕看出真正面目，至於借陰司聽見『寶玉』二字使秦鍾還魂一段故事批評當時的政治極爲露骨

，故即西遊記的故智，借陰司以出之。此等敘述本身就表示著者所處之社會乃是一極不自由，極其蠻橫的封建社會。以上種種就是我所說的紅樓夢的寶藏。我們可以拿這些寶貴的東西逐一地和其它中國的近代小說和現代小說比較比較，看一看它們是否也有這等豐富的內容，俗話說得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那末，紅樓夢的真正價值便可估定了。

x
x
x
x
x

現在我們附帶地說一說我對於紅樓夢的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見解；其實前八十回是不必討論的了，因為我的六次講演的目的只在闡發它的寶貴的遺產即豐富的內容，間或也兼引後四十回，那却不是主要的目的。所以現在只須專論後四十回就夠了，但也只是略而言之，不能詳也。

後四十回是高頌續的，它比前八十回晚出差差不多有五十年。後四十回，就大體說，也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例如：八十七回敘述妙玉聽琴；八十九回敘述林黛玉絕粒；九十六回敘述鳳姐破壞寶玉黛玉的婚姻而促成寶玉寶釵的婚姻的『偷樑換柱』之計；九十二回敘述司棋要求自由擇配，竟以身殉，而潘又安亦繼之以死；九十八回敘述林黛玉的焚稿；一百〇

七回敘述賈母分散餘資，告戒子孫；一百十八回敘述平兒劉老老獨力救孤女之義俠行爲。都是很好的作品，雖置之前八十回中，亦無愧色。但是我認爲後四十回有個顯著的缺點：一個是敘述的生動性較之前八十回差得多，態度頗覺板重不靈，這或許它沒有前八十回那樣多多使用藉語。一個是思想與前八十回不一致，寶玉本是堅決地反對那些腐儒所高談的文章經濟的，尤其對於當時的考試制度——八股試帖取士——深惡而痛絕之，他對於林黛玉的傾倒，也就是因爲這個，因爲「林妹妹始終沒有說過這種混帳的話，」但在八十二回却有下述一段描述：「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泡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裏。」紫鵲笑着，答應去拿龍井茶，叫小丫頭兒泡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先生的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誣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也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爲博奧，這那裏是闡發聖言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要我學這個，我又不肯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這段話與前八十回的意旨是磨合的，但是下面黛玉的答話便和前八十回不一致了；黛玉道：「我們女孩

竟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兩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學得好，不可一概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同上回）所謂「這個」當然是指「八股文章」而言了。黛玉像這樣的思想，在前八十回從沒有發表過，而且也絕不像黛玉的聲口。這是一。第八十九回：「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裏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卻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裏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子身上又單弱，不操也罷了！」」琴不能彈出富貴壽考來，那末，說這話的人自然願意富貴壽考了，這種庸俗不值一文的思想，如何出自寶玉之口？這也是前八十回從不會有過的。這種思想，若果出自薛寶釵，史湘雲，襲人輩之口，倒不足為奇了。在文學上續人之作，實在找不到十分滿人意的，像高顯的後四十回紅樓夢還算是好的。因為每一個偉大的寫實主義的作品都是他親身閱歷，親眼觀察而又有獨到的見解，系統的組織的結晶，後人續作，十九都是驢唇不對馬嘴，吃力不討好，是則我們對於高顯的後四十回之紅

操盤，也就不可苛求，也不必苛求了！

陪都書店圖書目錄

重慶大馬路一號

中學作文法	高語罕著	學生畫冊	陳隆璋編繪
紅樓夢寶藏	同上	學生新畫寶	豐子愷編
寫辨	劉治平編	兒童新畫寶	同上
文藝辭典	劉治平編	婦女處世書信	劉治平編
洪楊劫後奇人傳	張恨水著	現代處世尺牘	譚正鵬編
天河配	同上	現代社交書信	同上
三國演義	熟料紙印	初中各科升學指導	同上
火燒紅蓮寺	不肖生著	中外史地問答	劉志熙編
江湖奇俠傳	同上	初級模範英語作文	華士堂著
關公花鬘	于冲平譯	高級模範英語作文	同上
國際女間諜	陳國良譯	模範英語會話	同上
曾文正公家書	曾國藩著	模範英語日記	同上
做人做事	朱克潛譯	英文造句法正誤	倪明村著
家庭手冊		評解	
模範作文一百篇	盧冠六編	英文成語八千句	增訂本
模範日記一百篇	同上	最新英語會話	張健民編
現代模範作文	黃熾夫編	英漢對照初戀	巴金原著
現代模範日記	同上	新中國幼苗的成長	陳紀雲著
作文筆法百篇	許德鄰編	創作之歌	文英編

紅樓夢寶藏六講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全一册定價國幣 元

著作人 高 語 罕

出版者 陪都書店

發行人 馮 珊 如

重慶大同路一號

發行所 陪都書店

印刷所 潤華印書館

廠址：重慶南岸臨江門新五十號
南京中山東路三五號後進

2
1000000
11

